

甲骨文文字研究

殷契余论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一卷

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万卷PDF书城

精品图书 期刊杂志

每日更新 免费下载

文学著作

经济管理

教材教辅

资料教程

生活时尚

人文科学

期刊杂志

科学技术

励志成功

国外图书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读书从万卷开始

www.odcool.com (www.wjpdf.com)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出版说明

《郭沫若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编为《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三十八卷。各编卷序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全集》的著作，保留原有卷名，适当地作了一些调整。收入《全集》的著作在这次出版时，一般采用作者来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工作，个别地方在文字上作了修订，除保留作者自注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

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

编辑和出版《郭沫若全集》这是第一次。在编辑、校勘和注释工作中，可能有一些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考古编》说明

《考古编》收入作者考古方面的著作，编为十卷，包括：《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卷），《卜辞通纂》（第二卷），《殷契粹编》（第三卷），《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第四卷），《金文丛考》（第五、六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八卷），《石鼓文研究 诅楚文考释》（第九卷），《考古论集》（第十卷）。

作者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九年间，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金文余释之余》、《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石鼓文研究》等十一部著作。

五十年代，作者将十一部旧著进行改编，分别对《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作了校改和补注，删除了一些篇章，增收了附录，并废除《古代铭刻汇考》及其《续编》、《金文余释之余》，而将其中有关甲骨文、金文的篇章并入以上三书。其后，作者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其《考释》并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并作了增补，作者把解放后对大量出土的青铜铭文所作的考释

以及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同类文章，一并收入《金文丛考》作《补录》。一九七三年作者同意将他历年发表的甲骨、青铜器、石鼓以外的考古学方面的文章辑成《考古论集》。

收入本编的著作，我们调整了个别篇目，增补了校勘和注释，增补或更换了一些拓片、照片、摹本。除《考古论集》外，注释都录在眉端，新增补的注释用▲符号标明。

第一卷说明

《甲骨文字研究》初版本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版。作者开创了为探讨古代社会的实际而研究古文字的道路，本书是他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个集子。一九五二年作者曾加增删，写了《重印弁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一年作为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由科学出版社重印。

作者曾把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古代铭刻汇考》中的《殷契余论》与《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的有关文章汇集在一起，统称《殷契余论》。一九七二年作者发表了《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现将这两种著作一并编入本书。

我们作了校勘、注释，更换了书中不甚清晰的拓片。

甲骨文字研究

第一卷 目录

甲骨文字研究	5
重印弁言	7
目录	11
序录	13
释祖妣	19
释臣宰 <small>附上方考</small>	65
释精	79
释勿勿	83
释和言	93
释朋	107
释五十	115

释岁····· 135

释支干····· 155

殷契余论····· 343

殷契拾遗····· 345

申论芍甲····· 349

断片缀合八例····· 360

残辞互足二例····· 373

缺刻横画二例····· 381

易日解····· 386

慢地解····· 393

释鬲商····· 402

宰丰骨刻辞····· 405

骨白刻辞之一考察·····	411
释七十一——殷文纪数之一新例·····	431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	437

重印弁言

這本書是九二年的夏天在日本寫作的。一九三一年曾經在上海某書店印行過一次，中行的冊數不多。最近朋友們打算把它再印一次，我趁這個機會作了一番整理。

原書是十七篇考釋所集成成的。我現在刪去了九篇，另外把一九三四年寫的釋方物一篇（曾收入玄奘銘別集考釋編）加進去了。

這些考釋，在寫作時，是想通過一些已識未識的中國文字的闡述，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

由於徵引的古字太多，不能鉛印，只好用筆寫。筆寫是相當麻煩的事，為圖省事，幾個字，就換用了文字。看來實在有點類似于玩物喪志了。

甲骨文字的研究，經過其後的安陽小屯的科學發掘，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殷代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起二十幾年前也更加明瞭了。殷代是青銅器時代和封建社會，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事。

我在二十幾年前曾有過很錯誤的看法，便是把殷代看成是封建時代和原始民族社會的末期，有少數朋友直到現在還受着我的影響，我真是很遺憾地認錯的。那種看法，在

今天看起來面貌是錯誤，但其實我在作那種看法的時候，已經就覺得不大妥當的。特別在寫這些考釋裡面的釋文于的時候，看到當時天文智識的水平相當高，作為原始民族社會，怎麼也難說明。但我們執着自己的舊說而與虎過去了。這是應該作自我檢討的。就是做學問時，不能夠充分地做到實事求是。釋文于篇所談到的十二支起源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依然是一個謎。我把它解釋為起源自己生命的十二宮，在今天看來還是沒有更好的直接物證，但也沒有更堅實的反證。古代不達達了，物證恐怕是很難找到的。但就就聯繫着數命不達達在地下發現有系統地度以地辰間的時候，能夠得到更多的證明。

原書在整理的時候，除上述刪去了九篇，增加了一篇之外，我把原有的序文和兩篇後敘都刪去了。想留下來的幾篇生文字和引起上也時有些改動和補充。看整篇字跡覺得太潦草的，很想改寫一遍，但沒有工夫。

那時海軍的字跡保留了下來，對於讀者雖有些失禮，但對我自已倒有豐富的回憶。寫出那樣字跡的時候，大概是精神很疲憊，而且生活也很困難的時候。在日本亡命的那一時期，有時候窮得連毛筆也買不起。

我很慶幸，這樣的時期並未持久，一去不復返了。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日記于北京。

甲骨文字研究

目錄

甲骨文字研究目錄

★

釋祖妣

釋臣宰
(附主考)

釋楷

釋勿勿

釋鉢言

釋朋

釋五十

釋歲

★

釋貞干

一五干表

二十日

三十二辰

四何謂辰？

五十二辰古說

六十二辰与十二宮 七、歲名之真偽 八、十二次 九、餘論
十、附錄——公元前三二〇年代巴比倫之恆星天圖



甲骨文字研究序錄

一 研究資料

余於甲骨文字，除諸家拓影及著錄之外，與甲骨本身實少接觸之機會。然所幸諸家著錄，大抵均可徵信，且文字之印行於世者，亦盡於此矣。今錄其書名，編者及本編所用之書符如次：

書名

編者

書符

一 鐵雲藏龜

二合卷

劉鶚

鐵

二 殷虛書契前編

羅振玉

前

三 殷虛書契後編

羅振玉

後

四殷虛書契菁華 一卷

羅振玉

(菁)

五鐵雲藏龜之餘 一卷

羅振玉

(餘)

六集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一卷

王國維

(藏)

七鐵雲藏龜拾遺 一卷

葉玉森

(遺)

八龜甲獸骨文字 二卷

林泰輔

(林)

九殷虛卜辭 (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ie of Yin.) 一冊

明子宜

(明)

十新獲卜辭寫本 一冊

董作賓

(新)

以上書編者各異，為秘書所送，然據王氏自稱，丙辰冬，鐵雲所藏一部歸某，人哈同書，余為編次考釋之。（見觀堂集補遺，通所藏殷虛文字跋，此跋原書似未刊行，不見）

二 參考書籍

凡曾供本編參考之書籍，為量頗廣，其常見者如經典、說文之類，及次要者，均當隨文附見，不備錄。茲僅錄其首要者如左：

一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 三卷 羅振玉撰

二 殷虛書契藏版文字考釋 一卷 王國維撰

三 海濱士患熱心遺書全集 初二三集 王國維著作集

余於殷虛殷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氏者為最多，此本編所引，觀望集林及其它諸作，具見於全集中。

四 殷虛文字類編 十四卷 考釋一卷 傅斯年編 十二卷 商承祚編

商君乃羅氏弟子，此類編即以羅王二家之說，依說文體例而編。

製者其考釋待問二編亦奉羅氏所撰惟有損益。

五、殷虛吉光物圖錄一卷附考說 羅振玉編撰

六、夢郭神堂吉金圖二卷續一卷 羅振玉編

七、殷文存上下二卷 羅振玉物

八、周金文存六卷 羅振玉編

凡金文著錄諸書，自殷文存以來至於最近，大抵均已過目，今僅舉

此三書以示例，夢郭取其有精良之圖影，殷文存取其與卜辭大

有似類，周文存取其搜羅之豐富。

惟惜過圖豐富，遂致與
重相錄，以補遺為尤甚。

九、金文編十二卷附錄二卷 容庚撰集

此書體例與殷文存大抵，說文古籀補同，但較吳書詳核。

十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一書

德文。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von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恩格斯)

十一葉列娃著：古代東方精神文化綱要 一書

德文。Handbuch der Altorientalischen Geisteskultur. von

Alfred Jeremias. (1924年增訂第二版) (譯者 HAOX)

十二威德納爾著：已故命天文學概覽 第一卷：已故命之行星天

文。Handbuch de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e, I Band. Der

Babylonische Fixsternhimmel, von Ernst F. Weidner

(本書於一九二五年出版以後，第二卷尚未問世)

十二. 田氏著 觀克西星之地位 論大一篇

原名. *Der Identifikation des Katak KAK SI DI, von E. F. Schilder*

(Babyloniaca, n. 29 ff.)

十四. 新城新藏著 東洋天文学史研究 一冊

本書乃著者發見關係是歲特在釋定平一篇。博士所說
與余所見者雖多不合。然余於星曆方面之智識實多受其益
也。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作者識



釋祖妣

古人常語妣與祖為配。考與母為配。易小過之六二。遇其祖遇其妣。詩小雅斯干。似續妣祖。又周頌豐年及黃人。亦稱祖妣。此皆祖妣對文之證。難之。就古制考。亦古父母。則考母對文也。金文中其證尤多。

其言祖妣考母者

〔齊侯鐘〕。用高子其皇祖皇妣。皇母宜考。

〔子仲姜鐘〕。用高子孝于皇祖皇妣。皇妣聖姜。于皇祖及厥聖叔。皇

周金文辭大
集同錄考釋
叔姜鐘下同
決非妣字
下同

世人咸惠姜皇考應仲皇母

陳述墓。以高川孝子大宋皇祖皇妣皇考皇母。

其單言考母者

述墓。陳述作其皇考皇母言此言其母。

述墓。陳述作其皇考皇母言此言其母。

述墓。陳述作其皇考皇母言此言其母。

述墓。陳述作其皇考皇母言此言其母。

述墓。陳述作其皇考皇母言此言其母。

述墓。陳述作其皇考皇母言此言其母。

單此可知考妣連文為後起之事。爾雅釋親。父為考。母為妣。字係就

國時人語。舊說。妣也。此之於父亦然也。釋名。可知非妣之初義。尚書帝。帝

放勳。乃祖乃考。妣三載。不獨有姓字古無有。金甲三年之喪古無有。

釋文。上。父為三年之喪。父凡不言不終。即此考妣二字連文。亦可知帝典諸篇

為孔門所傷託。

社教父母之稱謂古未有別。其在周人一切男子均稱父。一切女子均稱母。王
國維有女字說。觀堂集於古彝器中發見女字十有七。或母為其女作器而
稱之曰某母。蓋女子自作器或為他人作器而亦自稱曰某母。王氏曰。此皆女
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猶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冠禮記。男子之字曰某伯。甫。
仲叔季惟其所當。注云。甫者男子之美稱。說文甫字注亦云。男子之美稱
也。然經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尋義則皆作父無作甫者。知父為本字也。
此誠揭破三千年來之秘密。然王氏更晉一解曰。男子字曰某父。女子字曰
某母。蓋男子之美稱莫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既冠笄有為父母

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此則不克囿於鄒許二君之舊說而出以蓋然之推應，非必古人之實際矣。

問當考家法進化之歷史，得知婚姻之演進，亦有一定之郵程。上世男女振居與禽獸無別，無所謂夫婦，亦無所謂父母。呂氏春秋時君云：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即此羣居時代之發明，此時男女之事，近世學者稱之為雜交。然用生育之故，父子之關係雖殊，母子之關係較密，在羣居生活中，漸進則於同一母氏之下自然成一集團，而交接之事在同集團中初無限制，學者稱之為血族羣婚。繼進知男女同性，其生不蕃，而有羣婚之習，猶未除也。大抵由異姓之兄弟羣與姊妹羣互為婚姻，即兄弟共妻，

姊妹共多夫。是之謂亞血族有婚。史述世漸趨於一夫一婦之現行制度。此婚
姻進化之大凡也。現有未開化民族猶多在演進之途中。而吾大明民族之古
代。大概猶可看見其遺痕。其在中國亦不能獨外。

中國古代帝王傳說多由潤澤諸子所聯擬或改造。其事不可盡信。然
其中亦有若干之史影。不盡為後人所附偽記者。則如盤生傳說之感天而孕
是。帝王均感天而生。如母不知父。此實華夏時代亞血族有婚時代所有之現象。
其於婦女傳說之真相。則亞血族有婚制之別證也。論盤生之二女。而禹身兼樂
之聖道。孟子亦有象。二嫂使洛朕棲之語。孟子所云殆為水逆之事。然地傳
說入後之轉變耳。

據余所見。傳說轉變之最烈者無過於二女之事。即以二女之名而言。對白則

女傳曰娥皇女英大戴禮作倪皇女王帝也。亦曰倪皇。又帝繫中曰。而女英於

集本作女登。又云王帝。漢書古今人表作登。其在山海經則云。帝俊妻娥皇。又

云。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又云。有女子

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云。帝俊與帝舜。羲和與娥皇倪皇。

常羲與娥皇女英女登。均當為一人。其在九歌則二妃為湘君與湘夫人。湘君云

女嬃媛兮。為余嘆息。余即湘君自謂。女嬃媛。地指湘夫人。女嬃媛即常羲。女嬃女

英。女登之異辭也。嬃字雙聲。義媛。地歌元陰陽對轉。雖嬃。女嬃之嬃媛兮

中。其字予。前人以為屈原之姊或妹。又大戴禮云。女嬃之嬃媛。實得中說。後人謂嬃

如他解。止因為屈原之妹。案其實即以常羲為女傳。補云。吾今義和嬃即也。義

和係帝與復轉變而為義和氏。織司星歷之二官。呂氏春秋富平覽復云

義和作占曰：常義作占月，常義從變而為月，精之常義而為耳。義，字城古，
 僻，婦切。是猶楚辭之嫦娥矣。

二女之變，若此所述，已可云給養，然其變而不止此。生如精衛，衛石之女娃，始則
 笙琴之女媼，無夫九子之女岐，與此均有一脈相通之處。擬則為說以伸論之，茲
 不贅述。今所攷究者，地帝俊與帝舜之異同。山海經自大荒東經以下，帝俊之
 名凡十五見。郭璞於首出之帝俊生中容，下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而於大
 荒西經，帝俊生后稷，下則注云：俊宜為舜，舜第二妃生后稷也。近時王國維
 作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發現卜辭有「高祖冥」字，王初釋為契，謂
 即帝舜名契之族，亦即山海經之帝俊。後又改釋為「高」字，讀如音反，與舜
 同音，謂即舜之本字。契與俊均同形近而譌，故雖改變，然於帝俊與帝

譽為一人則信有見地矣。如帝俊與帝譽為一人則帝俊與帝譽皆帝為一人。禮記祭法稱殷人禘嘗而尊天祖契而宗湯。而魯語云殷人禘嘗祖契。此正其明證。蓋同一字。或讀為譽或讀為契。或讀為舜或讀為俊。故虞夏為譽之名。而舜與譽後由後世儒家分併而為二帝也。上民以郭璞俊為舜之僭僭為非。謂大禹經自有帝舜不應前後立異。然而大禹經中亦有帝舜。大禹南經云帝堯帝舜帝禹并於禹山。與帝俊亦正前後立異。山海經之辨錄者傳聞異辭。蓋以帝俊譽為二人也。古說譽有四妃。上妃有郤氏女曰姜姬生后稷。次妃有城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椒氏女曰常儀生帝舜。帝儀即帝義。古義義同亦即女英女經。余疑與簡狄是一非二。繫契古音同部。亦當為一人。姜姬實即

娥皇、女嬃、羲和、娥皇、羲和、元對轉也。竟母慶都殆後人之所附益耳。湯為商之轉受凡神話傳說之性質一人每化為數人一事每化為數事此地常見之事實殊不足怪。又山海經之帝俊實即天帝日月均為其子惠故詩生民言姜嫄之孕迺履帝武敏歆。商頌玄簡狀生契地天命玄鳥可知所謂帝嚳或帝舜實如希臘神話中之至上神。瑪宇司 Zeus 並非人主也。

如前書為一從可知天問篇中何以敘前像事於夏桀之後於殷先公先王之前或其間。其敘像事於殷先公先王間者即此第並注。危言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二韻。其前由前敘在臺嚳何宜。以下十二韻皆詠殷先公之事。其下自成湯東巡以下六韻皆敘湯事。獨此二

顧推創其間。王逸章句以爲象事。前人每疑之。王國維殷先公先王考發
明。讀東序德。厥文是臧。胡終弊于有尾。喪夫牛羊。之誤。卽大戴東經。有易
敘王亥取僕牛。之王亥。郭注引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
緡曰般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緡。臣
也。之殷王子亥。王亥見於卜辭。季言見於卜辭。又恆秉季德。之恆字當
卽卜辭之王恆。而甲微適逢有狄不寧。甲微卽上甲微。有狄卽有尾。
亦卽有易。王氏以尾爲易之誤。以上均確鑿無可易。然謂此第並注二
韻亦當叙上甲微事。斥王逸之說顯然爲非。則未必然也。前與殷書本一
人。故歸象二事已叙於殷先公先王之前。此復出象事者蓋以作有狄
若有尾之結束。余謂有狄卽象之後。孟子云。象封于有庠。庠秋易古

此之解字，原其
清者通，此亦通
與後同類。

素四為世，
此誤。通文為
訓。

釋故不神結據
釋故可通。下
此已誤，為故為
河。注者則
南。

音同部而聲危古為雙聲，古聲與是唐兼二字之音，當以唐為正讀，餘

古聲與是唐兼二字之音，當以唐為正讀，餘

皆假音也。知阮原辭之意蓋古聲與是唐兼二字之音，當以唐為正讀，餘

與上甲微亦雙聲，故而後微之後嗣始滅，故繼之以何變化作

許而後嗣連長也。似此實大從字順，而聲為一人，並治為家事，殊無可致

其辭學同者，猶有危與有款同出，地傳聞異辭，或後人之所改易也。

帝俊王與王微等，皆於卜辭有微，奈意微主，常微之名亦所應

有。卜辭有所祭之號名，微者，辭曰：

○
貞子漁人，王與王微等，皆於卜辭有微，奈意微主，常微之名亦所應

貞王與王微等，皆於卜辭有微，奈意微主，常微之名亦所應

貞王與王微等，皆於卜辭有微，奈意微主，常微之名亦所應

貞王與王微等，皆於卜辭有微，奈意微主，常微之名亦所應

城讀音云市克之女弱妻城字也。字於人名之外古無他義。則此城名之城非城豈沒屬矣。

又有人名義榮辭曰：

己未盟于繁市。步三即十年中。

前卷二
繁王并

己未盟口繁市。此人即十年左。

同字

此人名字字王國維疑城羅振玉謂从義京

見商務
印局

余謂此實義京二

字之合書人名合書地辭習見之通例。義當即常義若常儀之初字。

義義儀古同聲部。京當古同陽部。義之讀當為京義。猶今本之讀五千

土之讀五十也。

詳釋五
十篇

二女之名既可徵於卜辭。則妻二女而弗象與之並淫則是殷代先

案此所謂高句
刀字即高天
去無明僅有推
青而(德)而已

人猶行亞血族專婚之古習。在此輩婚制下。自男女而言為多夫多妻。自兒女

子而言則為多父多母。多父多母之事。於卜辭猶有明文。○辭曰。貞帝

神

多父。此一辭十一見。此辭曰。庚午卜。四貞。告于三父。同。上五。四。成。

子卜。庚子多父句。同。一。見。四。見。更有別舉。二父或三父之名者。如曰。貞。生于父庚。

貞。生于父辛。一。見。一。見。曰。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貞。上。廿五。此。父甲。父庚。

父辛。羅王二氏均以為部陽甲盤庚小辛。辭為武丁所卜。王人均為武丁諸

父故均稱父某。此辭雖甚巧合。然伯叔稱諸父。其實已是亞血族專婚制之

才遺案。又保定南縣近年所出土之三商句刀。多。即。中。有。數。片。其。一。銘。多。

祖之名。其一銘多父之名。又其一銘多兄之名。其銘父名者曰。祖曰乙。大父曰

庚。大父曰庚。仲父曰庚。父曰庚。父曰庚。父曰己。計一祖之外。大父二仲父

一、父三。王國維謂大父即爾雅釋親之世父，古世大同字。觀禮記集說卷八有世父字，然此除二大父一仲父外，一人稱有三父也。

其多妣者則祖乙之祿有二，四妣已。前一卷廿四章兩見，後上二卷及三卷三見，共凡五見。四妣庚。後上二卷

上祖丁之祿有二，四妣己。前一卷十七章及廿四章各一見，後上三卷三見。四妣癸。後上三卷二見。成丁之祿有二，四

妣辛。前一卷十七章及廿四章各一見，後上四卷二見。四妣癸。前一卷十七章及廿四章各一見，後上四卷二見。四妣庚。後上四卷二見。四妣庚。後上四卷二見。四妣庚。後上四卷二見。

釋中已詳言之矣。惟羅氏未得其編，謂：稱少康之有二妣與，抑先祖而後繼

與，不可知者，未以多父之例，其實即亞血族尊嫡之遺習也。在此制度之下

猶以母性為中心，男子須速嗣與嫁，女子承家，故父子不能相承，而兄弟終

可以相及。殷代帝王多兄終弟及者，正職此故。其或有父子相承者，然所謂

父子，實屬疑問。蓋母權時代之前，塔爾休實如父子也。

母權與父權之交替即當在殷周之際。殷末帝上已四世傳子，而國初則
周公曾及武王而，說係文武受命，此正新舊交替時所必有之變動現象。亞血
族[○]有婚之古習大約於入周以後即逐漸廢除。然如春秋諸侯娶婦必有同
姓之婦，姓為媵，則猶其表面之存根。蓋母權已轉移為男權，故男子尚可
以多妻，而女子則當從一而終。且從一之制亦未甚古，如秦仲地鄭國之上卿，而
其妻之訓女，竟有「人盡夫也」之說。^{（依此說）}從可知矣。

以上由史籍之證明可知中國古時確曾有血族結婚制之存在。此外於
爾雅釋親之類謂中者，說可以考見其遺痕。如「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母與
妻之黨為兄弟，此大有異於後人者也。又如「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
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父母之相謂為婚姻，即見女子之立為夫婦也，又

如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鄭注謂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案此四人在亞血族結婚制下實僅一人，蓋姑曾適至為夫婦者，姑舅之子即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亦即姊妹之夫，故統於一名。後世婚姻之制已異於古，而四人之稱謂尚仍舊貫，人亦習以為常而不怪矣。

知古有亞血族結婚制而行之甚久，則知男字何以均可稱父，女字何以均可稱母之所由來。蓋當時之為兒女子者均多父多母，故稱其父均曰父某，而稱其母均曰母某，國人習之，故男女之自為名，皆自稱曰某父某母也。國人因此名而不嫌，可知多父母之事在國未盡廢，後世制改則名涉於嫌，故某母之稱絕跡於世，而某父之字亦改用某甫。此雖一二字之差違，然正表明時代之一大遷變矣。

男字某父女字某母。他國人之習尚，其在殷人則男名祖某，女名妣某。

商代帝王以祖為名者有祖乙、祖庚、祖丁、祖甲，此已見於前篇，亦均見於卜辭。而卜辭中更有祖丙、祖戊、人祖之名有祖伊、祖乙。卜辭亦有祖乙而胞受王之事，祀未和是百一人。上句係其兄曰己。彝銘中祖丁、祖乙、祖戊、祖己、祖庚、祖辛、祖癸之名習見。其稱字者如東觀餘論有祖甲、祖般，文存有祖甲、祖丙，有祖丙、祖乙、祖丙等。見于日之干，無日而無祖名。

祖之配為妣，卜辭妣某之稱多至不可勝數，亦無日而無妣名。詳見前篇，如妣

某之必為女名者，以其所祫與祭者之為祖名也。如卜祭王賓之例，上言宗王而卜言，夾妣庚，上言宗王而卜言，夾妣甲，上言大乙而卜言，夾妣丙，上言大丁而

下言夾缺氏。示壬、示癸、大乙、大丁、通祖名。則如庚、妣甲、妣丙、妣戊必為妣名。妣名之見於彝器者亦多有。如戊辰彝之遺于妣戊、武乙癸、與卜辭同例。武乙通祖名。則其夾之妣戊必妣名矣。前人不解此意。往往以考妣字釋之。以為為母作器。不知古人母妣有別。且如卜辭通盤庚遺版以獲物而於先公先王之夾均稱為妣某。此可知妣字無子孫之通稱矣。

男子皆得以祖名，女子皆得以妣名，從可知服人之所謂祖妣者有異於
周人之所謂祖妣矣。

然則祖妣之制為何耶。曰祖妣者莊紇之初字也。卜辭莊紇字無定形。牛羊犬豕馬鹿均隨類賦形。而名豕豕以牛作。其字之存者今表列之如下：

牡	牝	
		
		牛
		羊
		犬
		豕
		鹿

〔備攷〕庚之牝為鹿，不鼓文而鼓有此字作鹿，亦从巳，延僅存之古字而卜辭適缺，則所缺之牡馬、牡犬、字亦所應有者矣。

統觀上表所列，均以「」象形，「」為何？「」即祖妣之有也。古文祖不似示，妣不似女。其在卜辭祖妣字有下列諸形：

祖				
妣				

是則且實牡器之象形，故可省為「」，已通「」細字之引伸，蓋以牡器似已故，以「」為牡器也。

王國維釋牡曰：「說文：牡，高父也，从牛土聲。素牡，古者在尤部，與土聲通。『』辭，牡字皆从「」，上古士字。孔子曰：『捐十合一為士。』「」字正「」，古文「」之合，素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二部音最相近，牡从士聲，形聲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曰士，士連言，牡从士與牝从「」同，「」者比也，比於牡也。」

余案：「」者比也，通後起之說，其在母權時代，牡牝不異，以「」比牝，通論牝比於牡，捐十合一之說，亦必非士之初意。孔子之意，殆謂士君子之道，由博返約，然士為士女之士，實遠在士君子之士以前。故「」與「」實三為一之說，實不免同為望文生義之解釋。「」若果為十與一之合，則「」亦何不可為十與一之合耶？據

殷周之際禮制之因革雖詳，而文字之損益亦甚著，例如士字蓋古亦讀息母音而轉入之辭者，未可知也。杜從土聲而讀為土部者，亦因此說。尤魚二部亦有為韻之例，如民皆二章以慨韻休，述憂韻是也。是故士女對言，實同杜杜，祖妣而敝人之名者，祖某，女名妣某，妣以表示性別而已。

知祖妣為杜杜之初字，則祖祢原祿及一切神道設教之古語皆可洞見其本源。蓋上古之人不知母而不知父，則無論其父之母與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為人世之初祖者，則杜杜二語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與神人賴而俱來。其在西古，新舊石器時代之器物已有發現，足證其事之遠古。中國考古之事，尚未暇盡玩好之斯域，而錢謙先生亦視此事為不雅馴而指其如裸

不當時代可無論，即於典籍有微者亦多未經創發也。其關於神事，與祖妣二字可為互證者，今揭舉若干事如次：

第一古來凡神事之字大抵从示，說文云：示，天象象見在山，所曰示人也。从

二

古文三，故曰見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罰

古文示。案此所謂光明宗祧之說也。然示字多作下形，上不面以二

下不面以三。其後更有多垂四五者，如祝或作𠄎，備四卷十祀或作𠄎，備二二八

宗或作𠄎，後下三并六并，與備同，此為宗室古文也。金文獻禮之一。曰濂好宗，亦作𠄎，此由字形而

言，下實上之倒懸，其旁垂絕毛形也。金文示字其中亦更有肥等作者，如追

祖之字字作𠄎，仲追父殺之字字作𠄎，或者謂或者作旅鼎，用句係者

𠄎，日矣，則亦同作大考，官伯寶尊，鼻，𠄎字與示，𠄎字對大，當是福字。

仲追父殺宗字
中垂非肥等

同字山

自凡月此生而

重開其神在空

此意乃文考

同句永樂

其永寶

見

其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以示此聲與福之故亦高聲曰。祿壽有。文。作父丁。此以下

辭之祝或作

例之自是祝字

其為象形更顯著可知

今就之非妄誕矣。如此則可知。辭於天神地祇人鬼何以皆稱示。蓋示之

初意未即生殖神之偶象也。又凡以示之字。得此亦頗若明而如畫。故字即

視此神象之地。視象人跪於此神象之前。視象跪而有所禱告。祭則持肉

白獻於神。此等字均卜辭所有。且多未脫圓畫文字之吟。換其意實象形

文字也。

第一示地祇神。亦有以象為神者。其事當在祀地之前。卜辭祭字於以


示之外。亦以作。諸形。以之與以示同意。然祭廢而

祭行矣。

尾方意作下
方洗方應作
滿方羊方應
作方方參見
卜辭通纂

又有併義者。類義皆以乙之義所引伸者也。國亦稱方。如書十多方。兄弟方。召與封有。鬼方。神有餘方。期方。不履方。金大南宮中鼎有虎方。不穀敵有。方。卜辭有土方。邑方。羌方。洗方。井方。人方。馬方。羊方。林方。董方。幽方。豕方。姬方。二年方。三年方。幾於無國不稱方。揆其意殆如後人言某族某宗。蓋同一母姓下之血族也。

第三神事通人事之反映。於神事有徵者。於人事亦不能無徵。

人稱育己者為母。母字即生殖崇拜之象徵。母中有二點。廣韻引滄頤篇云。象人乳形。詩書亦云。一曰象乳子也。豈文及金文母字大抵作。象人乳形之意明白如畫。

到有亥字。於卜祭之例屢見。王賓祖某兆妣某。戊辰葬亦云。通于

之象均特大其乳，並以兩手覆其下，以為生殖崇拜之象徵，余意如夫字之離家，將來必有發現於中國之一日。

后辟之后亦蒙拜生殖之意。字於卜辭與毓為一，有身息身，身息身，身息身。

諸形。王國維曰：此字變體至多，从女从古。

倒子形，即毓文之在字。

毓从母从古，象產子之形，其

以……者則象產子時之有水液也，从人與从母从女之意同。以字形言，此字即

說文育字之或體毓字，毓从母从古，即

與此正例。

故產子為此字之本

源。惟卜辭此字均用作后辟之后與先後之後。王氏又云：象倒子在入後，

故引伸為先後之後，又引伸為繼體君之后。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

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了之。从一口，是后本象人形，口當即夕之譌變，言

則倒子形之譌變也。王說均甚精到，惟採許書后為繼體君之說，則事有不

蓋然者。考古人之用后字並無繼體君之意。如書般庚曰。古我前后。四我古后。四我先神后。四高后。四先后。及商頌之商之先后。凡此等稱述之中。卽前
紂紂之或湯亦被包括。正為主要之中心人物。此非繼體君之謂也。又詩下武
武王此本王正李太王為三后。言三所以昭黃高祖為三后。此亦非繼體君之謂也。卜
辭屢稱自上甲至于多毓。則自上甲以後之先公先王均在其中。成湯亦在其
中。此亦不特為繼體君。又與籍中用后之例均限於先公先王。其存世者則稱
王而不稱后。卜辭亦如是。是則后若毓必王者之稱。謂之至古者。故其字
已早為古語。而入後終至意義轉變也。準此。余謂后過母權時代女性酋長
之稱謂。母權時代。前中最高之主宰為母。而母氏最高之屬德為毓。故
以毓為王母之稱。其用為先後字者。蓋出於假借矣。

自地而權時代之遺字其必遺廢者地壹料中事八國以後義轉為王起守
伯存其本來自曰周語五昔王聖子房四房后始後義之見於典籍者疑
自此為最古其後群義之繼承者則為王字史記本紀云周武王為天
子其後世販帝號號為王按以下辭以說殊不確蓋卜辭天子已稱王且已稱
其先公為王矣王恆王矢矣然王之字屬後起由王字本身可以證明說文云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達其中謂之王三指天地人也
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以此地就後起之字形以為說非王字之本
義也王之古文重畫不限於三中不貫以一卜辭王字極多其最常見者作王與
士字之或體相似繁之則為王前六卷世後下十六省之則為王前四卷世若
上前上卷世金文王字多作三畫一連然中連下端及第三橫畫多作肥筆其

事出意為事

有異本目上碑

惠卷第二十五

下

金文編卷第二十五

下

第三橫畫之兩端尤多上界如字出故作王。孟頫作王。其說頗著。然其
 句雖自王正月作王。四畫。實有非一。所貫非三。據此可知孔仲氏不
 識古字。每好為臆說。近人始有新說出焉。吳大澂說。古文攝補即攝孟頫
 王字江為。盛也大也。从二从山。山古大字。地中有大其氣盛也。大盛曰王。德盛
 亦曰王。羅氏棟其說謂。卜辭从山从土並與山同。又或作山作土。但存大亦
 得示盛大之說。余葉吳氏本見卜辭。以山為大字。其說自較一貫三之為新
 為長。然卜辭既出。則此說又當更正。山若上竇即且若士字之變。羅氏以
 為與山同者。非也。其在母權時代用毓以尊其王母者。特入父權則當以大
 王之類以尊其王公。且已死之示稱之為祖。則存世之示自當稱之為王。祖與
 王。為對稱也。又如後世之皇帝。金文中其世之稱號者。如秦公假作皇。

齊侯敦作皇。亦誤作皇。陳侯因齊敦作皇。齊陳姜簋作皇。齊
 子仲士罍作皇。王鐘鍾作皇。沈光鍾作皇。郭公華鐘作皇。皆從王
 作。而器之較古者如毛公鼎之皇。宗周鐘之皇。頌壺之皇。善夫克鼎
 之皇。則皆从土作。通說以為是則王與土為同一物之明證矣。余謂土且王
 土同傳壯觀之象形。在初意本尊嚴。並無絲毫依襲之義。八後文物漸
 造。則字涉於嫌。遂多方變形以爲文飾。故土上變爲一橫筆。而王更多加
 橫筆以掩其形。且字在金文中器之較古者無變。器之較晚者如郭公簠作
 自。師虎敦作自。伯家父敦作自。並以字形。陳逆盤作巨。子仲士罍始从
 示作祖。土字上肥筆亦變作橫畫。後且从示矣。已字亦如是。見之作世
 者始見於齊侯敦之闕字。其它如義叔鬲作𡗗。召仲作𡗗。叔鬲作𡗗。陳

後年說作𠂔，子仲姜錫更以示作𠂔，皆較晚之器，有所文飾者也。

第四，有人神兼用之字為帝。（前）帝字多用為至上神之稱號，人事之吉凶、天時之風雨，均由帝命主宰，如四：

我其祀賓，則帝降若。我勿祀賓，則帝降不若。（前）卷五

後西方帝受我乂。（林）卷十一



貞勿伐，帝不我其受乂。（前）卷五

帝令雨足年。貞帝令雨，帝其足年。（前）卷五

亦有五名，帝甲者。（前）卷四
雖未知確為何人，然可見人王確亦可稱帝。

統，又有用作祭名者，蓋假為禘字也。

其字形大抵作果，若果，亦有作𠂔者。王國維曰：帝古帝也，不者𠂔。

也。古文或作，但象花蒂全形未為審諦，故多於其首加一作，不諸形以別之。見說文解字全蒂字為蒂字之說，革創於吳大澂，吳於已且丁次發，鼎之字注為疑古帝字本作，如花之有蒂，果之所由出也，後人增益之作，象根枝形，从艸者俗字也。古籀補丁是召卽帝雖無確證，然以為蒂，實為倡始，特象根枝形之說本為圓滿，上謂象花蒂全形者是也。分析而言之，其若象子房，以象蒂，个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為樹，託始於鄭玄，小雅棠棣，棠棣之花鄭不釋，箋云承華者四郭，不當作樹，樹郭是也。古者不樹同，王謂不直是樹，我鄭玄更進一境，然謂與帝同象蒂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稱蒂餘蕊，與帝之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伸為石，其用為不是字者，延假借也。

知帝為帝之初字，則帝之用為天帝義者，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帝之與凶有連綿故事已進展於農業種植以後，蓋其所崇祀之生殖已由人身或動物性之物而轉化為植物。古人固不知有所謂雄雌蕊然觀於落蒂而蒂熟而為果，果多碩大無間，人多多賴之以為生。果後含子，子之一粒復可化為為億萬無窮之子孫，所謂種，即不，所謂結，瓜瓞天下之神奇更無有過於此者矣。此出生神者之所寄，故宇宙之真宰即以此為尊顯也。人王地天帝之替代，因而帝統遂通攝天人矣。

又某帝字西方學者謂起源於已比命，已比命有米字，據波爾氏云有神王二義，讀 DINGIR, DINGIR, DIM-MER, DIM-ER 等字，古音與帝聲相近，字形亦近，二字當同出於一源。見 C. J. Gell. "Chaldean and Sumerian" p. 24. 查此二國古文字相似者數百字，然此

有傳數字耳。以然已之米字通星形之轉變。諸家多讀作。安。上音。以形而
字即其中之一。然已之米字通星形之轉變。諸家多讀作。安。上音。以形而
言。與卜辭。彙字之或作米者尤近。然彙自彙。帝自帝。米亦自米耳。
字義之相同。殆出於偶然。

祖妣之義既明。古書古義。便多有緣此而得通讀者。

墨子明鬼篇載燕有馳祖之習。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
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前人於此。祖字即多不得其解。王念
孫云。畢。此釋祖字云祖道也。念孫案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卷四篇作。燕之有
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社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
文燕簡公方將祀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
清書附志
卷之三

孫詒讓云。王說近是。顏之推還寔記又作。然之祖澤當國之大祀。祖與祖
道字通。王制云。山川祖澤。孔疏引何胤隱義云。祖澤下淫地也。孟子滕文
公篇趙注云。祖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祖也。俞正梁據
說苑日衛云。魏翟璜來軒車。載華蓋。時以問暇祖之於野。蓋所謂暇祖
者也。未知是否。余案王孫之說皆非也。祖若為祖澤則於當齊之社稷
無說。於暇祖亦不辭。法苑珠林正圓。楚有官夢句。故讀祖為祖而蓋之
澤。還寔竟既祖為祖。非澤子之初義也。祖與社古人每對言。如書甘誓
用命賞于祖。常用命戮于社。澤子明光篇引作是周禮春官大祝。出師宜于社
還于祖。考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祖社同一物也。祀於內者為祖。祀於外者為
社。在古未有宗廟之時。其祀祿無內外。此云。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正

祖社爲一之證。古人本以社器爲神。或稱之祖。或謂之社。祖而言地。蓋荷此社
神而趨也。此習於近時猶有存者。揚州某君爲余言。往歲於仲春二月上巳
之日。揚州之習。以紙爲巨大之社。社器各一。男女輩荷之而趨。以共化於桃陽
觀之前。號曰迎春。所謂男女之所屬而觀者。殆卽此矣。因禮地官。媒氏掌
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春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命者罰
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此男女之陰訟。聽之于滕國之社。曰。令仲春之
月。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
種。天子所御。帶以弓。搢以弓矢于高禘之前。又云。是月也。耕耨。耨者。少。金。乃脩
閭廟。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此上言耕耨者。少。金。下言毋妨農
事。則所指農事。卽仲春適淫之事也。古人習於神前結婚。所謂寢廟。適前

廟後宮寢殿以備男女之燕私。小雅斯千楚茨等篇。其所以燕寢之生活正相
如生。然此處已有寢廟之世。或雖有寢廟之人之生活。其在未有寢廟時之
古代。豈不能有寢廟者之庶人。在此通達之仲春則野合而已。商頌玄鳥傳云
玄鳥配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姚氏女簡狄。以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
于郊。禘而玄鳥。此即月令祠高禘之事。契之生。延春卯而孕。即知母不知父之文
飾。亦即聯合於野之文飾。小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衆穰
。春官大司馬。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周禮春官大司馬。凡國祈年于田
祖。飲饌。擊土鼓。以樂田畯。此所謂田祖。即毛傳月令之郊禘。高禘。卜禘之
當土神。祭法之國社。所謂御田祖。即燕之配祖矣。

燕之祖當於齊之社。則燕之配祖當於齊之觀社。齊之觀社春秋以爲

非禮。春秋昭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三傳均謂非禮。而公左未言非禮之
由。穀梁謂。以是為尸女也。范傳訓尸為主。謂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辭。
案范說殆未知社之真相而曲為之解耳。說大云。尸陳也。象卧之形。是尸之
本義。故尸女當即通淫之意。如鄭風之桑中。鄭風之桑中。所詠者皆此事。漆
室之詩。亦漆室之間。遊春士女既散且盪而兩相歡樂。士曰觀乎。士曰既且。觀
者散也。妻言之也。且有祖也。言已與他女歡樂也。此其陳門之妻我思耳。而求
自其出存。對室其亦足祖。
觀之女與既祖之士終復認浪相將。誓無相忘。觀此可知士之所祖者非只一女而
士之所觀者非只一士。所謂尸女所謂觀社。其實際有如是者。春秋以為非禮
蓋以行非其時。或則害素王改制之意耳。

知燕之祖與齊之社。雖則可。如宋之桑林。雖語壞云。左襄十年傳云。亦

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宗名淮南子脩務訓云
陽軍以自禱於桑山之林高注云桑山之林能為雲雨故禱之呂氏春秋慎
大篇云武王勝殷立成湯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陽所禱也故
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合於桑林之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
樂杜預司馬彪並以桑林為陽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為大濮
別名以此言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林之名湯禱旱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
昭二十一年傳云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當即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盛樂禱
旱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中矣余謂陳說非也桑林既當於燕之
祖燕之社則亦為宋之社神無疑林通爾雅林燕天帝之林桑林者桑山
之林桑山之君桑山之神也惟神故能興雲雨而成陽禱之宋奉其祀祀神必

有樂舞，故有桑林之樂。桑林之舞，天神之處，或有華表，故有桑林之門。士
之舞，故得此均可通釋。以大林則四處齟齬矣。

如此則桑林之祀，與地祇視社同。故宋公室諸侯，請以桑林而示以樂舞。
荀營之辭，桑林猶魯之諫視社。蓋嫌其涉於非禮也。而荀偃士句則以古
禮解之曰：諸侯深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
可乎？其和魯之禘祭與地祇視社事，安後相同。論語孔子有：「子曰：『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八例之說，蓋古禮或先燔燎而後灌，
見之說，既灌之後，則祭之終而燕私之始，故孔子曰：『吾不欲觀之也。』桑林之舞，左氏僅隱灼其
辭曰：「魯師趙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杜注：「旌夏，大旗也。趙，識也。以大旗衣
旗具行列，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蓋旌夏何以旌，旌使人生長，實

唐費辭。然此殆僅以棠爲言。其祀棠林時事。余以爲酈之棠中所詠者。是也。酈鄉舊地。厥之舊地。詩中之沐鄉。卽漢之妹土。微鄉之朝歌。今之湯縣附近也。所謂期我棠中。要我乎上宮。要者愛也。抱也。棠中卽棠林所在之地。上宮卽棠林之祠。士女於此合歡。而一人所追思之女子。地有孟姜女。孟庸三人。此與潘有既。且之士。又與它女相識者。止曰。一士而思三女。一女所要可知。何必不止一士。此地古習。不能一概以淫風目之也。

楚之雲夢。實亦獨是。宋玉高唐神女賦言之甚詳。其高唐賦曰：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忽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神女也。爲高

唐之壽國曹遊高唐。願為枕席。王問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但為朝雲暮雨。行雨朝。暮。陽臺之下。旦視之如言。故為之。廟號曰朝雲。

其神女賦曰：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

說此可知楚之雲夢近楚社所在之地。其中有陽臺者。高唐觀。有巫山神女之朝雲廟。而為高唐為雨之所。高唐者。余謂即高禪或神社之晉受禪。古者禪者。如小雅。黃伯七章。謀字與者。虎為韻。即其證。魚陽。陰陽對轉。故禪若社音。而為唐也。是則楚之遊雲夢。與月令之祀高禪。無之牝祖。

齊之觀社，陰之祀桑林，正同。故墨子書如彼云。也。後之學者不察，遂以望
滂為漢名，而釋桑林為大林，增陰之祖為祖，或竟改為祖，譌矣。

以上所述與祖妣字之解釋均可為五證，且於宗教之起源與古代文
化之認識上大有關係，故余備論之如是。

釋臣宰

臣民幼古之奴隸也。生民之初，羣居聚處，以禽獸無別，無所謂國家，無所謂政令。繼進固如母不知父，政以母氏為中心，而或出族之團集。血族漸演漸進，生齒日蕃，於是出小團集而成大團集，則族與族之間，自不能不發生糾葛而互相兼併。中族吞滅小族，或虜獲其成員而奴使之，於是同族之間始有階級之分化，有階級之分化則有統制之必要，而政令於是為生。血族之

圖集至此始成為所謂國家，其國家中之被支配者即所謂臣民也。國家愈見進展，則支配之成分愈見稀薄，臣民之構成與其意義亦逐漸轉變，然而所謂臣民者固古之奴隸也。

華佗中八國以後多錫臣民之事：

【與令題】作冊失今尊顯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而

百人。

作冊，官名，倣周穆王官名，作冊，猶今書記或司書。

【孟鼎】錫汝邦鬲四伯，人而自取，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

夫。錫齊桓王臣十又三伯，人而千又五十夫。龍古司字。

【周書】王命堯內史曰：昔堯并侯服，錫臣三品，州人象

人事人。

大東好直等傳
其後者如戰國
二百家則

大東好直等傳
其後者如戰國
二百家則

〔免刑〕錫汝使小臣需俞鼓鐘。錫汝井造饗人。錫汝井人
奔于東。

〔井侯傳〕侯錫者。觀臣二百家則。

〔今解〕王曰。令帛奮。乃免。余其令汝臣十家。

〔陽侯說〕陽侯曰。遣叔休于小臣。與王朋。臣三家。

〔王駭說〕伯氏曰。不。汝小子。汝驛。敏于我。二。錫汝弓一矢束。

臣五家。田十田。

〔齊侯傳〕金錫汝。釐都。其縣三百。余命汝。釐都。釐

邑。造國徒四千。為汝敵。余錫汝車馬。我兵。釐

僕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我。我作。釐即采。漢之采。

【字仲華傳】陳叔有威榮于齊邦。侯氏錫之色二百又九十
又九邑。與邶之民人鄰都。

凡此均臣民與土地都邑器物等。同為錫予之物。人與物無別。
固為宰治者所佔有。且可以任意轉移其所有權。此臣民即奴
隸之明證也。錫之以家數計。可知奴隸乃客傳世龍虎。詩所謂：
君子萬年。受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士女。釐爾士女。從以
孫子。所謂僕。即後漢無勞古姓學家破字為之解釋矣。至奴
隸之來自俘虜。則周公親與克蘇言之甚明。二篇所紀乃同時
事。蓋周人征服并幽國之後。而瓜分其土地人民也。左氏定四年
傳之。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與此正同意。

奴隸本來自侍房。故奴隸字多有螺絲之象。奴字从又。童
去僕等字从丰。丰者天地刻也。刻形不易表示故以施刻之器
為之。丰者古刻版之象形文也。說文解字下卜辭有莫字。作
同六卷十
九葉二
由文字可以證明者也。

臣民字之構成頗費解。

臣字小篆作臣。說文云臣。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之
訓。蓋以同聲為轉注。然其字何以象屈服之形。於小篆字形
實不能見出。近人亦有依小篆字形以為說者。然皆以訛傳訛也。
字於卜辭作。若。金文如周公設之。錫臣三品。作。今新

之目十家作。均象一豎目之形。人首俯刺目豎。所以象屈服之形。蓋殆以此也。古人造字。於人形之象徵。目頗重要。如頁字。愛字。首字等。均以一目代表一人或一頭首。此以一目為一豎。不足為異。

民字於《辭林》未見。即於民之字亦未見。殷彝亦然。《國故彙編》如康王時代之孟鼎已有民字。《通雅》先王受民受疆土。其字作。克鼎。惠于萬民。作。齊侯壺。人民。字作。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及物以刺之。古人民言每通訓。如賈子大政下篇。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今觀民之古文。則民盲殆是一事。然其字均作左目。而民之為奴隸之總稱。且國文有民字。

民字。作于孟鼎。
國故彙編。
釋及於康王時代。
一九二二年版。
四庫文中之釋。
民字。
孟鼎。
孟鼎。

而殷文無之（商書盤庚及微子諸篇雖有民字，然非古器物，不能據為典要），疑民人之制實始於周人。周人初以敵因為民時，乃盲其左目以為奴徵。臣民字均用目形為之。臣曰瞽而民曰瞽，臣目明而民目盲。此乃對於俘虜之差別待遇。蓋若因有柔順而欲給者，有愚慧而暴虐者。其柔順而欲給者則懷柔之，降服之，用之以供服御而為臣。其愚慧而暴虐者則則殺戮之，或以之為人牲，繼進則利用其生屋價值，盲其一目以服苦役，因而命之曰民。此事於文獻雖無徵，然觀古人之對待奴隸，或割其額，或斃其髮，或割其鼻，或刖其耳，或則其足，或宮之腐之，所用之刑正無所不至其極，則盲其一

曰。自是意中事矣。秦始皇帝善聽高漸離之擊筑而害其目。恐卽古人盲目爲民之遺意也。又民乃象形文字。此實三千年來傳世之古畫。大猷之可徵當無有更優於是者。

殷文無民字。卜辭中祀殺人之事有一次至二千以上者。文曰。八日辛亥。先殺伐人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推下最此所屬殺者當是俘虜。其曰俘爲牲之事亦屢見。今舉二事如次以見例。

口寅卜貞三卜用追三宰。冊伐廿。寧廿。寧廿。貞三。卽于妣

庚。補八卷十
二葉六片

癸未卜御庚妣。伐廿。寧廿。寧廿。貞三。卽。補四卷八
二片

此之。貞三。卽俘三。与寧寧之數對吉。其意可知矣。

我字。亦見卜辭通
纂卷九。凡有此
字。

然殷人用臣之意亦有別。

貞乎叶多臣伐邑方諸十二

乎多臣伐邑方諸十二

貞勿乎多臣伐邑方諸十二

視此則殷人似以臣為兵士，此事於古代之希臘羅馬皆有

之，今則如英人曰印度人任軍警，法人用安南人任軍警，言用

此意。然則殷王受事与周武王戰于牧野時，發生前徒倒戈之

事者，德即俘虜兵之掉頭矣。

卜辭別有一字，与臣字用例多相同者，字未可識，羅氏收

入於待問編中，今雖舉其辭例之明白者如下：

庚酉卜旁貞乎乎多前六卷世 伐昌五卷一片

貞乎前六卷世 伐昌五卷一片

貞乎前六卷世 口前六卷世 貞勿乎前六卷世 伐昌五卷一片

此與貞乎多且之例同。知此字必與臣字同義。

貞乎追前六卷世 及前六卷世

此與逐鹿獲同例。知此項人物可通連下呼追而及。

庚酉卜敵貞五百口前六卷世 敵貞五百口前六卷世

此準卜牲之例。疑是用此項人物為牲而卜其數。

貞勿乎前六卷世 夷前六卷世 貞前六卷世

此與貞勿牛五十前六卷世 同例。且繫於夷字。顯係用為人牲。

綜合此等辭例可知此項人物本罪隸俘虜之類。祭祀時可用為人牲。征伐時可作兵士。而時有遁逃之事。余疑此卽宰之初字也。說文云。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从𠂔从辛。辛罪也。此字正象一人在屋下執事之形。其𠂔爲罪人。則由辭意可以證之。从辛作之宰字例當後起。蓋由絕端之國形文字已化爲會意字也。彝銘之執言走廩文者。如宰執南字作。宰當設字作。均从𠂔从辛。則字之遷變似已在殷代矣。

要之。臣民均古之奴隸。宰亦猶臣。臣宰視民爲貴。此由國金中可得其大凡。揆其所以。蓋民乃敵虜之頑強不服命者。即是志

於敵族而不甘受異族統治者之遺禍。而臣或宰則其中之攜貳者
古人卽用其攜貳者以宰治其同族。故雖同是罪隸而貴賤有
分。相沿既久。則凡臨人者稱臣宰。被治者稱庶民。所謂大臣家
宰。優假而成為統治者之最高稱號。一部階級統治史。于一二
字卽已透露其端倪。此言文字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增 土方考

土方廼殷人西北方之大敵。如其然者。青華中有左列數事。

一 登日卜。報貞旬亡國。王國曰。此言有其生。有來。檀乞。至五日。丁酉。先也。

宋檀白。西。此言。言曰。土方征于我東南。我二邑。見。方。事。牧。我。西。而。四。去。

二 九日。事。中。先。有。來。檀。自。北。則。致。安。吾。四。土。方。牧。我。四。十。人。

三 四日。庚。申。言。有。來。檀。自。北。子。則。告。曰。昔。甲。辰。方。征。于。我。俘。人。十。五。人。

五 日。戊。申。方。言。征。俘。人。十。五。人。六。月。在。口。

由上三例可知。此數二國。廼殷之諸侯。此在殷之西。土方在其東。故在廼

之北。言與土方毗隣。則土方自在殷之西北矣。且第三例言。四日。庚申。言有

來檀。則四日之前。丁巳。可知。曾有來檀。下言。昔甲辰。方征于我。又。五日。戊申。

此言應作此說。
牧應作檀。見卜
辭通纂第五一
二片釋文及後
契全論釋七十。

方亦征，則去庚申之東越地甚茂中之冠。丁巳之東越地甚中辰之冠。中辰至丁巳十三日，戊申至庚申十二日，前後所費之日數若同，則亦微有差。今之世之路程，每日如以百里計算，已有千二三百里而遠。是則土方之京陽中今之世之路程，每日如以百里計算，已有千二三百里而遠。是則土方之疆域當在包頭附近，而昌方史在其西，不與該有。昌方獺狽，詩言城彼朔方，朔駁土古音同部，當中同是一族，蓋獺狽之一部落也。

釋籍

卜辭有下列諸事：



一、己亥卜令決（內）貞。（內）示卷七葉五片。

二、己亥卜令決（內）貞。（內）示卷六片。

三、丙子卜手（口）貞受年。（內）示卷十五葉三片。

四、庚子卜貞王其觀（內）貞。（內）示卷十二片。（內）示卷十六片。

此中一表形文，羅振玉釋埤茀，象人持帚掃除之形。（見殷契）

釋文

又云。祇之字制則有婦。注謂此名不見於前籍。以其名考之。婦小目
與豎之類矣。見禮
制篇

案此說於字形不合。因婦字作。象婦形。多假為婦。此字一傳釋
婦多不可通。決無作之形者。且以婦字按諸原辭。實無一例可
通。所謂小婦也。所謂王其觀婦。其不辭之尤者也。

余謂此乃婦之初字。象人持木杵而操作之形。金文今鼎。王大
稽農于其田。其字作。象形。皆聲。彼所以之象形文。卽此字也。
籀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曰。之。我。說。王曰我。今女。作。胡。土。官。胡。
新田。字作。形雖事變。然與今鼎文正相彷彿。辭與金文之異。僅
在一為象形文。一為形聲字耳。象形之文。例先於形聲。故得實。

金文編卷之四
婦字作。見禮
制篇。

相字應作出，未
見殷石印，第
九六六頁考釋。

卽結之初字也。

字形既無說，案諸原籍字一律可通。今漢籍出，今漢小結，
者，猶今之結，也。漢乃人名，它籍言，己巳卜貞今漢相有南面
十月。前五年六，
案二片。貞漢弗其戎兮。龍。（鐵一）五，
案三片。口結受身。王其觀結。
其爲新結之義自明。結，許書云，帝結千畝也。殷代是也。已有結
田之制，僅比周革之一二例，雖未深斷言，然其非如羅釋，結字之
義，則固明如觀火也。

又案毛公鼎有結字，曰，命女歸嗣公族，寧來有嗣。小子師氏虎臣
寧朕，朕寧事。余以爲亦卽結之古文，象形。結，嗣者，結曲禮，典司六典，
典司五教，典司六職，典司六材，之典司也。字亦从丘井，會意。書生說曰，王

今以制公族。師允經曰。令女歸。制走為。疎證曰。先王既命女歸。制王
室。均與制字。而北井。北井者古者九家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也。
齊鼎之。楚仲今中。制辭曰。字不從丘。與七公鼎為近。蓋亦象形。先
鼎之。錫士井。師允經曰。青卿長之繁文。傳為去止之長。長訓久遠。以是之義。
則當為戶籍之籍字。

此字於宋人書中屢見。如徽宗所之。王令徽宗題辭九賦。伯卿經
之王。卿曾先王既命女作邑。歸王已祝。師教之。余令女我
家。歸嗣我西偏。東偏。又齊侯鐘。余命女戚姜。卿
鐘銘。命于外內之事。宋人約釋為。於字形無說。義亦難通。
然釋為。則可通行無碍。

先與一曰若多此由故論諸形於是此釋遂成定論

然而卜辭自有勿字作若多至多見均作否定用与多
之目為牛色者不相亂羅氏諸人均不識多字付諸待
問之州今人已確辨其為勿矣然若於与多字不能調和
不得已而兩存之如胡光燁云

或作多余按文韻釋為勿爾勿佐之勿在卜辭与多
異字多為物之省其說為雖色牛下三

董作賓云

与多同為黎之初文卜辭利即从多舊釋勿物非

乃勿字与弗不亡母皆作否定辭用殷契徵三二引

此說過於簡畧。於字源之說。解既未詳。而於同金文之
作。亦未無辨。故商承祚非之。商云：

「**𠂔**之為字。確為物字。乃物之省。物以此乃牛色之專
𠂔字。与不𠂔有別。後世合𠂔為一。而以𠂔為物。以𠂔
為勿矣。」同上。不句物勿字。以
為勿矣。主為姑仍其原文。

今案𠂔為字。實轉會之初文。轉轉也。此字从刀。其点乃象
起土之形。其以牛作物者。𠂔者古即轉字。从牛之意。字稍後
起。以𠂔解織之。𠂔字多見于成丁時。如

庚子卜出𠂔。𠂔𠂔𠂔𠂔𠂔。補一。二五。上。

壬子卜𠂔𠂔𠂔𠂔𠂔。于丁並十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補一。四四。四。
按存一二六。

出皆均武丁時卜人。此外證據尚多。字于祖庚祖甲時尚見使用。而特字已出現。使用之機會較多。如

丙寅卜。即貞。翌丁卯。父丁歲。牛十月。隹一。一。五。

丙申卜。行。自。父丁歲。牛五月。隹一。一。六。

丙戌卜。行。貞。王。父丁。父歲。親亡尤。特。牛。隹一。一。七。

即行均祖庚祖甲時卜人。父丁即武丁也。而特字則多見

于帝乙之世。卜辭通纂所系。河神大龜。黃羊。與。黃。牛。對文。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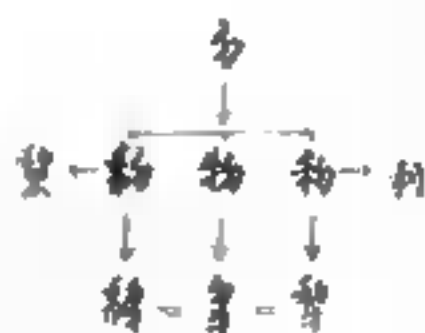
九見。其佳証也。多特不見於帝乙之世。特字不見於武丁之

世。三字之先後可以判定矣。

特字典籍多作犝。論語。犝也。犝牛之子。犝其角。犝與犝對

文正与卜辭同。皇侃注。篆音程。程。程。文。篆。程。音。異。部。不。
能相通。皇說不足信。篆。雷。說。為。皇。黑。字。典。籍。多。以。黎。為。之。黎。
說。文。謂。从。黍。物。有。聲。字。則。黎。物。亦。均。有。之。演。化。以。耕。其。而。言。
故。从。刀。从。牛。以。種。植。而。言。故。从。禾。从。黍。物。亦。均。有。之。演。化。以。耕。其。而。言。
字。也。物。之。轉。化。為。鍾。利。及。吉。利。字。者。均。由。刀。之。引。伸。以。刀。乃。
利。器。且。為。食。貨。之。源。也。庶。象。稱。黎。民。其。初。當。稱。黎。夫。古。擇。刀。
耕。種。之。人。也。以。耕。者。多。被。日。晒。而。黑。故。黎。有。黑。義。卜。辭。有。初。
而。無。黎。初。字。多。見。于。武。丁。時。之。骨。白。刻。辭。者。乃。人。名。其。後。多。
用。為。吉。利。字。如。五。其。獲。多。物。不。初。前二以。字。跡。判。之。乃。帝。乙。
時。卜。辭。有。初。字。後三七。三。〇。亦。帝。乙。時。字。跡。廣。韻。以。為。隸。之。

異文。驢馬之深黑者。是駕字从初。初亦聲。初已有黑義也。駕
為黑馬。則駕若驢馬當為黑牛。此車字之又一義也。耕具耕
事耕牛之黑者均謂之犁。耕具牛鏡謂之耕。耕事有獲亦謂
之耕。耕民而黑則謂之黎。均由力之一字所引伸轉化者也。



力字本讀之初文。而通金文所以用為力者。乃周人之寫

則著於芻。又云，天子播瓊，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詠後直，
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詠後直，無所不讓也。鄭注瓊茶均為芻。
廣雅釋詁，瓊茶芻也。又大戴禮虞獻疏，天子御瓊，諸侯御
茶，大夫服芻。芻，子之也。茶，遠國書。王會篇，天子播瓊，唐叔前詠。
周公大心播芻，是知芻之為物其用甚古，其形除天子瓊直
外，餘均前詠。而大夫士多於諸侯，則前詠後讓者必尤多。此為周禮所著，見方疏，以圖為托。實制于補直也。但此為非謂為之方圖。如此，則多之為
芻，芻之為芻，可以證無兩解。蓋即前詠後讓之芻形。
乃芻上之形影也。說文篆文圖及籀文圖均從此出。前詠後
讓之度過甚，中間之多畫太長，竟似許慎以為象氣出形，以

四从口。而以出气爲解之。其引成說。一曰得也。象形。自戰許
說爲得其正說也。

許慎不知勿爲勿爲爲一字。又未曉勿爲即爲。故于曰
部既出。因字以出氣爲解之。又於勿部以勿爲爲之。初文。謂
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讀事。幅半異。所以趨民。故連稱
勿。以契文之。有。當之。因不象。而以國文之作。爲。當
之。則尤異。蓋國人雖誤以勿爲勿。然並不以勿爲爲也。許慎
主書已遠。微明古文。未多見。故其字源說多未得當。然其
苦心求處。不與爲後人楷範也。

書思對命成諸會幸故。通稱勿。指畫揮捫多含禁制。故

吾嘗稱物之皆當義之引中。當之純色者少。規上明引法故
以勿聲之字多含雜駁義。雜帛為旂。謂顏色之絳。苾相異。三
十餘物。毛傳訓為異毛色者三十。其意即王國維所謂雜色
帛。牛欲求其有三十種不同之毛色。不可得也。

要之為綽為笏二者各不相干。而殷代已有綽有笏。
此尤闕于圖獻。故不嫌尾續。備論之如是。



解和言

說文和銖異字。和在口部。曰相摩也。从口禾聲。銖在倉部。曰調也。从倉禾聲。讀与和同。是計以唱和為和。以調和為銖。然古經傳中二者實通用無別。今則銖磨而和行。蓋銖和亦古今字。許特強為之別耳。

卜辭有𠩺字，文曰：貞甲𠩺罪。唐

前二卷
五十二

羅釋鉢。謂从舍省。走樂。

業翁字說大以為从二命。命理也。然考之古今大如克鼎之錫士史小臣
密俞鼓鍾。作𠂔。亦从命之𠂔字。如王孫遺諸鍾。沈元鍾。子璋鍾。公孫班鍾。
之作𠂔。𠂔鍾之作𠂔。魯遷鍾之作𠂔。魏叔鍾之作𠂔。即君婦室

之作人編字均不改六命。詳視之實乃从人象形。象形者象編管之形也。金文之作四音以有實示管頭之空。示此為編管而非編簡。蓋正与从人冊之命字有利。詳書反以合理解之。大悟古意。

命字既象編管与漢以後人釋命之意亦大有利。後人均以為單獨之象管似管。然或以為三孔。說文解字。鄭玄周礼注。說文。命。或以為六孔。此皆誤。命。或以為七孔。此皆未見古器之實狀而臆擬之耳。形之相悖。既如彼。說之益參。後如此。故知漢人命似管之說。全不可信。

尔雅釋樂云。大箏謂之箏。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而說文箏字注云。箏。三孔命也。大者謂之箏。其中謂之約。小者謂之約。是則命之与箏是一非二。莊子齊物論云。人籟則比竹是矣。箏為比竹。与命之字形

正相一致。許知籥爲一而不和籥。故以三孔爲籥。釋籥其誤與籥下注云
樂之竹管三孔者正同。如籥類爲比竹則知其大者自當爲簫。爾雅
直字蓋形近而訛。不則當因後人不識籥而妄改者也。仲穎之誤其理亦
謂籥與簫名同而實不合也。

如此則詩簡兮之左手持籥右手秉翟而後方可說明。持之意殆主
爲舞者以樂鼓自爲節奏。右手秉翟而舞左手持籥而吹。籥而果似簫
乃或示孔七孔則隻手不能成節奏而左手尤不能也。疑三孔之說即
爲調和此詩而生。蓋三孔則左手勉強可能也。然說文於笛字注下云。阮
笛三孔。則知中國古無三孔之笛。今知籥亦比竹。於詩之義乃豁然貫通。
蓋比竹如今之口琴。隻手僅能吹之。即左手亦僅能吹之也。在狂舞之時

音者由吹竹革匏之樂器。節奏亦容易構成。迥非笛之以矣。故此詩於此適可為五證。蓋由俞始得解。詩由詩亦可以知俞也。

如俞則知解。解之本義。必當為樂器。由樂聲之諧和。始能引出調義。由樂聲之共鳴。始能引伸出相應義。亦猶樂字之本為琴瑟。

附本五。其如白者乃象。乃引伸而為音樂之樂。與和樂之樂也。引伸之義行。則結之器。象即琴瑟。

而本義轉廢。後人只知有音樂和樂之樂。而不知有琴瑟之象。亦僅知有調和應和之和平。而不知解之為何物矣。然解因樂器名也。亦雅云。大笙

謂之累。小者謂之和。

說文笙字。下亦引此。

此即解之本義矣。當以解為正字。如乃

振起字。字之以俞。正表示其為笙。故此亦正可為五證。蓋由俞可

以知解。由解亦可以知俞也。

由上數項之推證，可知命管為編管之未器，其形轉與漢人所稱之蕭相類。周礼春官小師掌教蕭管，鄭注云：「蕭，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餠所吹者。」同類有簫，簫亦同。許書於蕭字亦注云：「朱蓋管樂，象鳳之翼，此与笙類無別矣。」惟可異者漢人之蕭与今制不同，今人之蕭為單管，說者謂由排蕭立單蕭之說，當在隋唐之際，此事余尚未深考。然余自文字上以求之，則漢以前之蕭並無編管之痕跡，而反有單管之實證。

第一蕭字或作箭，說文云：「箭，自竹聲，人也。从竹而聲。」虞翻樂曲圖記：「是箭字含字義。」又蕭之別義，如廣雅釋義云：「蕭，箭也。」如蕭之為構或弓末，釋名釋樂器曰：「弓，其末曰蕭，古蕭相也。」蕭又通

音爲形，形於骨文竟有作𠂔𠂔諸形者，卽以點畫爲音符也。後由此
乃轉化而爲𠂔𠂔若𠂔𠂔，更於其首加一，遂與以半之字無別矣。言之爲
樂器，此由字形已可得充分之斷定，其轉化爲言說之言者，蓋引伸之義也。
原始人之音樂卽原始人之言語，於遠方傳令，每藉樂器之音以獲事，
故大韻之言可轉爲言語之言。然由言之字形而言，最古之義必合最
古之形，古音字之甲若丫之類，實係單字而非編字。

以上徵諸字義，考諸古文，古代之蕭定同今制，余疑蕭之名物，今古無
變。漢人之義說乃少數學者之例，有未照，以致蕭與合之名實互易耳。
又蕭合五易於笙師之字，故欽定笙墳篇蕭從虎還字，管之次第亦
可畧見其端倪。此殆以形制之近似爲類聚，樂笙墳篇爲一類，蕭

范當世又為一類。墳與生等雖異。然形制實近。國禮小師字教墳。
小師云。墳燒土為之。大如鴈卵。大師云。墳六孔。以其不作管形。故顧
之於生也。若管果似管。則當列管於上。唐為於下。古人
為大雖不必如是於墳。然自有理法可尋。其次序乃與余所推定者通
合。此亦余說之一左證也。

余猶又有有人作者。如郭公華錄錄作（錄）。唐侯鍾作（錄）。魏叔鍾作（錄）。
錄以金。所以之金。均有小作。錄。身。形。錄。金。之。最。初。字。也。列。有。勸。字。如
叔。而。經。善。夫。克。鼎。之。康。勸。也。（地）。石。作。勸。錄。伯。是。父。設。之。康。勸。也。
古。作。勸。均。从。勸。作。此。字。於。數。盤。有。之。四。准。制。工。司。司。康。事。勸。豐。父。（此）
如。何。勸。新。書。為。三。人。同。盤。中。西。宮。康。之。名。凡。三。見。一。作。勸。一。作。勸。又。一。作。勸。此
余。及。四。人。之。名。一。同。盤。中。西。宮。康。之。名。凡。三。見。一。作。勸。一。作。勸。又。一。作。勸。此

善夫克鼎不余
錄小克鼎

大宋初失八盤
銅上為虎牙官
名。勸。為。事。人
官。各。下。同。

乃从水會聲之字。或即表之古文。表小篆作之長。許書引古文作襍聲。符从毛从廐。無定字也。

此兩字亦見於卜辭。其辭曰：

戊辰卜旅貞王賓太丁。商報農亡尤。十一月。歲二禾九斗。

口子卜旅貞王賓報亡國。商報農一尤。禾二斗。

口子卜貞王賓報亡國。同上四片。

口口口卜貞王賓。小口形日。報。三尤。後上四葉三片。

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卷十二釋戰云。說文解字戰。闕也。

从戈單聲。愛鼎作戰。与此同。口口口象兵器。口象聲。所以置兵。臣者。象形。許君以戈。于讀已複。謂為形聲。殆未然與。余案

此說是疑誤。定鼎之攻，無商敵。實亦命字，當讀為趨或躍。
許書：趨，趨趨也。趨，趨即跳躍。易革之六二，手乃利用，輪。釋
文云：「蜀才作躍，知輪躍可通，則知跳躍亦可通矣。」故攻，無商
實是，攻躍無敵。前人釋戰，毫無根據。公伐郕，鍾有「攻」字。
襄南，語乃攻戰，據敵。以單為戰，有同名之偶，鼎即仿定鼎文
易單為戰。此自不足為證。商書以無報之孤證，不問釋戰于辭
意安善与否，遂倡為無報在祭之說，兼以評陽許書，未免不思之
甚矣。

字在下辭乃祭名，當即禴祭之禴。禴字古說頗參差，爾
雅：公羊以為夏祭，王制與祭統以為春祭。易革卦釋文及注又

以為歲之春祭。萃卦及升卦干注則謂非時而祭曰禴。今觀十辭有于十一月舉行者則知干注是而春夏祭之說皆非矣。

爾篇既明今請中論和古之例。

和之為筮於文獻中猶有存者如儀禮鄉射記三筮一和而成聲。鄭注云三人吹竽一人吹和是也。卜辭之貞甲蘇果唐余謂當山其數所著于唐蘇果唐其直于唐蘇果唐同例蓋後田數以助祭此用蘇以助祭也。

到有和口字大田和口字元于和乙。蘇果唐字蘇之其體从口从公同

意。口者滄管之器也。和字或此字之省變。

古字于卜辭屢見，義均不明，亦有作𠄎者：

己卯卜貞令犬翌廣（𠄎）于隹卜（𠄎）己于隹（𠄎）口（𠄎）多亞。

（後下冊一葉九片）

以豆間穀及格伯穀或字接之當是于字，而辭元弔說。間當推

其意。穀犬乃犬侯。（前六卷五十一葉七片）辰辛二字當補，佳与（𠄎）均地

名，多亞或即牧誓之亞旅。鄭玄云：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

位次卿。于字似假為燕飲之燕。金文伯矩鼎，伯矩作寶彝彝

用言王且內。（用金文存卷二第五六葉）殷由，殷作彝彝彝，孫子用言且入。（同

五第九十六葉）以宅彝之用御，王出入，失令設之用御王逆造例之。

知
之
假
為
真

釋明

王國維說

說文謂明古本一字其說未安然謂古制貝玉皆五枚為

一系合二系為一社若一關在貝玉已成貨幣之後應或有之然必非莊周之制

貝玉在為貨幣以前有一長時期專以貝於服御此他人文進化上所必有

之步驟許書貝部有頤字曰頤飾也从二貝女母嬰字亦曰頤飾也从女頤

頤其連也其連段氏改作貝連即不改字固可知其為貝之連貝而連之非

明而何耶古說以上貝為國外亦有面目為說詩七月明酒斯饗詩四兩樽

曰朋易損之六五或益之十朋之義左傳注雙貝曰朋前漢食貨志王莽

金匱要略卷之四
論子孫承繼之
有斯新書云一
二考據一其
論此事見殷周
書金匱要略

解直中著者
對其字考據如
肩假四樣圖不確
當行疑

貝貨五品。自小貝以上均以此二枚為一朋。王莽志在擬古。當必有所本。是如朋與朋實一物而異名。謂之為朋。猶銀之為連也。今人謂朋及以銀之字古書物中未見。其於新莽所出。王子嬰次之口虛。王國維云為即楚令尹子重嬰齊。觀重貝林。嬰面从女貝。貝其从女而觀之。知必為後起字。蓋古之頭飾。男女無別。此於現存未開化之民族猶可微見。逮其專施於女子。適在社會已轉變為男權中心以後也。

朋為頭飾。於字引之本身亦可得而證明。朋字骨文作若。其或二貝玉為一系連二系。或左右對稱。金文亦如之。如效由之。明作。臣鼎之。則鼎作。是也。案此實即頭飾之象形。故骨文朋字更有連其下作環形。如。前此卷廿二章七片。若王國維云。其四者。

寶字之或體亦以此作

前分卷四
一書三片

此更顯而易見矣。

事之尤顯著者，通版彝文中，有以珽明為頸飾之圖形文字，如



假文海上
卷五二片



祖發壽
卷五二片



父丁鼎
同上卷
卷五二片



父乙盤
同上卷
卷五二片

案此即象人著頸飾之形，當為頸之初字。網乃古國名，固全有網飾，

故網仲此當即其後。昔人不悟，謂為頸飾之字，通臨造，子荷貝二書，蓋據

荷貝一辭之奇說，不知貝網所目之貝，即今人所謂瑪瑙，與子名為

瑪瑙（貝貝），一目之長不及半寸，而多磨穿其背，以備橫貫，似今一關真

僅十貝，則長豈不過尺許，重豈不及數兩，正無勞子若珠，扣行也。

如珽明之類，本為頸飾，則如構成珽明之玉，貝白可多可少，故謂之玉為珽

可。謂者。謂三玉為理。亦可。謂五玉為明。亦可。謂二

貝為潤。亦可。三五之作。身數者。蓋述幽隱。其功遠而益。此不足為異。主謂經

為十五。謂法十貝。此於目玉已成貨幣之後。理宜然。然必非理明之制也。

原莊謂之用。不始於漢。漢民族。以其所用之。物。理。貝。不。係。海。產。殷。周。民。族。之

疆域。均。距。海。頗。遠。目。明。之。人。手。當。出。於。實。物。交。易。與。指。標。蓋。錢。中。亦。有。其。合。之。事。多。也。

為。數。甚。少。而。不。易。得。故。殷。周。人。皆。寶。貴。之。史。窮。則。繼。之。以。骨。繼。之。以。玉。

玉乃目之一類。目為玉。不之玉者。近人之持。而骨玉均取目形。繼進則鑄之以銅。殷虛書契。物類表。第廿一。有珠貝。再貝。各一。圖。說。附。說。五。

古者貝貴而寶龜。目解龜為何狀。不得目觀也。前人古泉譜亦有所謂

蟻鼻錢者。十當定為銅製之貝。然苦無證。任歲於福州得銅製之貝。

無文字，則確為貝形。已見於磁州得骨制之貝，染有綠色或褐色，狀與
 貝目不異，而有兩穿或一穿，以備貫繫。最後又得真貝，磨平其背，與
 骨製貝狀無異。此所圖之貝均出殷虛，一為真貝，與常貝形頗異，一
 為人造之貝，白珉製，狀與骨貝同，而穿形甚殊，蓋骨貝之穿在中間，
 此在兩端也。今觀先後所得，始知初蓋用天生之貝，嗣以其貝難得，故
 自珉製之。又後則自骨，又後鑄以銅。（鑄）蓋骨貝與珉貝之先後，後
 者又銅貝中之尤晚者也。蟻鼻鏡間有文字者，驗其書體乃晚周時物，
 則傳世之管貝殆在西周之間矣。（蓋真貝，骨貝，珉貝，銅貝，
 係東周時物，觀其形可知。）

案此實中國貨幣史上極重要之一段文字，考古者固不可不知，即談經濟
 學社會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惟目前存為銅飾時，其未多得自實物交換，則

雖有貨幣之用，而無貨幣之實。其實際用為貨幣，即用為物與物之介
媒者，全由為貨幣在所用之際。此事由古器物中錫貝之朋數殊可得其端
倪。

卜辭之出土有朋數在二三萬片以上，即余所見諸家著錄為數者，鮮及
萬。然錫貝之事僅一見，曰：

庚戌口貞錫多女出朋。

殷下八
千五百

此於簡上無數，當即一朋。

朋即一社
之合文。

又由事之罕見與數之微末，且所錫者為

女子則謂之係頸飾無疑。卜辭乃帝乙以前之物，則貝朋之作為貨幣當在帝
乙日後。

華鈺中錫貝之事多見，其著朋數者八個，以後多在十個以上，如被面之

此山嶺係陳文公
自安汾州執事
處題字碑

世間五十四種。惟庚子之世間。呂鼎刻斷之世間。如此多數於殷彝中絕未有見。其器之較古者有左列諸事。

成兩篇。王令聖子給西方子相崔沆。王貴成兩費二牘。用作父

六中鼎 点錫中國三朝用作祖祭寶鼎

三陽東設 陽家以遠叔休于小日見三陽東設叔叔休明作入丁尊與

附錄卷一

四
字
由
品
王
來
藏
自
生
集
有
後
次
王
卿
墨
南
油
王
先
兄
字
清
良
五
朋

五軍援南
庚申王在商
王各
軍援以錫更五朋
作又丁酉

在六月，信王時禮賢有玉。禮文存下卷。

示邑單。發邑上錫小邑。邑十朋。自作毋咎。齊彝。信王示視彫日在四月。周書卷之二十一。

右列諸器由文例舉以日為名之習推之。當為殷末之器。至道亦當在周初。而

錫朋之數多不過十。博古圖有周乙酉方彝。卷之二十一。銘有在九月信王十祀。

一祀。以迄終名。十解。五佳。口口。語。以十解例之。當為殷末。言五。商。寶。貝。

十朋。十朋字銘文作自。當貝者。率為當時王侯。而所賞者。僅此數目。此與其視為

貨幣。無寧視以為飾飾之接近情理。至若等者。義之錫。或百朋。穆天子傳

之載玉萬段。則大有過庭矣。

準此。故余謂貞明之山鉶。飾此為貨幣。當在殷周之際。

聖以彝與鼎。小鼎。小。金。銀。寶。作。一。人。之。器。人。作。於。周。武。王。十。年。其。時。既。已。滅。紂。故。其。所。用。之。器。必。與。文。武。之。器。不。同。故。其。所。用。之。器。必。與。文。武。之。器。不。同。故。其。所。用。之。器。必。與。文。武。之。器。不。同。

釋五十

數生於手，古文一二三四字作一二三三，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橫書？曰：請以手作數，於無心之間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為一，次指為二，中指為三，無名指為四，小指為五；六則伸其拇指，輪次至小指，卽以一掌為十，一二三四均倒指，故橫書也。

以手作數之法，依民俗而不同。中國以右掌者，西人則先出左掌，伸其小指為一，無名指為二，中指為三，次指為四，以一掌為五。六復循環。

以二掌為十。故羅馬數字之一二三整書作 I II III

已比命而
五作 V

即掌之象形文。中國以一掌為十。故全文十字作

甲骨作一以不為一
作肥掌而省之。

整而致其腹亦掌之象形也。此掌與彼掌之異在拇指之併與不併而已。

古人本以三為衆。即現存未開化民族其數字觀念猶有僅能數至七者。故表數之文字自三四以上將不免發生變例。蓋造字之時期異也。如羅馬數字之四作 IV 示一掌減一。六作 VI 示一掌加一。七八準此。九作 IX 示二掌減一。凡此皆於數理觀念大有進展以後始能規定。中國亦猶是。中國數字之一二三今古無別。四則頗有出入。許慎小篆作四。古文作𠄎。以三為循大。然卜辭及彝銘均無作𠄎者。鄧鍾之其說四。新作四。梁曰。冠作四。轉与小篆形近。明刀背文始

丁說見集韻第二
卷第一分丁
數名古道

馬說見六書
解
訓第十卷

有作四只諸形者然均晚周文字矣。說數字系統大抵中以四字為
界。由四之異體以至于九則別為一系。蓋四乃四之初字。象張口時
吸之形。說文云東言謂處為四。即五作五乃乃乃（即古文年字）之變
形。年乃御索之象。說文解字六作八或八。與八字同形。殆即八之假
借。丁山本七作十。丁山以為初之初字。八作八。八者別也。分也。九
作九。財也。為假借故此六字均屬假借。此較之一二二三則屬後起
者矣。

十之倍數。古文則多合書。如二十作𠂔。若曰三十作𠂔。四十作𠂔。
皆以金文均如是。廿与卅今人猶用。卅則廢矣。五中之見于金文者。

如孟斯之。八兩目銀重千盾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大。八兩千又五十夫。
臣傳之。黃華土方五十里。均作平。效由之王錫公田五十朋。作
不詳。六十則開布六十二作介二。七十未見。八十。小孟斯。萬
三千八十一人。作八。九十於齊子仲姜錫侯氏錫之邑二百九十又
九邑。作。十。新書。十之倍數新書者僅此一例。然此一例以原
銀案之似先留空白而後實數曰者。空白處可容七字。僅實以
又九十又九五字。故致折書耶？

百與千之倍數亦合書。蓋百千之倍數均十之倍數也。二百三百
四百五百六百九百諸例。十辭均有之。

五兩（往來已錄，姑御。□□百五。□□銀二。前二卷廿
五兩）

兩子也

當是實處九半百出九口口

前四卷四

以上乃二百合書之例也。金文則小字對數。御事實小字對貝二百。

作百。子仲姜罍之。二百又九十九也。作二。

兩中卜貞時為左右中人。三。六月。前二卷。

以上乃三百合書之例。金文未見。

四百。於明義士。殷虛卜辭。第一五一七片有之。僅餘三字。人牛。

金文未見。

發。五卜。殷貞。又。

殷貞。又。

前七卷九

此五百合書之例也。金文則魏季子白盤。折首五百。執訊五十。

作百。

八日事見伐人二千合文六人。後編最
此六百合書之例也。金文則亦通稱之。六百五十九九夫作合。
七百八百之例未見。

九百。明第八三二片有之。作九百。金文則小銅柱之北盾面。西
盾面。疑即北九百室。西九百室。

千則二千作千。即見後編最末一片。金文未見。三千之例頗多。

庚子卜賓貞勿登人。千。千。口。四方。弗受。又。前七卷二
葉第三片。

登人。千。千。千。千。前六卷世
四葉二片。

登人。千。千。千。千。同世八
葉四片。

（上款）人。千。千。千。千。口。口。後五十七
葉一片。

全文則山通鼎之屬三千八十一人。作人丰。

四千之合書者於儀書藏苑有一例：

丁酉卜般貞勿登人人丰。缺三五
對一

全文齊侯鐘之。遼國徒四千。亦作人丰。舊釋為三千
以類振玉說。

五千合書之例卜辭亦多見：

丁酉卜般貞令者王口人丰口口方。後下一
缺三五

貞令者王伐柁方。登人人丰丰口。前七卷十
五對四片

亦有析書之一例：

丁酉卜般貞令者王伐人又人丰。土方受土又。後上世一
前七卷十

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之例均未見。

萬與萬古本一字，乃假蠅之象形文為之，金文萬字無體，字樣極多。小孟鼎萬三千八十一人，字雖殘泐，尚存蠅形文之二整。但二萬三萬以上數未見。卜辭雖有萬字，然無一例係用為千萬大萬者，大抵卜辭中言數以五千為最多。

不足十百千之數，於文每加又。如孟鼎之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千又五十夫，子仲姜罍之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也。然亦有不加者，如小孟鼎之萬三千八十一人，羊廿八羊，百廿七臧，是也。其為名數時，數名或係於十下，如十三示卜辭言十示又三，後上廿八，十一月或十二月，十月又一，十月又二。或繫于零數之下，

則十又一月、十又二月是也。金文凡紀祀者兼用二例，其紀年
月者則用後例。有辭就仲殷二器，銘首之「佳十又一月」二蓋
與一器均同文，獨一器文作「佳十一又月」，於又字之下加一橫
鉤，余以為此乃金文中鈎倒之一例也。此以今人觀之，卽者一又
字亦無所不可，然古人之拘守成法有如此者。名數於金文竟
有雙繫之例，如遽伯遄殷之十四朋作「茲又四拜」（十朋又四朋）
是也。不足十之數，據余所見實未有合書者。然而有異說焉，
則羅振玉釋卜辭之「玄」亦為十五、十六，容庚以「紂」殷之「上」
釋為十二朋。（金文編一九二五年）此王事，正余此釋之所由作也。

據余所見，則古與齊實殷文五十與六十之合書，決非十五與十

六、本頌多見，其可斷定為五十者有左列三事：

(一)缺：特獲半鹿本出。

附四卷八葉一片，五卷四葉五片重出。

羅釋為「十五之六」。案乃假之為「又實五十又六也」。

「八日半或先失他人半舍」本八人。

前出。

羅釋為「二千六百十五六人」。案此亦甚不辭。凡言數之目，上既詳揭二千六百之數，則不得于奇零之數復作疑辭。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故其實當為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第三例：原刻頗奇特，為卜辭中罕見之一例，今奉錄其原式如下：



此圖言契前納卷二廿二葉
第六片

釋此為十五大十五羊十五脉。廿大廿羊廿脉。廿大廿羊廿脉。十五大十五羊十五脉。上文与下引均釋為十五。案此實以數之多寡為次。乃五十。廿。廿。十五也。知引之為十五者。以下端右端而有丁酉卜五。四字。凡卜辭刻例。如文左行者則單行在右。如文右行者則單行在左。此四字單行在右。故知文乃左行。而引

逆得其為十五。不然，卜辭行文本左右互行，其構字亦反正不分，則引之為十五或五十，胥未能定矣。用知此引字亦非不足十之數之全書，蓋偶爾變豎行為橫行而已。

又案此片之配牲法，實為卜辭中之一特例，疑乃卜殉葬之牲數與排列，中亞古墓中頗有此現象，將來中國之發掘盛行時，此疑或可以證實。

要之文終當為五十，五十而作十者，從五千之作十事。然終則易於混淆，故周人之五十因改作十也。

不僅一見，原辭亦頗有可商之處，今纂錄之如次：

畢應輝半
由應輝目
大康也目
詳通纂第二
○此可批



殷虛書契
後編卷下
第一葉
第四片

此例羅釋為「丁卯□□□□有正□畢獲」
增訂殷虛書契
 承「十」□□□□
考釋卷下四葉
 即「丁卯」第一行之下缺二字，第二
 行缺一字，末行之外復置有二字之缺文。余初改釋為

「丁卯□□□□」
 獸正□□
 畢獲
 鹿百六十二
 百十四
 十
 免「□□」

容庚謂當釋為

丁卯口口口獸正口口畢獲鹿百六十二口百十四豕十覓一。

謂卜辭書獲之例均先獸後數，故第二行二字之下當缺一獸名，覓一以下無缺文之餘地。容釋較余前所釋者更為妥貼。

然此處所注重之問題為木一字，羅釋十六，則由當以

二百十四。原釋四作連文，百之倍數當合書者今乃析居二行，

已屬不妥。今依容說，則二下而缺一字，羅釋愈不能成立。

故木終當為六十。木之為六十，亦猶文之為五十，此二事

實可以為互證。然終因如文之易與十五混淆，故周人亦改

書為合矣。六字，此與前存第九十四片
有一別，作不。

單此一事，余謂神設之，上字當釋為二十朋。其說云：

自十月初書丁卯王

令與仲子紳征同

郭錫貝上字紳對揚

王休，用作父丁尊彝。

首用初者乃同制，末稱父丁乃波習，器如不偽，原器余則尚未見

當屬於圓初之制作。古文二十字雖有口之成大，然當殷末

圓初之際其文字尚未固定，故如故齒之廿朋作上，而上侯鼎則

作上，結構亦各有不同，則二十者古人亦正不妨作上也。且準

古文通例，如此果為十二朋者，縱不如上處，伯遠設十朋又四朋

（集說）

考此乃偽器，不足據。

作偽者不明古人書數

慣例，蓋即以上為

十二，而不知上為奇字

正數古今合書，如為

二十則當作上。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六日

之例，作十朋又二朋，至少亦當作十又二朋，或十朋又二。再還讓
一步，云可不加又，然亦不得合書。再讓到極端，於古人不足十
之數亦可以為此例而闕出一合書之特例，然尚有可疑者存焉。
卽古人以數與名物相連時，每以名物之上筆與數字共通。如
紀朋數者，國子鼎之二朋作二，豐鼎作二，女觶設作二。
三朋則陽穀設作三，四朋如連伯還白之，彝入彝，五朋則
寧杭而寧出設，道而道尊均作又，莊設作又，均數字
之下筆與朋字之上筆共通。此之彝何如？二不與朋連，如
連朋字上橫而釋爲十三朋，制光輝甲學文則上二畫又未免
過短。故此彝而非二十朋者，則原器直是廢鼎而已，器之

其編余在目前自無其它根據可言。然余所深信者則不足十之
數古人並無合書之例也。下辭月份多合書。因元十一月十二月
十二月等亦合書。然此乃月份合書之例。非不足十之數合書也。且
其合書之法亦無定準。快非十一作上、十二作上、十三作上。

大關燕京大學藏書有老列一冊。此得諸客原
教授之山示

單八分力

單八虎

身單八虎

九畢獲

單八八

鹿八十八

二 身一八八

二 馬一八八

未見原書亦未見拓片不能作如何之品評。惟此八十作八、馬

白。白。王五。十。又。三。白。為。四。百。十。又。三。百。
（此處有圈出）
 錫。女。弓。一。矢。束。下。注。引。錫。女。驂。方。五。五。口。
（此處有圈出）
 四。匹。矢。五。口。
（此處有圈出）
 古。必。合。書。則。此。矢。五。二。字。與。下。所。缺。一。字。在。原。銘。中。更。隔。居。二。行。其
 非。五。十。字。斷。然。無。疑。古。人。於。矢。言。束。此。為。王。五。穀。為。四。匹。為。對。矢
 直。矢。五。束。耳。王。氏。未。深。考。遂。謂。以。五。十。矢。為。錫。實。未。免。失。之。武
 斷。凡。此。均。不。當。古。人。紀。數。法。之。所。由。致。誤。者。也。

補遺

七十之例：卜辭中已有發現。殷契佚存第四三片，「庚七十一」

解之是現收
入本之是現收
總計

系四十一、摩百、七十作十、此外尚有二例、均十上七下、詳見拙著《古代
銘利索考釋》七十。

八百作八

《殷契粹編》
一〇七九片

八千作八

同上第
一二九片

三萬作

同上第
一二七片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六日補記。

釋歲

歲字頗有異議。說文解字以為木星之本名。曰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空偏陰陽。十二月一次。以步成聲。律歷書以五星為五步。許君之意。乃謂先有木星名歲。然後始有年歲之歲。

日本新城新藏反對此說。謂必先有年歲字。然後舉以名諸木星。故其解歲字之構成。謂由成步至成。成十一月也。由十一月至十一月。故為一歲。

見東洋大文庫
史部完第九卷

以成配十一月乃博士之特見。此世發熱尚

大有問題。且古人並無以十二辰紀月之事。

說碑解文于篇 故此說了不可信。

古文屮屮屮字，均不從成作：

𠄎

毛公鼎：

錫女姁姁，鼎歲用成。

𠄎

晉侯蘇：

天下文，未歲弗賞。字与毛公鼎文相近，而畧有損泐。

𠄎

國差鐘：

國差立事歲，歲丁亥。

𠄎

陳猷簋：

陳猷立事歲，歲月戊寅。

𠄎

子禾子釜：

口口立事歲，歲月丙午。



此有字當讀
久是非能

靜書有歲字，凡二見：



頌王歲施之經第一片

年歲口

王國

年日維年

年未



明三三五片

羅氏據第一例釋歲，云：『步成聲。』以古金文諸歲字及卜辭第

二例索之，成聲之說雖而有可商，然因歲字無疑也。有此可證

殷代已有歲字。惟惜此二例殘缺過甚，不能明定為何義。第一例

釋歲

二

音在太朱
婦作陽文
其

第三行之。年月餘事。以下辭記月餘之恆例推之。當為庚午月
餘事來。第四行亦見辛未字。其明證也。則第一行之。午歲□
字。亦當為庚午歲□云云。於同一片紀月餘。且同是一日之事。
則歲□云云。或係紀歲星之變。由於一夕之中有月餘與歲星之
現象。故王國。王國者卜以稽驗也。然僅此殘缺之一例。自不敢過
於意斷。且歲字之義除年歲與歲星而外。尚有當得推驗
者。

其一。毛公鼎之歲字。錫女胡以。用歲用政。

徐國師讀為錫汝蘇朕所用之歲。政讀為征。又讀為正。見政者定

吳大澂釋以為并。讀以為絲。歲如字。政讀為正。謂周禮。太史

正歲年以序事。頌魯朔于邦國……即用歲用政之美。

見金縢

雖始讓讀或為儀。說文儀。送也。言賜汝之曰儀也。讀歲為成

讀政為征。

見金縢拾遺卷下

今案三家之說以稱為近是。吳陳皆非也。魏季子句盤有。錫用成
用政。江表方。卽禮家所謂錫斧鉞。專征伐之意。詩大雅抑之。終
爾車馬。弓矢我兵。用我戎作。自遏空方。齊侯錫鐘之。金錫女。車
為我兵……女以戎戎作。與此為同創語。鼎之用歲用政。卽用戎
用征也。

以字固非舟。然亦非朕與儀。古文朕與儀本以此作。卜辭亦有

朕字。作朕。若以。與金文同。僅以字所以者不作肥筆而已。凡金文

肥字作者卜辭例不作肥字，蓋圖刀筆之便也。小篆始變作𦵿，許
書云：𦵿，我也。𦵿，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謂：朕當以訓北為初祖，
故象兩手奉大形而以舟。大所以作龜，數九，舟所以承龜。訓我者，殆
豫起之諱矣。余案𦵿本訓北為說甚遲，然謂一以爲象兩手奉大形，
則猶沿小篆字形以為說，一一均非大形也。余以爲乃象兩手奉斧
形，字与父之作，古文若一，中皆同意。父乃斧之初字，百器時代，
男子持石斧，即石斧之象形以事操作，故孳乳為父母之父。古之父母，皆稱男女，今人稱
母，即其遺意。許書謂持杖，羅書謂執鉞，皆非也。此象雙手奉斧，
朕之初字。𦵿字从此，乃持斧以禦寇。金文有从八作𦵿者（此部遲將
元，魯公而齊侯既辟侯臣辟侯盤均从八作），八即示分別之意。小篆从

大，殆由此訛變者矣。

且以聲而言，許書：駢羽獵韋羊，以覺并聲。重文作𦍋，曰：虞

書：鳥獸韋毛，以解衣。駢讀而隨切，聲在東部，東陽二部古無

通韻，則存自宜讀兵。且許於駢字不云从衣解聲，於𦍋下亦不云

从舟并聲，正許不讀并為駢聲之明證。併乃𦍋

李良父蓋集西
兩字如此作

之省，乃駢聲或駢有聲，拊槌之槌者，即方古，槌其槌，而曰槌。

亦駢聲或駢有聲之字，今書於併下注云，从人并聲，於𦍋下注云

从木并聲，皆漢人所改也。又如遼，遼字許書雖不云并聲，然以

是部各字例之，其宜為聲，遼之从并聲，猶駢之从并聲也。其猶

以作遼，亦不省者，猶併字之訛耶？許書此字古文作𦍋，从人并

平，与倚字極近。

要之，戟乃古兵字，鼎言，錫汝鉞兵，正与用歲用政，相對應，与詩之，修爾車馬，与矢我兵，齊侯鐘之，余錫女車馬，我兵，語例全同。毛詩鼎亦有車馬之錫，且言之甚詳，請參照原銘。

如戎之為兵，則如歲之元，當為戎。

其二，子禾子谷歲字。

此套歲字作以，以國是辨，陳獻奎例之，自是歲字無疑，但此不从步作而作二點。余以為此乃戎字之列構也，古戎之存世者於斧身之中央部每設一圓孔，按其意殆於不用時以便懸掛於壁，以其處乃重心所在，設孔懸掛之則無飄搖墜落之患也。點即此圓孔

之象形。點而二者。蓋方石透視之。故成二也。是則子禾子釜乃用戌為歲。

其三、丁卯斧之歲字

周金文存有丁卯斧。

原題傳後斧。見卷六第一一。考。器藏吳興周氏云。

銘凡六字。三行。

左二字曰「丁卯」。中一字曰「鑿」。右三字曰「歲丁卯」。鄭安讀為「歲」。

丁卯鑿後同。謂「木」字疑作「字」之變文。又謂。是器以「支」干紀歲。與

「齊國佳鏡」同例。古器稀見。案此未得其讀。說自疑謬。漢以前無

以「支」干紀歲事。

詳見釋文下篇。

古器中有疑似之例。如阮元以宋政和禮器

之「甲午鑑」為「秦器」。孫詒讓已辯之。

見古器拾遺附錄。

國器之圖。差

五事。歲成丁亥。以陳敬及子禾子釜例之。而當以歲為句。歲其月。

丁亥其日。自許漸誤讀。歲歲丁亥為句。故有壬子紀歲之說。傳至國
雖已辨之。見說文別集鄭氏之誤。與許氏復同出一轍。蓋銘乃古行。
當讀為「司目傳歲。丁卯。」司目乃傳器者之名。歲乃所傳之
器。丁卯乃紀日之干支。此銘文通例。決無第二讀法可有也。司字
或居亦
非後字此器為斧而銘之以歲。是又歲歲通用之鐵證矣。

古者歲歲本同部。凡同部之字均可通用。則歲歲通用圓無足異。
然余之意更有進者。則歲與戌古本一字也。許謂歲字从步。顯亦
因之。然如歲果从步者。則當作𡇗。若歲不應置左右二足。形於戌之上
下而陽裂之。古人造字無是例也。依余所見。𡇗與𡇗實本同意。
成之圓孔以備掛置。故其左右透通之孔。以人喻之。恰如左右二足。

是則二點与左右二足形(耑)之異。僅由象形文變為會意字而已。故
从步之說有語病。詳書以五星為五步之說解之。尤非其朔也。要
之。歲或古本一字。因後用歲以為年歲或歲星字。故二者遂致
分化也。

然則年歲字与歲星字孰先？曰既知歲本戌之利體。則必先
有歲星而後始有年歲字。因用戌以表示歲星之意有說。如無
歲星之階段。則用戌為年歲字之意無說。

歲星運行於天。自地上視之。每歲縮不定。而光度亦若明暗無
常。古人甚神異視之。如巴比倫與希臘等國均於歲星賦而以至上
神之尊號。巴比倫之歲星神名Marduk。希臘之歲星神名Zeus。均至上神也。而巴比倫以子頭

史記天官書此書本多傳訛謂歲星歲次以下生天棓。星天棓
天棓除星而外。歲之變形均為天棓之象。則歲之為歲。大可想見矣。
且歲星主伐。天官書云。其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漢人主伐亦
歲本為戌之一證也。

準此可知用戌以表示歲星之意。優有可說。由歲星再孛乳而為
年歲字。則直二五而一十矣。何者？歲星之運行約十有二歲而
週天。古人即於黃道附近設十二標準點以觀察之。由子至亥之
十二辰是也。歲從一辰而歲歲。故歲星之歲孛乳為年歲之歲。
說者或謂五星之觀察盛行於春秋之中葉以後。古人之星歷知識當
無是詳密。故木星名歲當屬後起。然而依余所見。則頗不其然。

十二辰文字於卜辭中使用最頻繁，且其文字之構成與已比合之古十二宮圖相一致。此事即使尚有致察之餘地，然於卜辭中已有年終置閏之事以為陰陽歷之調和，已有月大月小之分以求朔望之一致，謂殷代於歲星之存在及其運行無所見及，殊屬不合事理。故余意歲星名歲，殊合原人之觀照，而歲星名木，則往後五行之說之所波及也。

年歲字之使用，爾雅謂始於夏代，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唐虞夏本屬神話傳說時代，其時文字之有無尚^{未詳}此說殊不足信。特歲字之使用為時頗古，則由此可以約畧窺知也。殷彝中未見歲字，卜辭雖有歲字，而辭殘泐不明，然有以點作

之說字用為祭名者其例多至不可勝數。今摘錄其字形之特異者若干例如左：

□□卜貞王賓^亡。林二卷廿九葉十一片。

辛未卜貞王賓^亡。同卷二葉五片。

丙申卜貞王賓夕^亡。同卷一四一三片。

丁酉卜貞王賓父丁^亡。王賓叔^亡。同卷八葉十一片。

癸亥卜貞王賓兄庚^亡。同卷七葉七片。

癸酉卜貞王賓^亡。父丁^亡。三牛(下卷)。同卷十九葉十四片。

壬申卜貞王賓^亡。二牛叔^亡。同卷二片。

辛酉卜貞王賓^亡。同卷十片。

廣寧下行貞元廣月是日同八景

丙午卜父丁福夕日一宰同世三景七片

□中卜世卜日于社率就通二景七片

凡此均是改字以子禾子登付字案之字均即歲字。墨子明鬼

篇引古云「吉日丁卯國代祝社方」

孫詒讓云：當為周代祝社方。國用祀

卜辭於祭無稱代若干歲于祖若考

若考作考據此校改以延年壽。殆所謂歲

祭也。各語有一事，与此文例全同。

「戊辰王在新邑烝於歲。」大上解牛一武王解牛一。

此与「辭」可為互證者也。祭名曰歲者，殆因一歲舉行一次而

然。王經漢書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祖，時享

卜祭言代若干人
行未授人以祭見
卜辭通纂第廿
九片于解牛一
批。

及二祧。歲祫及禴禴，終禘及郊宗石室。

據藝文類聚，初禘此以日月時，載祀太平即禘所引。

對主則祫當歲行，終疑是十二歲。禮家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制

禮後起。又於本合祭，卜辭言歲者雖亦有合祭之例，然大抵皆特

祭也。且如王制云：天子犴禘，祫禘，祫燕，鄭注云：凡祫主歲

春一初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之服祭。此謂有祫之歲，春祭之禘

單行，故春季三月中於禮不應有舉行歲祭之事，然卜辭歲祭

據余所見則幾於月，均可舉行，此乃禮制之不同，所謂代有因革

者矣。且同唐周代，於禮亦未盡同。如洛誥之：庶祭歲，庶祭在

歲祭之前，當於王制諸侯之禮之：庶祫，非所謂天子之祫燕也。

卜辭歲祭之有月繫者凡若干事，並揭之如下：

物以類聚
勿以類聚
勿以類聚
勿以類聚

(上缺)貞翌日酒獲口如月 一月。周七卷廿二葉四片。

辛卯卜即貞王賓暨不雨 貞二字 二月。後上廿七葉十二片。

(上缺)貞(缺)庚日寧教亡之 存三月。周三六八月。

生于妣辛同日其至(缺)祖 四月。前一卷廿六葉六片。

丙申卜行貞父丁日物在五月。後廿六葉七片。

癸亥卜次貞王賓口口日亡(上) 六月。周四二八片。

己酉出牛時 七月。前七卷廿二葉二片。

丙申卜貞卓算時 廿甲二字 歲一牛于宗周 八月。後上廿七葉十一片。

甲寅卜旅貞翌乙卯口日 甲二字 口廿 八月 在唐。周八四片。

乙卯卜行貞王賓后祖乙日 寧亡之 存九月。後上廿七葉十五片。

庚午。族自王賓妣庚。亡。右九月。一七片。

庚辰卜貞來丁獲寢寢出爲一字
 與我爲一字
 甲午十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丙寅卜即與翌丁卯父丁日勿牛十月。
儀示景三年。

年表上卷聖壬子示玉十月南一卷一葉二片

身已上者須聖甲申其生以旺血甲 十二月 明一三五

此除十二月之例未見外。殆無月不可以舉行歲祭。祭各語之一

創本稿。在十有二月。然此乃十有三月之誤文也。國曆年三月

三月有丙午。十二月不應有戊辰。前人或以有閏月說之。然閏初

置閨堂在年木周代彝器中極屢見十二月之文可證也。

據上所述余之所見可得數端：

一、歲或古泰一字。

二、古人尊視歲星，以戌為之符徵，以表示其威靈，故歲星名歲。

三、由歲星之歲始，孽乳為年歲字。

四、入後歲與戌始分化而為二。



釋支干

一 支干表

支干之稱，東漢以前無有也。古人稱十干為十日，稱十二支為十二辰。至氏傳曰：日之數十。又曰：天有十日。
上見四五年周官：為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
凡按：按氏掌歲大鳥之果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十有八星之號。

周書有五行生勝之說，出日辰與五行相配，遂有母子之稱，在兩

天文訓。數以甲子始。子母相求。史記律書稱。母十二子。

由母子之義。復而為幹枝。白虎通。甲子者幹也。子母者枝也。

由幹枝而為干支。王充論衡。甲子有支干。



支干之用於古。亦有別。後人以支干紀年。古人以支干紀日。

支干紀日之最古。而最多見者。當為卜辭。尚書皋陶謨。有年。

壬戌。甲子。一語。然文乃後世儒家所託。周易之先甲子。後甲子。

又。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其曰在卜辭後。他可無論矣。

卜辭數萬片。載於無片不契有支干。更別有支干表多種。其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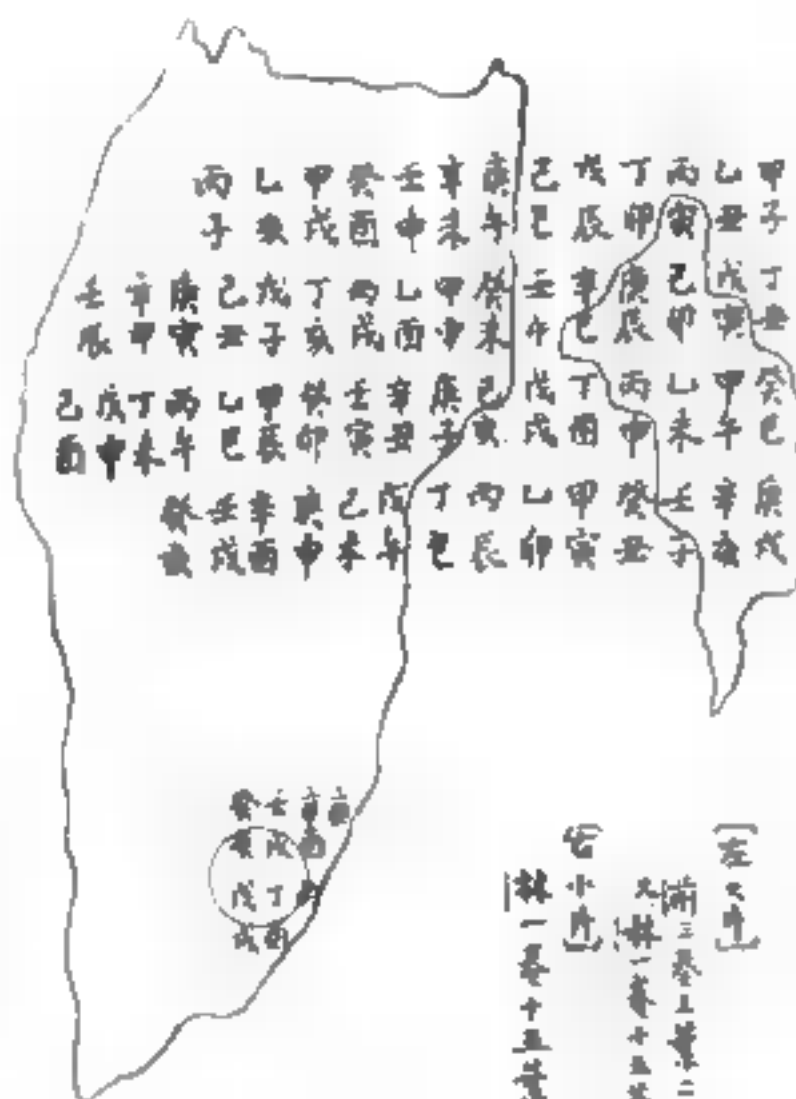
干之因託。繁不能不制出簡明之一覽表。以便查檢也。

此類殘闕十四字。然由甲子至癸巳終而復始者。再為事正異常明著。此非斷續或零割二語所能說明者。余因疑殷人初創月份時。每月規整三十日。無大無小。故以十日與十二辰相配。僅遺三句而足。以此。故有此多數三句式之支干表存在。入後始配足為一旬也。惟於癸巳上至甲子之文。而五下辭亦未見。故不能斷定。

其六句式者。方式與前列之三句式全同。即一行十日。六行六句。行列異常規整。此一見即可知其為。實用之目的而製刻者。用以便於極點日數之干支也。是知此等骨片。當係羅氏所謂骨簡。蓋以其內容確非紀卜而係文書。則殷代其他之文書亦當有契骨之事。恐安陽地底尚有一古代圖書館存在矣。

六句式之支干表亦有不規整者。余所見有二例。其一分為四行。橫

行已破碎不全，僅存大小二片，而不相連接，然由其字體與干支之排列，確可知其為一片之折，今仿其形式重之如下：



〔左片〕

前二卷上葉二片。

又前二卷十五葉二片，刻出。

〔右片〕

前二卷十五葉七片。

此式殊不合於實用，各家著錄中亦僅此一見而已。大片下端之一小集字，因次序倒逆，蓋先刻下列再推而上者，今割刻解之先後佳如左：

其二則六十字，實行直下，中雜以月份之名，其原片如次：



(溫州二景五景)

此片刻文頗奇特，自第三行以下，除第四行倒數第三字有一「二」字外，餘均缺刻橫畫，其中亦有一「二」字，今譯補之。
文六
右行

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戊午庚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
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
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
丁未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二月
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三月甲申乙酉丙戌
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
月一正曰八八八八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

案此指當時之時憲書也。若即中國最古之時憲書。月一正者

即一月又名正月。卜辭兩用。八八當是食字之缺刻。橫畫者卜辭

食字有作食者。

後下廿六
量七月。

从食之缺字作

前四一
量十月。

缺其橫畫則為八

矣。其下一字為參。月一正曰食參。即月令孟春之月食參與羊。

也。第四行二月。下一字為父。父乃斧之初字。又其下一字

即第五行
第一字。

不識。然其字似本。要當為二月中之行事。此外尤有可注意者。則一月二月均各規整三十日。且一月初甲子。二月初甲午。此亦古歷每月規整三句之一證據。蓋一月二月本可連大。然如月有大小。則不支之秩序與月份當有參差。元旦適逢甲子。為事頗不易也。惟此片有以為乃鍊字之習。任意契刻。無足輕重者。余則頗不謂然。蓋鍊字。固可備一說。然鍊字不必即是任意契刻。鍊字之時當有底本作根據。其所根據之底本則當如存世之大小夏政之類。故鍊字說未足以破余之古歷說也。

然卜辭已有年終置閏之事。則月份自當已有大小。此由下列之二片約畧可以推證。

□□卜 癸未卜即 癸酉卜即 癸亥卜即
 □貞旬 貞旬亡 貞旬亡 貞旬亡
 □既月 既一月 既一月 既一月

(右戰世九葉五片)

癸未卜即 癸酉卜即 癸亥卜即 癸丑卜即 癸卯卜即 癸巳□□
 貞旬亡既 貞旬亡既 貞旬亡既 貞旬亡既 貞旬亡既 貞旬亡既
 右正月 右正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右戰同葉三片及四片二片乃一片之折)

由上月一正一片，知正月起於甲子，有癸酉癸未癸巳三片，而此二片
 於正月中復有癸亥癸酉癸未，如月份為規整之三十日，則此事不能
 說明，故僅此三片即可證明於殷虛時代入後已有月大月小之分，惟
 其月之大小如何配置，則尚無法徵考矣。

之分配。此其所可知者也。大概中國舊有曆法即淵源於殷虛時代，張守節史記正義於殷本紀中引古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從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五年，更不從都。在六七百年間有此自然之進展，自理之所當然者矣。

由卜辭支干表及紀日之支干可約畧考定古代之曆法，已如上述。然支干表之可貴尚有進於是者，則以此多數表列之出，得以確知三四千年前古支干文字之原形。其原形有為後人所不能夢想者，亦有於金文中自宋以來即成為問題之字至此始渙然冰釋者。有此支干表之出得以通讀卜辭，得以通讀金文，有此支干表之出，得以就支干文字之原形，以解釋其意義焉。

關於亥子之解釋，自漢以來如淮南子，如史記，如漢書，如說文，雖均有所嘗試，然皆據後來之字形字義以作望文生義之臆測，故了無一當。今幸乃於三四千年後得見三四千年前之古文，雖僅寥寥二十二文字，然此中正有極重要之關鍵存在，此余所以為此釋之動機也，今請分別條次之。

二十日

古人謂天有十日，其傳說之梗概見於山海經。一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海外南曰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生，一日方出，皆載于鳥。大荒東經

此子齊物論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此為齊語。

淮南本經訓云。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猥爾鑿齒九嬰大風

俞樾云高注曰大風風伯也。猥爾人應會。此下當有。猥爾

猥爾鑿齒九嬰大風

為四字。而今脫去。文選劉孝標解命論注引高誘曰。大

風猥爾。是其證也。云云。宋大風即大風。猥爾字均作猥。此古代神話。猥爾為風

神所多通。通之。大風傳記即其牙遺。大風即大風。猥爾字均作猥。此古代神話。猥爾為風

猥爾字均作猥。此古代神話。猥爾為風

猥爾字均作猥。此古代神話。猥爾為風

猥爾字均作猥。此古代神話。猥爾為風

猥爾字均作猥。此古代神話。猥爾為風

然此十日傳說要亦不甚古蓋其產生必在數字觀念已進展於十而後可能。古人以三為衆數數如十殊非易。今之落後民類中猶有以七為最尊者。山海經又云有女子名曰義和方浴日于甘淵義和帝俊之妻生十日。王國維云帝俊即帝喾。先商稱帝喾為殷人所自出則十日傳說必為殷人所創生而以之屬於其祖者矣。

有十日迭出之傳說故有以十日為一日之曆制。殷人月行三十分制為旬國人月行四十分制為相去為既生霸為既望為既死霸。王國維說見生霸死霸考四分則大抵為七日故周易曰七日来復。四。婦喪帝勿逐七日得。說四。德喪貞婦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東均以七日為來復。此亦十日傳說之旁起於殷人之一旁證矣。

然則甲乙丙丁等十干文字其研究當為何耶其後十日之專名抑係一旬之次第？二者之孰先孰後雖未能斷言然有可斷言者則二者均非其初此事請就十干文字之本身以申論之。

中、學文作十，金文亦同。

上管文作「若」，金文亦同。上管作「

而滑文作四者以全文則或實之作四者

作史(唐陸贄)書田(李商隱)李商隱

了。管文作口。金文則大抵實之。作●

[illegible]

案此四字為一系統，乃最古之象形文字。尔雅釋魚曰：魚枕謂之丁。

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乙之象魚腸，丙之象魚尾，可無庸說。魚枕者

鄒汪云。枕在魚頰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此以篆文為說。自非

其初。今案。統或係字之訛。而丁則當係睛之古字。睛字古籍中罕見。詩書亦不載。惟淮南主術訓有。達視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分寸可得而察。注曰。睛。目瞳子也。丁之古文既象目瞳子。丁睛古音同在耕部。後世猶有。目不識丁。之成語。則當是。達視不能見睛之古語。知丁之為睛。為瞳子。則魚睛亦勉強有說。蓋以魚睛大而又在頭之兩旁也。要之。乙。而。丁。均為魚身之物。此必為其最初義。蓋字既象形。而義又已廢棄。正其為古字古訓之證。

甲亦魚身之物也。魚睛謂之甲。此義於今猶活。爾雅之鰓。乙。而。丁。而不舉甲者。亦正以甲義猶存。無須釋及耳。魚睛之象形何以作十。此殆示其四鱗合之一之處也。骨文魚字作。若。均以十為魚睛之

象形。現行隸書作魚，亦猶存其遺意。又甲之別義如草木之字，甲、戎、器之甲皆得由魚鱗引伸。故如魚鱗為甲，亦以甲之最古義。

故甲、乙、丙、丁均為魚身之物，其字象形，其義至古，與後世一切附會之說迥不相侔。其餘或已、庚、辛、壬、癸則又別為一系。

戊，骨文作，金文多作。小篆作

己，骨文作，金文同。小篆作

庚，骨文，大抵作，金文多作。小篆作

辛，骨文作，金文多作。小篆作

壬，骨文作，金文多作。小篆作

癸，骨文作，金文同。小篆作

書此六字均係器物之象形。且多係武器。今請分別敘述之。

戊象斧鉞之形。蓋即戊之古文。許書：戊，戊也。从戊亦聲。段注云：大

雅曰：平戈，戊，楊。

劉向書

傳云

戊，斧也。

楊，鐵也。

依毛傳

戊小於戊。

楊乃得戊名。

左傳：戊，鉞也。

文公受之。

案在戊

於戊之說，是也。古音戊，戊同。在出部。故知戊即美戊。

中二支之戊則戊

也。金文皆大均作戊。

義之戊形，實有大小之別。

己者，惟之鐵也。

此由第字作隹，隹字作隹。

叔字作中，中者，中。

可以知

之。骨文叔字羅釋云：字从己，象乃形。

己者，惟之鐵也。此由第字作隹，隹字作中，中者，中。

之。骨文叔字羅釋云：字从己，象乃形。

己者，惟之鐵也。此由第字作隹，隹字作中，中者，中。

之。骨文叔字羅釋云：字从己，象乃形。

之。骨文叔字羅釋云：字从己，象乃形。

之。骨文叔字羅釋云：字从己，象乃形。

故假借為叔。已後轉入宀部為𡩂。故叔又讀為市。古書不叔與不市
而通。按其初字則固同為市或市之雄也。

庚字小篆作而于奉干之形。然於滑文金文均不相類。金文更有

作者。如大庚鼎。

自禽地。永十四年。原誤作大平鼎。

作者。如西之。此以庚

宗彝。此二庚字與中之一圖形大字極相似。如字。此據內

二銘文之與。

獻作大平與尊之。又女歸自。又事。此

有此文。亦有單以此文銘鼎者。前人釋為庚而二字。吳大澂以為

从庚从丙。當係古禮器。象形字。且受命時所陳設。余素此即古

庚字也。文既象形。不能言其所以。其下之丙字形蓋器之鐫耳。觀

其形制。當是育耳可挂之樂器。以聲類求之。當即是鉦。說文鉦。鏡

也。俗於柄中上下通。以金正聲。又。鏡小鉦也以金克聲。軍禮卒長執鏡。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鏡止鼓。鄭注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遷曰。鳴鏡且卻。合詩鄭二家之說。以求之。可知鉦鏡一物。特器有大小而已。二家雖未言有耳。然既言無舌有柄中通。執以鳴之。則有耳自是意中事。故鉦之形制通于此。合其或名鏡者。殆取其搖而鳴之也。形制既合而鉦從正聲。在耕部。与陽部之庚聲極相近。鉦鏡例當後起。則知庚蓋鉦之初字矣。

庚之本義其失甚古。後行之義如庚更也。續也。造也。或堅強貌。漢書大略。橫貌。漢書大略。與鉦義均無涉。蓋出自假借也。从庚之字有康字。小篆作康。从米。云。糠之省。糠曰。較之皮。然古文康字不从米。卜辭之康

經丁或康丁

商史佚書作蕭

若蕭

見金文

金文亦同。如某伯壺大殷之康

蘇也。方作蕭。伊說之。王石園康字作蕭。文既不从米。意亦絕無康義。

然羅氏猶沿許書以為說。以康下之點作為象鼓皮碎屑之形。此語未必

然也。康字訓安樂。訓和靜。訓廣大。訓室虛。只室虛之義於鼓皮稍可牽及。

其它均大相逕庭。無由引伸。余素以康字必以和樂為其本義。故暇閱帝

王即以其字為名號。練乃後起字。蓋从禾康聲。古人同音通假。不必康

即是練。大凡和樂字古多借樂聲以為表示。如和奉小室。樂本融樂

之表。又如喜字从立。

古歡字

蘇銘字从龠。雖字亦本樂器之名。然則康字

蓋从康。康亦聲也。康下之點撇。蓋猶影之作影。若影。言之作若。若。見

是則康康二字可為立證此實僅存之一例矣。

車字頗有異議。說文有𨋖、𨋗二部。𨋖云：「𨋖，車也。」
而以𨋖、𨋗、𨋘、𨋙、𨋚五字隸之。𨋖云：「𨋖，車也。」以𨋖、𨋗二
古大上字讀
若𨋖，而以𨋖、𨋗二字隸之。王國維釋辭下云：「羅參事能遠書
與考釋有說云：說文分𨋖、𨋗為二部，𨋖、𨋗只有𨋖字，凡十干之𨋖
皆作𨋖，古今大始有作𨋖者，其實本一字。許君以𨋖、𨋗二字隸𨋖部，
而𨋖部諸字若𨋖、𨋗、𨋘以下無一不令𨋖讀，不當分為二部。明矣。案
本義謂𨋖部自𨋖、𨋗以下諸字皆當入𨋖部，其說甚確。惟謂𨋖、𨋗
一字則頗不然。余謂十干之𨋖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𨋖，作𨋗，或作
𨋘。訓𨋖之𨋖又自為一字，其字古文作𨋙，作𨋚，作𨋛。此二字
之分不在橫畫之異，而在縱畫之曲直。何以證之？凡古文車、𨋖、𨋗、

章諸字，其義與平字相闕者，皆以平爲或平，其中通皆折而左，無
一以平若作章者。惟章字古，其說字平字在，又厥虛卜辭有平字，亦見。
前編卷五第二十一葉，即說文平字，說文高語相訶也，从口平，或平文
之平，亦或作平，蓋平考一字，卜辭辭字作平，亦其一證。今甲盤王
命甲政，即武庚四方責，即武庚，辭以高鳴，即篆文以高平之辭，政辭乃政
嗣之假借，知平乃平之繁文，有鳴又一字矣，有字當从說文鳴字讀，讀
如平，即天作辭字之辭字之本字，故訓爲平。

羅氏增訂考釋改從王說，於平字下云：古元平與平之別，但以直
畫之曲否別之。若許書平聲之辭之辭，金文皆以平，辭首之辭，卜辭
以平，以平，金文以平，其文皆以平，又古文平，平，龍，鳳，諸字

則金文于字重者二字从辛，卜辭中則重从辛，或从辛，或从辛，意均為
辛之或體。蓋因字勢而結中之耳。凡許書辛辛二部所錄之字，及部
首之辭，口部之字，皆應隸辛部。庚辛之辛字，形与辛之或體辛字
雖同，然卜辭与金文從無一曲其末重者，其初誼既不可知，則字形
亦無由可說。決于庚部之後，但立為一部可矣。又說辛即言字之或體，
意不能決，附此備考。

余嘗羅江二家均各有所發明，是補許書之缺，而以王氏辛為一之說
尤屬創見。然西羅氏辛辛為一之說，似亦未可以遽改。據余所見，辛辛
為實係一字。今在證明此說之前，請先列可疑者數字於此範圍之
外，其一為古音二字，其二為龍鳳二字。

古音二字古不從辛，其与辛類似之形，據古本作辛，或作辛，或

象龍脰之形以於轉和字中已詳之矣因之可知言高實錄一字。

龍鳳於卜辭有以事作者如龍作

龍五五是一

也。案此乃象龍鳳頭上之冠字當為說文轉首筆字之省。說文云龍首筆字

也。象筆藏相並出也。讀若泥。卜辭鳳字亦多从筆作者如鳳

鳳上十四

矣。

故言龍鳳均非從事者事之字其義亦判然有別。此於論字之先

自當釐而析之。於事方不至混淆。

王中平二字王氏分之以為不在橫畫之多寡而在縱畫之曲直。其

所引證於篆碑諸辭章諸字則特等言之。於篆篆古篆諸字

篆外

則以為。辛字右上一其左折之跡不可見。而屢請例外。此事正宜加以推究。
如辛辛果為二字。則豈要請字何不準高字之例。以示其重要之曲筆。
而必冠於字上。使与他字混淆。此其可疑者一。王謂辟章諸字。所以之
辛皆作曲筆。然事亦不盡然。卜辭有辟字。文四其於辛之。若。則其
一金文有辟。辟。凡此皆从辟之字也。而作直筆。又如章字。其
見於頌殷及史頌諸器銘中者。誠如王氏所說。中作曲筆。然如已
後說之作。辟。師遼方尊之作。辟。大段蓋蓋六章字。器文作。辟。作
。若作。蓋文三字與第三形同。凡此則均直筆作。與王氏之
說有異。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僕字。史僕壺蓋四字。蓋二字作
。此依王說則確係从辛之字。然而蓋文二字。則作。靜說亦作

楷，皆無懸毫曲意。此其可疑者三也。然此三疑正未易卒為一之。
證。且辛字二氏謂無一曲筆作者，然羅氏所編敝文存中有，以
辛爵下辛字作亨，正是曲筆。此亦未見原器，不能斷言其真偽。然
由字體觀之，似非偽器，是則辛字之結構，極盡圓可多可少，而盡盡可
曲可直，史籍極而言之則辛，辛，實本一字。

辛辛同字而異音，此亦有說。字乃象形，由其形象以判之，當係古之制
制。說文云，制，制曲刀也。一作制，制。王逸注哀時命云，制，制制，制刀也。
制制制制，實古之複音字。楊炎為疾，鬱，壹為切，腰為奴，道，推為終
葵，辛為不辛之類也。應劭注甘泉賦分為二物，之制，曲刀，制曲，製，五

同是則鑊之說則曲鑊曲刀是一非二。高誘注淮南子則利立異說其於鐵
真訓云。利巧工鈎刀。則規度利豈遺策也。所以利鑊之具。而於本經訓
又云。利巧則豈盡頭豈遺策也。則鉅尺。一人之說而前後互異。此其出
於臆度之明證矣。利則為利鑊之曲刀。然其為用自不限於利鑊。古
之簡篇亦用鐵利。故利則當申考工記。築氏為削之劑。削之劑長
尺博寸。今云而成規。鄭注云。今之書尺。是所謂曲刀者。其形殆如今之圓
鑊而鋒其末。刀身作六十度之弧形。以六十度六十度。平字。金文之作平
平字。金文之作平。即其正面之圓形。作平者。平者則縱斷之側面也。
如此則知平字。平何以為一字之故。且二字何以字同而音異。平許
書云。讀若德。古音在元部。此則利之音轉。利在歌部。歌元陰陽

對轉。故利可變為德音。才或為當如高請。讀若難。者。則從利或
剛讀。繫與剛同在祭部。剛在脂部。脂祭二部音最相近。脂真陰陽
對轉。則剛剛均可轉為真部之平音矣。由形而言既如彼。由音而言復
如此。則才平之為利剛或利剛。審矣。因利剛一名而二音。故才平終
邊利而為二字。更益之以才字之異形。如古生物學中之化石。此不細心以
考察之。固難觀其會通矣。

注由本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利。利剛。高注利剛已如上述其
注。利。由刀。幻刀。果此利字。與利剛並舉。而果此為利之剛。當有
利。利有刀義。在此當係泛指斧斤之類。又高之利。蓋其通夏
之說。施之於此。亦覺相宜。

字本為刑制，其所以轉為懲自辜之意者，亦有可說。蓋古人於異族之俘虜或囚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各歸其類而奴使之。湯誓之云「曰：見與棄，其牛其羊，其人天且日」，則繫其類曰天，此服牛引重之人當即被獲而割其額者，其鼻此古代虐待奴隸之真相也。其留存於文字中者則為以辜之重，妻僕等字。妻字骨文作，金文作，古文作，皆為。身字均在頭上，此與奴而天誅之女字，秋，作，皆有所有割。童字小篆作，意已形變。許書引籀文作，其從廿世以為古文疾字。案廿實象人之頭形，非疾字也。毛公鼎：金璽金璽之璽字作，童字與璽字同。皆生毀之。金璽金璽，假用童字作璽，以明當係頁之省。毛公鼎以童為動字，作，以目當

傳首之有。此外如从童之鍾字。於金文習見。大概均从首省。或頁省。是如籀文从甘者。實係傳首形之變。而童字所从之丰。与妻字同意。實在人首之上也。

僕字古亦从丰。此由上舉數例之金文。已可知其大概。卜辭有此字。其形作。羅氏揚此与金文諸僕字比較。並則正許。其僕折為二字之錯誤。与小篆从丰之僕。言之詳矣。惟言此字从首。則又未免因金文僕字有類似从首作者而致誤。余案此字下之字形。實有尾人形之頭部。从丰。蓋亦有此字。作。有尾戴丰之人形。与此全同。唯惜乎中所奉之物。畧有損缺耳。周金大抵均有去人形而改從人作或臣作。然亦有於从人之外。猶留存人形之頭部者。如提

鼎之由犧以謀田鼎之犧也。案亦是也。犧鼎則於人形之外更以人作犧形，上羊為羊，下羊為子，子即人形之變。此鼎銘文上言。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下言。維用止文父。曰乙賓尊。初者乃周制。曰乙則猶殷習。而中言。公錫穡儀。此為周初宋人之語無疑。制度習慣既異。一更替之現象。乃於文字亦然。此亦饒有趣味之事也。

觀凡上舉諸儀字均係於人頭之上以羊。此與童妻二字既同意。而於羊之上復荷留缶。故可知羊非純非頭上所插之裝飾。乃於頭上或額上所固有之附屬物。余謂此即黥刑之會意也。有罪之意無法表示。故借黥刑以表示之。黥刑亦無法表現於簡單之字彙中。故借施黥之刑具剗剗以表現之。剗剗即羊字。是羊字可有剗義。

易睽之天當即亨之假借也。事既得證義，故引伸而為羊態引伸而為羊態引伸而為羊態引伸。漢人稱司直者為刀筆吏。揆其初意當即滋陽於此。

僕字誤从犛作者金天亦有之。居伯虎說之。士田僕亨是也。

(此僕字據古錄誤摹作僕。今據 *Bongos antiquos de la China* 四四更正) 視此可知字之轉變不始於小篆矣。

去字余以為乃卜辭及銘彝中習見之字。若去字之轉變。蓋即鏡之初文。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鏡石捻引。索隱云。鏡謂石針也。去鏡同在侵部。當是古今字。

癸乃金之變形，字於古金中習見。羅振玉曰：「顧命、鄭注、厥篚，蓋本三鋒字。今金字上正象三鋒，下象著地之柄，與鄭注合。」
為戲之本字，後人加戈耳。見金文編案此說無可移易。如金之即戲，則知為金之即戲之變矣。

由上戊己庚辛壬癸之釋，可見戊為戚，己為殳，庚為鉞，辛為剗，為削，壬為鋸，癸為戣。除辛壬外，戊於金部均屬兵器，而辛壬亦及於之類也。故此與專屬於魚身之物之甲乙丙丁，顯然成為二類，更顯然為二個時期之產物。甲乙丙丁當屬於漁獵時代之文字，而鉞戚戣剗非金石併用之時代不能有。
^上戚戣削之為金為石雖不敢斷言，而鉞則決當為金器。由他項考古

學上之證明殷代確已有青銅器之証。由此十干文字之後六字恰相合。用此六字主中當為殷人之所補造。

事尤有可注意者則甲乙丙丁四字為一系，戊己庚又為一系，與數字之一二二三為一系，五以下又別為一系者，其文化發展之歷程皆同。故就甲乙丙丁者實古人与一二三三相應之次數，猶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之戊以下則於五以下之數字觀念發生以後始由一時所創制，故六字均取同性質之器物以爲比類也。此疑於卜辭字正有可徵。

殷之先公自上甲微以下，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均以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爲序。王國維於卜辭發現二折片，合之其文

為「乙未酒餼品田十」三三三三示壬癸三六丁十太甲十
見前法見則正以甲乙丙丁壬癸為序。王氏獲此得以確證上甲以下
王續考諸人名得以糾正二千餘年來史記諸書之錯誤。乃更進而言曰。據
此次序則首甲次乙次丙次丁而終於壬癸。與十日之次全同。疑
古人以日為名號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
下後。定祧典名號時。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
之次乃適與十日之次同。否則不應如此巧合也。王氏所疑乃古人以
日為名號之通乎問題。然則有一事可注意者。乃古人以甲乙名日之
前。曾先以甲乙為次數。

十日傳說。須於十之數目觀念發生以後始能有。於十之數目觀念

發生以前。甲乙丙丁四位次數之觀念。自當先行存在。基數
進化至十。故次數之甲乙亦補充至十。

十日傳說乃對於自然現象之一解釋。太陽日出日沒。世不知所
自來。人不知所向。而日之周旋。古人對此甚難理解。故創為十日之說
以解之。此以今人觀之。誠為怪誕不經之談。大不合於科學之所召。
然在古人則適為古人之自然科學。古人之天文學物理學也。
古人對於自然現象。實難解釋。實非易事。故此可斷言甲
乙實先於十日。甲乙本為十位次數之名。有此次數。於十日傳說
發生以後。乃移之以名彼十日。十日為一句之周法。規定當又在傳
說以後。蓋必先有彼初步之自然解釋。而後始移之以定曆法。至以

生日為名號，其事自當更在其後。

由文字之性質而言，十文字至少有半數以上當創制於殷人，由傳說之性質而言，十日乃帝俊之子，實當出於殷人所構想，故以十日為旬之制當始於殷人，十日旬制既始於殷人，則以日為名號之事亦當始於殷人，始於殷之何人雖不可得而知，所得而知者，則殷以前不應有以日為名之事。古史中載夏有孔甲、履癸，果有其人時，則甲癸之義要亦不過魚鱗第一、與三鋒矛之類耳。關於十日，所能知者大畧如此，大抵其文其事皆出於自然，發生而無絲毫神秘及外來之痕跡。

(後上片第十行)

(後下片第十行)



通記

此骨之截右大半已被
發現詳見殷虛書契
第一一二片

一九五三年二月記

有即王氏所發明之二折片。王云：此中四、十、日、三、者，蓋指牲

宰之數。上甲大丁大甲十，而其餘皆三者，以上甲為先公之首，大

丁大甲又先王而非先公，故殊其數也。示癸大丁之間無大乙者，大

乙為太祖，先公先王咸均合食於太祖故也。近蒙燕京大學李容康

數枚拓寄一片，於江疏又得一證：



此片
為江疏
所藏
拓寄

此例至奇，為卜辭所已著，亦書之中所未見，其殘缺處

三十二辰

十二辰之問題，與十日別大相懸異，辰為何物，古來已異說紛紜，迄今亦尚無定論，惟於卜辭出土後，有可斷言者，則十二辰文字於殷虛時代已有使用，且其字形與後人所沿用者頗多出入，從可知後人望文生義所加之解釋，多不足信，故甲骨文字在解決此問題上實為開出一新闢之境地，羅王諸家雖識其字而未深究其義，今請申而詳之。

子

說文曰：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曰為稱，象形。：川子，古文

子，从儿，豕聲也。豕，猶文子，由有髮臂腫在几上也。

卜辭第六位之已作子，此第一位之子則作出若豕。

趙誠有云：此豕與子同。

形然以此二金文辛巳、癸巳、乙巳、丁巳均作子，而召伯虎殷，四月甲子，

作豕，傳自之。在五月既望甲子，作豕，羅振玉曰：豕與子許書所

載，猶文子字頗近，但無兩臂及几耳。召伯虎殷作有臂而無几，与卜

辭字畧同。惟豕山等形則亦不見於古金文。蓋字之有畧急就者，

豕傳自字與許書猶文極相近。唯下以者非几，仍為兩脰，蓋於臂

脰之外有衣形也。疑許之猶文乃由此訛變。

要之，猶文豕字与篆文子字在古實判然二字。豕豕限用為

十二辰之第一辰，其外尚未見有使用者。

字國語有，而國及殷，此卜辭与此相近，乃人云。

出土後所提出之一新事實，然亦一耐人尋味之新問題。問題為何？曰十二辰中古有二子。

廿

說文：子，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日加丑亦舉手

時也。骨文作。

類編有十四種異形，然均大同小異。

金文大抵相同，而都公

誤作。庚藏南作。案此實象爪之形，當即古爪字。許書以十

二辰配十二月，此當於下推究之。其四日加丑亦舉手時，則又以

十二辰為十二時，於事更非其相。蓋十二時之分直在前漢之昭

宣以後也。

要之十二辰第二位實為爪形。

寅

說文。寅。屬也。正月。易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金而強也。象以不
達。寅寅於下也。……參古文寅。此說寅最奇強而無理。許氏如

曾見殷周之真古文者。絕不至作如許之誤說。字義皆文作。金者金

類地有金。一類其形均象矢者。為矢形。有作金者。象二手奉矢。僅

然以此二種為最近也。一見。一見。金中其為激然者。則作二手奉矢之形。如成寅。久丁

漸作寅。中寅久發。自作寅。是也。入國以後。字形頓變。如師金

父。將之。庚寅作寅。師廷將之。庚寅作寅。無其親之。壬寅作寅。蓋

燕之象形也。矢形訛變而為燕身。兩手訛變而為燕翼。蓋

文字由此而變。蓋將燕首離析而為六。燕翼訛變而為日。其

古文亦燕形之變。晚周器如陳獻王之成實作。形極相近。下从
之土字。疑當在字中。如前伯盤之。蓋象燕之身。疑
從人平。去黃求啟上出。之語而改移於下。

要之實字之最古者為大鼎。大鼎與大形。上引射同意。漢書
律歷志引達於實。故有急進皮敬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實車。先啓也。周曰元戎。先良
也。實與去實。進也。爾雅釋詁下云。實進也。又實敬也。尚書實字
史記多引作敬。如帝典。實實出日。五帝紀作敬道。出。又成衣惟實。
作。成衣惟敬。無進。嚴恭實畏。孝周公世家作嚴恭敬畏。蓋失乃急
進之物。而取則古人以之觀德者也。

卯

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大門口。
古文卯，字於骨文金文均作卯，骨文有作卯者，僅一見。明此者
九詩書所載之古文，絕未有見。

卯於十二辰之外，卜辭屢有卯幾字，卯幾牛或卯幾羊之文，
蓋用牲之法。羅氏曰：卯之讀不可知，然觀卜辭所載，每云貞幾牛，
幾幾字，卯幾牛，或云貞幾牛，沈幾牛，卯幾牛，別卯于亥，幾沈則
卯者，當為屬於廟之牲矣。考釋下王氏曰：卜辭屢言卯幾牛，
卯義未詳，與癸、沈等同為用牲之名，以音言之，則古音卯與癸、
部、柳等字篆文从卯者，考此卯骨文亦字，乃卯之古文皆从卯，疑卯

即劉之假借字。釋詁劉穀也。漢時以孟秋行鉅劉之禮。亦謂秋至始穀也。漢書五十二氏於此用鉅之名言之頗詳。然於義終不可確知。此乃出於假借。與十二辰卯字亦不相屬。

辰

說文辰。農時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農時也。物皆生。从二。巳。象芒達。厂聲。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辰。古文辰。又於聲字下注云。辰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疆上。飛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為辰。田條也。

許氏此釋固甚支離滅裂。然辰之含義自古分歧。實有難於

通雅卷之六
七
此當讀為辰。即農辰安在之辰。又如曰。今之師不言。則當讀為身。此外如農自三農字均作思。師農諸農字亦作思。皆以此作者也。準此三變以通雅校二
常。余以為辰字古之耕器。其作貝亮形者。蓋農器也。淮南記論訓
曰。古者創耜而耕。厚金而耨。其作聲折形者。則為石耒。木耒。銅耒
也。南方藤州鑿田。以石為刀。此事古人習用之。世界各民族之古
代均如是。通雅於河北北部亦已有石鋤出土矣。於貝亮石片之下
附以提手。字蓋象形。其更加以子形。是形者。則示操作之意。足形
而附有熱酒者。蓋象耕耨之挽。汲帶水也。故屨字在古實辰之別提。
惟字有兩讀。其為耕作之器者。則為辰。後變而為耨。字變音

亦与之俱變。其為耕作之事則為屮。屮者。屮與農之初字也。屮乃象形字。与卜辭農字作屮者全同。由音而言則屮與農乃係東金易對轉。故屮與農古為一字。許釋屮為陳仲復生者非其訓矣。

要之辰本耕器。故農、𡿨、𡿨、𡿨諸字均以辰。星之名辰者。蓋星象於農事大有攸關。古人多以耕器表刻之。由字之極大故大為大辰。伐為大辰。伐字之極大故大更進而舉凡星象皆稱為辰。辰又轉時日之通稱。於是而耕器之本義遂全晦。

又辰與農在古當係一字。農字以出例當後起。蓋制字在造字之前。農既以農為之。故農字即以辰為字。說文。辰。杜由。𡿨之。𡿨。故謂之辰。字於𡿨通作辰。是雖辰聲之字。實亦以辰即辰字。

會意也。祿字通或作𡗗。如周祀地宜寧宜。祭禮字供𡗗器之𡗗。注
春秋定十四年秋。天子使石而來歸𡗗。今作祿。許又大雅歸𡗗。春秋
傳曰。𡗗宜社之內。故辰之義。其次於耕器者則字為𡗗。十二辰第五位
之辰字應於此二義中求之。

辰有釋為龍者。紫辰之屬龍。事在十二肖獸輸入以後。此說甚
不足辨。

巳

說文。巳也。四月。易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形彰。故巳為
巳。象形。

此字乃卜辭出土後之一大驚異。蓋十二辰之第六位。古文均不作

巳而作子也。字形為巳，為兒，或為兒，字固子字，而按以支干表
則確在辰字之次，午字之前，位當於第六辰之巳。古金中有「辛
子」，「癸子」，「乙子」，「丁子」諸支干，自宋以來即異說連綿者，至是始渙然
冰釋。羅振玉曰：「卜辭中凡十二支之巳皆作子，與古金文同，宋以
來說古金中之乙子，癸子，諸文者異說甚多，殆無一當。今得干支諸
表」卷二附錄一頁
五十二號乃決是疑。然觀卜辭中非無兒字，又泥地，視改諸
字益微兒，而所書甲子則無一作兒者，此疑終不能明也。一疑方釋
一疑復起，學問之道正自如斯。然亦以為疑難稍有推進者則古
十二辰中有二子也。此乃最重要之關鍵，且於解決十二辰之本質
上為不可忽畧之關鍵。

已既作于明許書之釋金屬于虛。且詳以已為它。蛇象形。此則於已之本義亦未把握。骨文已字實象人形。其可斷言者如視字作視。若頭。始象人於神前跪禮。如既字作既。若既。始象模作教刑之意。子範而執鞭以懲戒之也。故已字實無象蛇之意。已之為蛇者其事在十二肖象輸入以後。論衡物勢篇曰。已火也。其象蛇也。又言毒篇曰。辰為龍。已為蛇。此為十二肖象見於文獻之始。其於古籍中據余所見則新莽嘉量之。龍存己已。已作既。由齊王五十二景雖肖蛇形。則知肖象之輸入至遲當在新莽時代。十二肖象於此以前。埃及印度均有之。然均不甚古。故中央亞細亞古民族之稱落後者。如月代。陳居之類。皆十二肖象之意而為之。故向四周傳播也。其入中國

當在漢武帝通西域之時。子巳之交皆實證明此史實之指路碑。惟自秦漢以後。古器物中干支少見。未能有確切之論斷耳。


要之古十二辰之第六位為子。與第一位之巽合而為二子。

年

說文。今錯也。五月。金氣梧逆易冒地而出也。象形。此与女同意。

年於骨文作若。御字从此作。通一卷四。御。二卷二。御。八卷八。御。八卷八。

。諸形。羅氏曰。說文解字。御使馬也。从干从御。古文作。

从又从馬。此从干从。自與干字同形。指象馬策。人持策于道

中。是御也。或易人从人而增止。或又易人从人。或省人。人字从。有誤。殆

同一字也。余案御字从干。此由古金文亦可證明。

金文牛字大抵作个若个，小篆即由此訛變。故自作个与个

辭同，實為僅見。御則作德。

此係與御字其他如不聯，齊侯鐘作德，亦與御字其他如不聯，御字其他如不聯，御字其他如不聯。

作御，山陽有御字与个同，此所以昔均係牛字也。惟作个形

者於金文未見，天君鼎之，而个作个，頗相近似。此與六版彝也。

羅氏以為象馬策形，余疑當是索形，殆數馬之轡也。其

作个者，安猶也。

此係與御字其他如不聯，御字其他如不聯，御字其他如不聯。

御字其他如不聯，御字其他如不聯，御字其他如不聯。

策形。金文之作个者，殆誤以梓形而訛變，知其為梓者，蓋無

存字古文均從此作。殷周之間，字亦多訛變，如寅之由矢形變

而為燕形，訛之變而以大，即其例證矣。

牛有支橫之義，亦一形之變。

案之古十二辰第七位之牛字乃索形，而御字从之。

未

說文。艸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

此字形於小篆古文均無大差異。惟卜辭則作未者多於作

未。未字本讀。說文每以滋味釋之。於本字之外。如刀部之利。制字。

注曰。制裁。从刀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又支部之𠂔字。曰𠂔。

𠂔也。从𠂔从𠂔。𠂔之性𠂔。果就有味亦𠂔。故从未。




乃象形字。滋味必賴其引伸之義。許謂。象木重枝葉。然於味則

不相屬。余謂未者果也。古音未。采本同部。此外於古金中則

由𠂔字及从𠂔之字之各種異形可證。

如𠂔字。師案設蓋有之作𠂔。而因設然同字則从貝作𠂔。

字从貝者於辛鼎作於无鼎作从米或从米或从米
音由卜辭按之亦當係米字米則穗之象形也

又如穀字秦公段作从米与小篆同鐘作从
米亦當係米之別體而善夫克鼎作師克段作師而
穀作求伯段作無與段作皆从米宿滿作
从米亦均之省古文字从此本義當為穗籒小篆米
字即此形
之說乳為出穗雖異聲然古音脂每相為韻音近故可
通轉也

由音而字米系既同部由字之旁以而言米系復通用不別是
米系古實為一字特米非為十二辰符號之一故遂分離耳知米

為米則知未之所以為味矣。

要之十二辰第八位之未字其朔實為穗。

中

說文：中，神也。七月，金氣成體自中來，以自持也。吏以銷時聽事，中，三政也。古文印，見籀文中。

此字小篆變形，其勢劇烈，皆文作凡者。全文大抵如是，反書者甚少。不難識之。實為僅見。其特異者如楚子筮之庚申作，寒兒鼎之申申作，許書古籀，其雖變極畧存其彷彿。古文有作者，則形變至烈。小篆之从自持形，於古文中从未有見。古金中有類似字，前人未免有因而誤釋者。羅氏已辯之曰：吳中坐困

寒兒鼎不系標
寬元鼎

篆文作申，遂謂子申且乙角之申。蓋申鼎之申，均即申字。今案申象兩手持杵形，雖不能知其為何字，其說與春字所以之說同。申字亦然，均非申字也。說文古文指補又以月白之月為申，亦非是。此字骨文中，有之，羅釋為爰。

古文就無从曰之中，則小篆之形自是後起。此始漢人依省俗說而改。蓋申，申也。為衡以曰以一即有其善舉，援之形耳。禮文之於

申，當為漢人所改。形既後起，許氏之釋自非其朔。以鋪時釋申，乃據漢制。惟申字在古有通用為神者，如克鼎之顯考于西也。杜伯盃之為孝于皇也。且考也，均係神字，殆假借也。又申有重義。釋有重義，與申通，則有仲義，此於古文字形均未有說。

重義尤古，詩書中多用之。魯陶讓之，天其申命，目休，史記夏本紀
遂作重命，目休。此即非中之本義，相去必不甚遠。

要之古十二辰第九位之中字，乃象以一線聯結二物之形，而
古有重義。

酉

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酉，古文
酉，以非，非為春門，萬物已出，非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
也。

此字篆形與古文尚無大別，骨文變體頗多。後編有然大體作
乃若酉，乃壺尊之象也。金文作酉。由大酉。舒遠酉。舒遠酉。舒遠更

有特長其頭作者。師而說其从卯作酉之古文則迄未有見。亦篆从卯作之劉昌極諸字。古文均从卯作。而卯於骨文有作者。見則卯字實古卯字耳。

要之古十二辰第十位之酉字實象執爵之形。古金及卜辭每多假以為酒字。許之釋說蓋用轉注法以牽就其八月之義。詳釋十二辰均目此法。而縱為就。日常後起。

戌

說文戌成也。九月易氣微。萬物畢成。易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戌。成於戌。从戌一。一亦聲。案此亦字之訛變。古文實不从戌一。骨文作若。新編有十二種異文。大金文作。與若比。均

象鉞形。頤說之。甲戌作戌。吳大澂以為戌字假借。案此實古文
歲字也。詳解古文歲戌本通用。或者歲之轉。與陰陽對轉之聲相
近也。詳以五行生勝之說釋支干。此乃後起之事。不足為據。

要之古十二辰第十一位之戌字象戌形。與戌殆是一字。羅
氏之說確無可易。

亥

說文。𠄎。𠄎也。十月。微易起卦歲金。从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
人女也。从匕。象亥子味。之形也。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不列古
文亥。直為𠄎。與𠄎同。亥而生子。復从一起。

此釋亦甚難奇。字於骨文作𠄎。其形之簡者則為𠄎。与

下。題編有十五種集。金文，其於古者大抵如骨文，稍晚則字形詭變，

如陳侯鼎作元，邾公華鐘作𠄎，則小篆字形之所本。最奇詭者為陳侯之丁，其作𠄎。

準上有可通論者數事。一古文重不以二，从二者求同以後之文字也。二，重有二首六身之傳說。前人往往欲由字形以解釋之，如段注云：左傳襄三十年文，孔氏左傳正義曰：二重為首，六重為身，按今篆法身祇有五重，蓋同時首二重下作六重，與今篆法不同也。段因疑之而出以蓋然之辭，然今所見之周代古文，愈古者重之筆畫愈簡，不僅下無六身，且亦上無二首，用知二首六身之說，不能依字畫以說明。三，古文重字與篆重近似，而非即是篆。（骨文則全不相近，骨文最為圖

所謂十二辰者究竟何物？以下請就各項之文獻以推究此簡而不單之問題。曰何謂辰？

四、何謂辰？

許書於釋十二辰文字中即富有辰之解釋，其一蓋以十二辰為十二肖獸，如曰：「巳為蛇，亥為豕，此非其類，已於上章釋之。其二蓋以十二辰為十二時，如曰：「日加丑亦舉子時，吏以輔時聽事中旦改，此事古人亦已辨之，如顧炎武謂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之事，見日知錄。趙翼謂一日十二時始於漢，見陔餘叢考。

其三乃以十二辰為十二月，均以轉注之法為牽就，其非十二辰

古義舉子已二例即證明。下辭子已說同爲子則知子之訓滋已之訓已。純是臆說矣。惟此說亦不始於許書。淮南天文訓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均有之。而字各有出入。今表列四書之說於下。以見異同。

辰	卯	寅	丑	子	說文
震	冒	龍	紐	滋	淮訓
振	茂	蟬	紐	滋	律書
振	茂	蟬	紐	滋	漢志
振美於辰	冒節於卯	引達於寅	紐牙於丑	孽萌於子	備
史記律書引得志作振美於辰					考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著	成	就	神	味	惜	已
閏	滅	飽	呻	昧	忤	已
該	滅	老	中賊 為物	味	文	已
該閏於亥	畢入於戌	留執於酉	中堅於申	味愛於未	可市於午	已威於巳
		<small>五志非五，五行也。或論其於五， 凡水乎御覽引淮南云五志味也。 史記集解云執一為則。 又索隱引漢志作物堅於中。 索隱引漢志執作熟。</small>				

視此除世已二字之外，均各未差。五與丁無定準，同是漢人之說，而
 此出如是，其故蓋因依轉注之法以附會已見。子世之同音字如有一百

即可有一百種異說成立此固絲毫不足怪異也

大概以十二辰配十二月之事即始於漢人於漢以前實未有見爾雅釋天有辰如宿舍也且相壯玄陽章涂十二月名而別有甲乙丙丁之舉楊修國等十月陽相配儼若月名即為十二支異名索此實大有可疑月名古籍中有日之者如離騷之攝提貞於孟陬越語之至於在月而月陽則除太初改歷詔之月名單舉外大戴禮決未有見此其可疑者一古配月之法自卜辭至於殷周彝器均以正或一至十二或十三之數目從無以十二支配月之事更無以甲子配月之事日陽與月名之相配乃支子配月之殘相此其可疑者二周器中配月有因異名之例如味逆殷之未月國差錫之歲田和釜之穫月等

尔雅之歟。如納金、要亦与此同類，不應与月陽相配。此其可疑者三。
有此三疑，余敢斷言月陽乃太初術家所偽託，以竄入於尔雅。是故
古之十二辰決非十二月之符號。

然以十二辰為十二月符號之事，近來有新說出現。

日本天文学字彙新城新藏博士於所著東洋天文学史研究中論
及干支之起源。西書云四九
五五八等同以甲骨文字為立論之資料。其說謂，干

支本來之目的，干干乃紀一句之日，十二支乃紀一年之月之符號。於
十干之符號，博士以為除第一第二第三之次數外並有當時風俗於
一句之指中終所有之行事（如除干是甲沐浴等之類）存焉。居今日自
難追尋其意義。其間始四字，版虛文字作十乙四口，五即簡單之

順序符號。此雖僅出於推擬。然於數為次數一節殊可稱為卓識。
於十二支文字。博士則自以為頗有把握。其說曰。在吟味十二支符
號之意義之前。須先說明一事。即現行之通例以仲冬十一月為子。季
冬十二月為丑。孟春正月為寅。此決非古之令能為。時必在春秋中期
以後。由春秋曆象之研究。已確知此。夏正年二月之正月及三正論之
出現於世。乃在春秋之中葉以後。其前之國及殷所用曆均與夏正
相遠殊無可疑。故殷代為月名而制十二支。則必以孟春正月為子。
仲春二月為丑。季春三月為寅。漢代之淮南子。史記。乃至漢書律
歷志。說文等書之說。均遵二月而即加以說明。一見即可知其為索
強附會。自是事所當然矣。博士以此為其十二支論之前置。其依

歷法斷定漢代諸家之說為牽強附會。洵屬偉論。然不韋博士於骨文十二支文字之解釋。其牽強附會之程度實無殊於古人。今揚舉其有成說者如次。每字畧加以評議。

博士於子舉出與。與。內。諸形。附以。後轉為早。與以孟春正月。其說曰。此非孟春正月。郭詒所附祭器之象形歟。博士之意。則曰是也。案此除疑似之外。實毫無佐證。字由國金之傳函及召伯虎之甲子。乃說文之籀文據之。確係與字之有畧意就者。羅氏之說實無可。至如服代是否有孟春。正月是否有郭詒。此於卜辭均無徵。然卜辭無者。誰不敢斷言必無。而字非祭器之象形。則固可斷言也。後轉為早。其轉變之時期。當在漢代。此亦證明凡

為子之別構而已。

博士於卯舉卯，卯二形，配以孟夏四月。其說曰，卯為四無疑，故意與普通之卯，墨作異形而已。案此說實大謬，古文四字均作三，周之中葉以後始有與四字相類之字形出現，如串鍾之四，大渠之四，明刀背之四，是也。卜辭四字極多，除作三形之外，決無例外。

博士於辰舉辰，辰五形，辰五形。

辰字在書有篆今正

諸形，配以仲夏五月。其

說曰，辰居第五位者，以正仲夏之星為大火（娵座一等星），此通有殷一代為正時節之主要觀察物，即所謂辰。案此乃博士之主張，以為古時依一標準星為觀察物，之標準，此標準星即名為辰，故人之辰為商星，即大火。辰之名適為此星所獨佔，言辰即指大火。

五目之星也。案此於辰之字無訛。辰之本義非為星辰，星之名辰者不限於大火，大火之出亦不必限於五月。且既以大火為般人觀象授時之標準，是則更不當限於五月。故辰為五目之斷論實屬大有由旬。

博士於巳舉出早，早字諸形，所以後轉為巳。所以季夏六月。其說云：第六位後來之符號成為現行之巳。此為蛇之形無疑。季夏六月乃蛇之跳躍時節。案古文巳字並非蛇形。說文即象蛇形。亦與甲寅文字無涉。但博士又云：本在第六位之符號後轉移於第一位為子。由其移轉之地位與符號之形象以推之，恐即北斗之象形。夏小正云：正月初昏斗柄懸在下。又云：六月初昏斗柄正。

有上、北斗乃六月之目標，言正月之目標。符號之形象雖不全合，然視為北斗之象於未為不可。案此形象之推察實屬過於自由，博士自身已疑之。即使認為北斗之象形，六月斗柄既正在上，則「辭」字何無一作「子」形耶？且符號之移轉當在漢世，以周金中子均作「𠂔」，已均作「子」，與夏小正之星象說自然無涉。博士於未舉出「𠂔」字，不諱形，而以仲秋八月。其說曰：未說文以為六月，核葉聲茂之形，然此由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當於八月禾已長成之時節。案此由直覺認未為禾，此第一步尚欠確證。即認為未，則二月始生之時，豈又何不可作未耶？

博士於酉舉出子百，自諸形，配以孟冬十月。其說曰：酉象酒
甕之形無疑。惟說文以配八月，曰八月春成，可為酎酒，案此當以
十月酌新酒之月為主。當七月流火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又十月濇場，酌酒斯饗，曰執羔羊。案酉象壺尊之
形，不必酒甕，古文以為酒字者，乃假其音。博士所引詩，亦屬斷
章取義，蓋為此春酒與酌酒斯饗，乃十月以後事，非謂於
農忙之時而為此逸樂也。

博士於戌舉出庚申諸形，配以仲冬十一月。其說曰：戌於腹
| 虛大字乃象斧鉞之形，此乃參星(Orion)附近之星，象作斧鉞形，參
仲冬十一月之目標，故以參之象形文字成為十一月之說。楚參一

名參伐，伐成均，鐵之象形文字。案此與釋辰之例同，伐之本義非參星，星之在伐者不限於參伐，參星之在伐者不限於十一月，故參為十一月之說未充過於飛躍。

如上所述，博士自信於十二支中已獲得七項之說明，以為於十二之中已得說明其七，自不能不認為充分之成功。然余實不遑覺博士之說實無一項可以成立。蓋博士所釋者為殷虛文字，所求者為十二支文字之本源，十二支之朔果即為十二月，則卜辭乃是好之資料，應有以十二支紀月之痕跡存在。甲骨文字由其絕端之象形，由其字形之不定，實尚在文字創造之途中，此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故不僅支干文字當創始於殷人，即

中國之有文字，當自殷始。書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此語前人多忽畧視之，實則所遺者即此事實。十二支文字既為殷人所造，且為表示十二月之符號而造，則卜辭紀月之法，自非月子月，丑月，寅月不可。然而卜辭出土者二三萬片，其已著錄者亦將及萬，紀月份之片數不少，而獨無絲毫以十二支紀月之痕跡。卜辭無之，古今中亦無之，即秦漢人於實際上古無此用法。故大字解釋之當否尚屬第二義，此事實實，此古人無十二支紀月之事實，實為十二月即十二月說得難通過之第一關門。故余謂博士之說其牽強附會之程度實與古人無以異也。然而博士要當為就甲骨文字以求支平本義之第一人，於問題之解釋

上雖無若何進展。於解釋問題之方法上則大有示唆。使二千餘年
已化石之問題。而剖具一番新面目。新聯轉者。此博士之功也。

五十二辰古說

以十二禽、十二時、十二月、以解說十二辰。要之皆漢以來後起之新
說。古人之說十二辰不如是也。新說既無一當。則於古說勢不能不
作再度之審核。

古人之於十二辰。其推均解釋為黃道周天之十二分劃。

（楚辭天問篇）「天何所當。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

十母十二子。

十二辰之用則或以為年建，或以為合制，或以為歲次。

工。其言年建者：大抵皆漢人也。

（淮南天文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斗從一辰，復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更，終而復始。

（又）：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于謀刑，十一月合于謀德。

（大戴禮諸志第七十）：漢史伯廣曰：漢夏之歷正建，即斗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萌與，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鶉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廣計月。

案此文當是文景時人所假託。記為漢太史之辭。史記由
北子四中所徵引。然行文而不類春秋時人語。遂論漢夏。此
語已為史記歷書所採用。行文小有更易。

（史記歷書）：『昔自上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
車奮興。耕鋤先澤。物迪歲具。生於東。以順四時。』『辛丑冬分
時。離三統。辛卯。推十二節。辛子丑。』

案此推十二節。以諸志文案之。乃十二月節。張守節正義
以一日十二辰解之。非是。史遷時以十二辰記時之事。似
尚未興。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蓋即古向字，言金大中卿，樂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其言合朔者，託雖甚古，然亦實出於漢人。

（左氏昭七年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亡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故以說日。

案此文可疑。漢書五行志（下）：『劉向言引左傳而字有出入。』大司馬前漢不同，曰：『左傳：『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以此傳大同小異，而不字傳曰：

（左昭十七年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在此月也，日

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神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案此文字可刪。五刑志（下）之夏，劉牧用此傳，而無故重言曰辰。蓋此十二次中，房為大辰之中星，當前降，故改為季秋。而此乃季秋月朔，一語誤於解法，乃不如有歲辰之理。

（說文解字）：會，日月合宿為會，以會辰辰亦會。

其言歲次者，此與上二者稍異其撰。

爾雅	淮南天文訓	史記天官書	漢書天文志	漢書律曆志
歲在寅 曰攝提格	本陰陽書，歲攝提格，其攝提格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卯 曰孟春	本陰陽書，歲孟春，其孟春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辰 曰仲春	本陰陽書，歲仲春，其仲春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巳 曰季春	本陰陽書，歲季春，其季春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午 曰仲夏	本陰陽書，歲仲夏，其仲夏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未 曰季夏	本陰陽書，歲季夏，其季夏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申 曰孟秋	本陰陽書，歲孟秋，其孟秋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酉 曰仲秋	本陰陽書，歲仲秋，其仲秋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戌 曰季秋	本陰陽書，歲季秋，其季秋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歲在亥 曰孟冬	本陰陽書，歲孟冬，其孟冬是金，金，牛，以十一，以之，是也。東方，東井，張，鬼，辰，對。	以攝提格歲辰，陰左，在寅，歲辰，在古，轉，辰，在，月，与，牛，常，牛，辰，對。	大歲在寅，攝提格。	攝提格（丑）

<p>右中四 單調</p>	<p>大陰在辰歲名 單調 歲星會辰四度 危以十二月之 辰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右辰四 執除</p>	<p>大陰在辰歲名 執除 歲星會辰四度 辰以正月之辰 出東方柳星 為對</p>	<p>右巳四 大星</p>	<p>大陰在巳歲名 大星 歲星會巳四度 巳以二月之辰 出東方柳星 為對</p>
<p>單調歲辰陰 右中</p>	<p>星居子以二月 與辰四度危 出四度入</p>	<p>執除歲辰陰 右辰</p>	<p>星居寅以三月 與辰四度危 出四度入</p>	<p>大星居辰陰 右巳</p>	<p>星居戌以四月 與辰四度危 出四度入</p>
<p>右中四單調 二月</p>	<p>大陰在辰歲名 單調 歲星會辰四度 辰以二月之辰 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右辰四執除 二月</p>	<p>大陰在辰歲名 執除 歲星會辰四度 辰以二月之辰 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右巳四大星 四月</p>	<p>大陰在巳歲名 四星 歲星會巳四度 巳以四月之辰 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右中四 初</p>	<p>大陰在辰歲名 初 歲星會辰四度 辰以初月之辰 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右辰四 初</p>	<p>大陰在辰歲名 初 歲星會辰四度 辰以初月之辰 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右巳四大星 初</p>	<p>大陰在巳歲名 初 歲星會巳四度 巳以初月之辰 出東方柳 星張為對</p>

<p>在午日 製料</p>	<p>在末日 協洽</p>	<p>在申日 泥濘</p>
<p>太陰在午歲名 曰穀料。 歲星在寅歲名 曰三月卯之辰也 東方曰辰心為 對。</p>	<p>太陰在末歲名 曰協洽。 歲星在寅歲名 曰四月卯之辰也 東方曰辰心為 對。</p>	<p>太陰在申歲名 曰泥濘。 歲星在寅歲名 曰五月卯之辰也 東方曰辰心為 對。</p>
<p>穀料歲歲陰 在午。 星居酉以五月 與卯年辰辰 曰閏明。</p>	<p>叶洽歲歲陰 在末。 星居申以六月 與卯年辰辰 曰辰辰。</p>	<p>泥濘歲歲陰 在申。 星居末以七月 與卯年辰辰 曰辰辰。</p>
<p>在午日穀料。 五月辰。 太陰曰名陰明 在寅年。 在寅年。 太陰在寅年。 太陰在寅年。</p>	<p>在末日協洽。 六月辰。 太陰曰名陰明 在寅年。 在寅年。 太陰在寅年。 太陰在寅年。</p>	<p>在申日泥濘。 七月辰。 太陰曰名陰明 在寅年。 在寅年。 太陰在寅年。 太陰在寅年。</p>
<p>大梁(申) 初年七歲 中年八歲 終年九歲</p>	<p>寶流(申) 初年十二歲 中年十三歲 終年十四歲</p>	<p>新首(申) 初年十六歲 中年十七歲 終年十八歲</p>

釋支干

四二

在酉四 作星	大陰在酉歲名 曰作邪。 歲星舍神七度 以六月之壬辰日 東方通世者元 為對。	在戌四 作星	大陰在戌歲名 曰閼茂。 歲星舍神七度 七月之壬辰日 東方通世者元 為對。	在亥四 作星	大陰在亥歲名 曰大淵。 歲星舍神七度 八月之壬辰日 東方通世者元 為對。
作邪歲歲陰 在酉。	星居午以八月 與神七度以 四長正其元 有應見元曰大 章。	閼茂歲歲陰 在戌。	星居巳以九月 與神七度以 四長正其元 有應見元曰大 顯。	大淵歲歲陰 在亥。	星居辰以十月 與神七度以 四長正其元 有應見元曰大 章。
在酉四作星	八月出。 不咸曰在辰壬 有神七度以 甘辰在辰辰 太初在辰元。	在戌四作星	九月出。 不咸曰在辰壬 有神七度以 甘辰在辰辰 太初在辰元。	在亥四作星	十月出。 不咸曰在辰壬 有神七度以 甘辰在辰辰 太初在辰元。
新大(年) 初九度 中三度 終七度	初九度 中三度 終七度	新大(年) 初九度 中三度 終七度	初九度 中三度 終七度	新大(年) 初九度 中三度 終七度	初九度 中三度 終七度

<p>在子曰 國數。</p>	<p>在丑曰 音書。</p>
<p>太陰在子，歲名 曰國數。 歲星在子，以 九月之辰，東 方，日，月，星，為對。</p>	<p>太陰在丑，歲名 曰音書。 歲星在丑，以 十月之辰，東 方，日，月，星，為對。</p>
<p>國數，歲陰 在子。 星，在子，以十 月之辰，東 方，日，月，星，為對。</p>	<p>音書，歲陰 在丑。 星，在丑，以十 二月之辰，東 方，日，月，星，為對。</p>
<p>在子曰國數。 十一月辰。 太陰在子，歲 名，曰國數。 歲星在子，以 九月之辰，東 方，日，月，星，為對。</p>	<p>在丑曰音書。 十二月辰。 太陰在丑，歲 名，曰音書。 歲星在丑，以 十月之辰，東 方，日，月，星，為對。</p>
<p>大火（一） 初五度。 宋路。 中五度。 霜降。 終於九度。</p>	<p>析木（寅） 初五度。 中五度。 小雪。 終於十一度。</p>

由上各項資料以推測，其事之類而易見者可得數端：一，十二辰乃固定於黃道周天之一環帶，與天體脫離；二，後進者乃十二等

分，每辰各三十度；三十二辰依子丑寅卯之順序由東而西（即由右而左），與日月五星之運行相反，故古用歲星紀年時，有太陰太歲之虛設以為調劑。由此三事可知中國古代之十二辰實無殊於西方之十二宮。其順序之逆轉者乃十二支之順序如是，十二辰環帶圍繞周天，其次自無終無始，無順無逆。

西方之十二宮環帶在其脫離天體而成為三十度之十二等分之前，實為黃道周天附近之十二星象，十二宮名與星名猶全然相合。此蓋因歲差之故而與天體既離，於脫離自天體之後始成為十二等分。中國之十二辰理亦當如是。本此以求之，余乃恍然於歲名之攝提格與大角之別名恰相一致之故。史記天官書曰：

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
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

是則十二辰之寅本乃大角之符號。西方之十二宮採用少女、少女當中國二十八宿之角，而中國之十二辰採用大角，大角當西方之牧夫座，位雖離黃道稍遠，然乃青色一等星，且直紐斗柄所指，故古人採用之以代替少女之角。印度二十八宿之第十三宿亦採用大角，尤可注意者則音讀 *Satli* 與攝提之音相近，意有創義，而梵文之字為失形者乃矢形，余因疑十二歲名與印度二十八宿必有更相合者，依十二辰逆轉之順序，就根察爾氏中國印度天方之二十八宿對照圖表 (*Ginzel—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Chronologie*) 以求之，除

此一星之外，絕無相合者。天方之星名亦然。天方且不目大角，其第十四宿用少女名 *as-sim'ak*，乃由巴比倫之 *ab-sin (es-sin)* 轉來，此攝提與 γ 星之間係今暫寄於此。

六、十二辰與十二宮

既知實為大角與西方十二宮之少女相當，以此為基準，依十二位逆轉之順序以去配之，則當如下表：

寅	攝提格	……	少女 (IV. 四)	……	角
卯	單閼	……	獅子 (V. 五)	……	新綠
辰	執徐	……	巨蟹 (IV. 五)	……	與鬼

巳	大荒落	雙子(II-III)	東井
午	敦牂	金牛(II-III)	畢昂
未	協洽	白羊(I-IV)	胃昂
申	鴻灘	雙魚(XI-XII)	奎
酉	作噩	寶瓶(XI-XII)	處女
戌	閼茂	魔羯(XI-XII)	牛
亥	大淵獻	人馬(IX-X)	斗箕
子	困敦	天蠍(VI-III)	尾心房
丑	赤奮若	天秤(VII-VIII)	處女



就此表以考核，有可驚異者數事。

一、單開與軒轅音之一致。單開據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單開一作重

安。索隱謂單開卽也。丹通二音，入音蟬焉。通雅亦云單音丹，又

音特連反，胡音烏葛反，又音於連反。

其見史記集解。通雅單開二年下。

重安蟬焉，丹

連與軒轅二音約同，在元部，是則軒轅乃單開之音轉，而卽之骨文作卽者，卽與希臘獅子座之符號，絕相類似。

二、巳之古文作子。羅氏以為此疑終不明者，而此當於希臘之雙子

座，未本為雙，而所當之雙胃，天官書云，雙為聚眾胃為天念。

四、申字作九，若凡，象以一線聯結二物之形，而此當於雙魚，與王

之符號同意。

五、兩象並尊之形，而此當於水觀。

六、房心尾即蝎星之分化：古人宜有左右二房，房有蝎之二螯，心即蝎之心，尾即蝎之尾。是中國古本有蝎星，於制定二十八宿時始由一化而為三。尔雅釋天，大辰，房心尾也。三星合而為一，即其證。

七、亢亢者天秤之分化，亢者抗也，底者底也。尔雅，天根，底也。即其底義。於底上有物抗舉，斯為天秤矣。故中國古本有天秤，於制定二十八宿之時始由一化而為二。

有此七事連攝提格之為大角，十二辰有八辰似已可目星象說明矣。然事尤有進者。

+ 11' mul PA.BIL SAG 肘子(雙牛) + 11' mul Suburnāsu) 3 耕(牛)
 + 10' mul GULA 水輪(牛) + 15' + 16' Zibbāti mul Silim MAH mul Anur-tum
 南魚與北魚之尾(南魚之尾為金北魚在紫室東壁下。雙魚全長
 畧等於室壁全三宿) 十七' mul Agzu 白羊(雙牛)。

此始於昴畢(即金牛)一葉列妙士以為此必春分點在金牛宮時所
 制定。其年代即當在公元前四四〇年與二二〇年之間。葉氏又謂
 十七之數為天數中所絕無。故此中已含有十二宮之根蒂。蓋天主漢
 本屬於巴比倫雙子星之西鄰。而培爾倩士本屬於牡牛。

公元前十三百年代之記錄有於波華池奎野(Boghazkoi)所發見
 之星表。波華池奎野乃亞馬爾那時代(Amar-napériade)赫提特王國

(Helio-reich) 之首都。此赫提特人之文書中有一中說 原文之二 先時水
火、土、四星之名。雖詳黃道周天之星宿，皆即當時之神名。其次當為

1. E KUE (ike) 華言為四國。與奧司之南廣積相當。

2. MUL.MUL (Zappa) 華言為星辰。與昂相當。

3. Is he (sic) 華言為牛背。與華相當。

4. SI.PA.ZI.A.NA 華言為代替獅子。

5. KAK.ZI.ZI (Kakidu) 大犬(中國之天狼)代替蟹座之與

鬼(此星在巴比倫為天。其隣接數星中國稱為狐者巴比

倫為狐。一 KAK.BAN)。

6. GIS.BAN 此亦為狐星。與自相當。

七. GIR. TAB 蝎星即房心星。

八. *nakku* *Nakruku* (=*nakku*) 蝎座之最明星。中國之河鼓，代替

魔羯(山羊或山羊魚尾)。

九. HA(hanu) 南魚(Piscis austrinus)在虛宿之下者。中國之北

落師門，以代替水瓶。

十. SAH. HAT 雙魚座中之南魚。中國之奎宿。

此僅列十星，非希當合而為牡羊，於十二宮中缺獅子、天秤、射
手。缺天秤與射手之故，波德奈爾以為二星舊合星於蝎座之中。
缺獅子者則不知其何故。葉列斯士謂星名起於白羊座，蓋以當時
春分點在此座中。春分點由牡羊座移入白羊座的在公元前二千

二百年代，約持續至公元二百年代始移入雙魚，日今亦尚在雙魚座中。
希臘十二宮之起於白羊，蓋希臘之交通昔生^於公元前八百年代，正
春分點在白羊座^時，十二宮始由巴入焉。

大猷之最古者即僅上二種，此外有較波表稍古之庫都魯^{（界}
碑，上有星宿神祇之形象），乃科塞奧爾時代（Kossäerzeit）之古物，其
中有人首蛇身鳥足之射手，^{蛇座為射手座之合體}有羊首魚身之魔羯，
有水瓶，有織女（女神Erida與火）。

此外尚有若干較晚之古物與古文書之證明，十二宮起源於巴
比倫之說已成為學界上之定論。

今試舉中國之十二辰與巴比倫之十二宮相比較。

寅

甲骨文之寅字乃大形或為大形，當為引之初字。寅在十二歲名為攝提格，攝提格在天宮書為大角，位置與十二宮之少女相當。已如上述。今觀巴比倫之波表，少女座以ALDAR之宮之西方型者以為乃少女座之首星(α)。ALDAR之名華言為孤星，此與甲骨文寅字之構成，實相暗合。余意殷時十二辰之寅本即少女，入後周有用大角者，而星符則未變也。

巴比倫之大角名ALDAR意為大明星，又稱為司國運之神。攝行歲星之職務，此與中國之大角一名攝提，歲星亦一名攝提者，亦相暗合。

已之SU.PA亦有代替少女之事。別名為“Jojo”之女王。公元前二
千年代之尼普爾文書 Nippur-text 中有此紀象。希臘少女星座之首座
(即中國之昴宿)名Spica實即SU.PA之音變。余意攝提或攝提格
字當是SU.PA之音變。今據珂羅維倫氏中國語分析字典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所標列之今古二音以為比較(以下準
此以定音非絕對準確。然可得一警覺。以示非必全相模。)

攝提(格)——Sa-ti(-ko)(今)；Siap-d'ei(-kek)(古)

古音之攝提格近似SU.PA之總音。與希臘之Spica則幾等於對
音矣。印度之Sukra或又由中國之攝提轉變者亦未可知也(日本新城
新藏博士主張此說)。

印

印當於獅子座。獅子本不產於中國。亦惟釋教有狻猊。曰。狻猊。

毛謂之號貓。狻猊如號貓食虎豹。郭注。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

帝時疎勒王來獻犂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獲狻猊。走五百里。至也。卷一

亦難詳不能確定為何時之作。然其書要當在漢武鑿空通西域以前。

而中國已有狻猊則是與西域早有交通之證據。又通周書王會篇

狻猊一本注一林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尾參其身。一本作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

何休清玉史林一作史林。又其原文當為首耳者其耳

若虎豹。尾長三尺。食虎豹。首耳字即已。此命之。耳讀而止切。雖

係鼻音字。然鼻音而兒耳。與捲舌音之R前易清混。狻猊之名亦

當自外來。曉耳乃假聲字，獲疑愛之誤。上辯有人名，以爲首耳，
之先公，又稱爲高祖，以爲王國維初釋爲友，以爲卽帝，
之後，疑與獲本爲一字，後又改釋爲說文訓爲會獸之愛，
同字，殊讀納告切，則愛與聲同讀去音，知愛與聲之本字，
此釋聲名義，山海經作帝俊，又或誤作帝舜者，均因未進而誤，
此釋聲義之若其字，則確係道破二三千年来潛伏未啓
之疑案，如友後爲愛，則不雅之初字，亦當愛，愛首古同，
愛與首同，首耳實係一音之轉，首耳之義作尊耳者，疑後人欲求與
音相近之故而改，中國有首耳遠來，又中巴民族在殷周之際已有
通之一證據矣，卽就卽字而言，字形與希臘神座之符號，
極相似，此始

御面之象形也。中象鼻準，左右象二目。故此字於字源上自來不得其解者，至此乃一旦豁然，此事似非偶然矣。

御座之以中國稱為女王象，天官書：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宣德引：輿神契亦云：軒轅十二星，后宮所居，石氏星經以軒轅龍體，王后妃也。天官書大抵即取材於石氏。石氏約言：公元前三五百年前復之人物，新史博士說：與孟子同時則軒轅為女主之說，至通鑑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希臘稱為王星，西塞羅云：其事亦起源於巴比倫，普利特士引亞拉圖斯 Aratus 說：加爾達人師範視此星為天界之王長，亦視為地上之王，(Aratus, 210) 此与女主象之說頗相合，且与希臘之高祖受允合，新史博士說：而亞拉圖斯在巴比倫則稱為 Ishtar，此則与華爾之

音極近。單音以或讀輝。關本從於聲。輝於則今音為 *huai* 已。
古音為 *hian-uo* 此與 *Satze* 之別。僅接古音通例變為鼻音而
已。是關之讀安若為者當後宋之音變。由此窺及音。人後更變
而為軒轅也。

軒轅為黃龍體。之說亦有注意。軒轅下柳星張三宿及翼之一部。

古西方為水蛇。已名 *Sin*。其象恰類中國之龍。亞爾塞泰故 *Sin*

時代 公元二百年前 之陶簡中有水蛇負獅之象。所表示者即此二星。然雖不

古而二星之名實遠自上古以來。古希臘中之著象有此相類似者。如南

人區之蓋。其銘為 （此蓋上刻有為後利無誤傳。否則不傳。） 南人父作旅區萬人用。由其字體觀之。至遲當制

作於周之中葉。又博古圖所載南鳳區 （此蓋上刻有為後利無誤傳。否則不傳。） 蓋及南鳩漢區 （此蓋上刻有為後利無誤傳。否則不傳。）

亦均作此形。二器均無銘。是否商器雖不得而確知。然以其無銘正自

可信。凡偽器其制作必甚奇古。則可斷言也。故即使非商。要亦不能

在宗周以後。三器之圖象皆作一有角有翼之龍形。而質一似虎非虎

之異狀。此圖象之動機必有所本。凡彝器所畫之象。約必有所本。余疑其龍虎之

此作會字。蓋為句。蓋言以古本為不毒之類也。此事當別為記。以明之。不則不應若是其相類也。其所本者余以為

當即天問篇之「鳥有龍蛇」。蓋然以遊之傳說。此雖簡約而不詳。然於

古已有此傳說。且此傳說已見於壁畫。則自是事實。此与已比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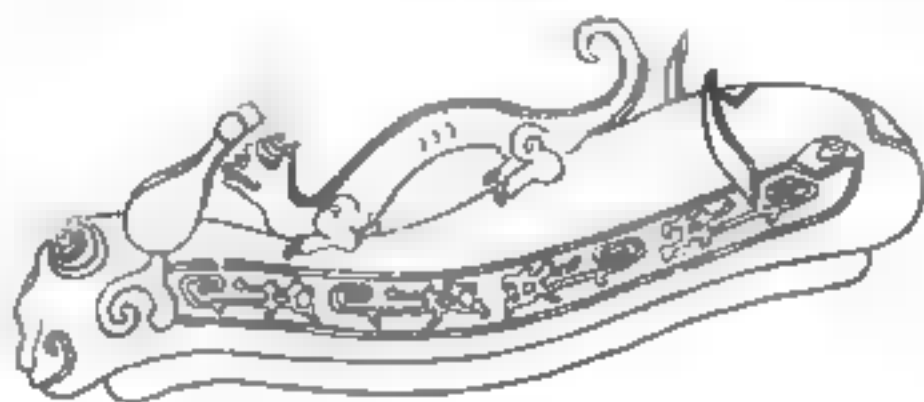
象之相類。恐非偶然。二字所能了結者。故余疑神。味。蓋張翼四宿

實即水蛇之分化。因水蛇之意失傳。故轉化而為朱鳥。而水蛇之象則

移於軒轅而為黃龍。都則變為然也。



此圖左端為歲星(Kakkab SAG.ME GAR)-右端
上為獅子(Kakkab UR.GU.LA),下為水蛇(Kakkab ŠIRU).
(摹自HACK,第133圖)



南入匠瓦,摹錄自陶器金錄三卷三十七葉所
圖。據云:通蓋高一尺四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長
一尺一寸四分,闊四寸五分。刻所圖約摹原器五分之
一之譜。原書有篆有銘,此摹。

辰

辰當於蟹座，已如上述。蟹座在波表中以大犬代替，大犬為矢，其東南數星為弧，此實與中國之星象暗合。天官書：參為白虎，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則狼恰當於矢位。考工記轉人：弧，種枉矢以象弧也。鄭注云：久為說矢，象弧星有矢，更有通者，律書之二十八宿以狼代東井（雙子），以弧代與鬼（蟹）。甘氏星占上：呂氏十二能及月，今亦均以弧代與鬼，是則二十八宿用與鬼乃後起事。古十二辰之辰，亦係用狼弧矣。惟此於辰為耕器之義無說。而CROSS中言於蟹座之「二三」義亦未明。此事自有待於日後之研究。

惟據畏德納氏云：KAK.SIII之KAK當為希伯來語 Kaka

(武裝)之器。武裝之耕器相隔尚不甚遠。蓋古人之耕器同時亦可為武裝也。其在埃及則此星為天母之顯示。其星象為牛(見Dendera星圖)。蓋春分點在白羊宮時。此星當於夏至點與表時極有關係。此字與辰為耕器之義為近。

戰名之執徐。今音為[ti: su] 古音為[ti: su: zio] 余疑即 KAK.SI.DI 或 KAK.NI.NI 之義。蓋去 KAK 一音。而存 SI. DI 或 NI. NI 也。

巳子

巳本作子。位當於雙子。此真巧今主不可思議。且中國亦有雙子

傳說。左氏昭元年傳凡史記鄭世家云。

昔史無高辛氏有二子。伯史作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史無林

不相能也。日尋史作干戈。以相征討。則史作后帝不史作臧。遷閼伯于

商丘之辰。商人先國。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國。

以祿事夏商。史無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史作其方震史作大故。季

帝謂己。余命而子曰史作實沈。與之唐。唐諸史作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史作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國。史作

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左氏本有疑問之書。然此傳說說同見於史記。則為司馬遷所見。

左氏春秋之真古文無疑矣。且尤有一可驚愕之證明。則古十二辰中宮

於木衣之位者適為二子（子乃孫）！準此則此傳說實自殷代以來已為中國所有。由此傳說與巴比倫之雙子傳說亦頗合。

巴之雙子星本分作三對，其一在黃道之北為大雙子，MASTABAGAL GAL (a + B gemin.) 其二在黃道之南為小雙子，MASTABABATUR TUR (a + B gemin.) 其三則與木相對之雙子，SALMA mihrit "SIBZI AN.NA (a + B gemin.)。雙子均西向，視為 Nabu 與 Marduk 二神之顯示。此二神乃兄弟神，於位置上亦相對立。如在四陸之中，Marduk 立於東極而司春，Nabu 立於西極而司秋，正合於我國參與商之位。內容屬於公元前二十年代之蘇美爾巴爾文獻（Sumerian Pallestine）中 Nabu 神更顯示於蝎座之α（α蝎）。

Wakrah lyat-ak'ra bi¹ NE SUN² Nabu

端之公王 為君神也 擊伯神也。

故此擊伯之與端伯，不惟發音相近，且其位亦同。惟王公大臣則刻
無顯示參星之微跡。然可注意者則波表中以參星代替雙子，公元前
五百年代鐘表之，（刻）為星。原文當係前一千二百年代之物，其當
於雙子之處亦參星與大雙子並舉。此點與中國古十二辰用參星
而不明東井之事實相同。參星已名SU-NI-AN-NA，華言為忠實之天
牧。由吾而言，遂於寶沈（刻）之義而之，則與寶沈傳
說中之應叔名虞，大叔名虞，之虞似相聯繫。臨事夏殷之唐人
乃陶唐氏之胤，劉累之後。（大正傳）劉累為北甲御龍，賜號御龍氏。（見）

氏略世九年傳。此亦關於虞夏之事。故唐叔虞之虞恐是官職而非名。
與氏以夏名。然。

歲名之大荒落。今音爲 Ta-xiang-lo。古音爲 Dai-xiang-lak
與亞加德名 Ta-ka-ta-butic 之前三級音相近。

至若中國之雙子傳就爲參商。已比俞及希之雙子爲參并。
此則傳說變易性之一表現而已。

午

午字作。若。御字从之。可知午之初意實取索之象形。午當
於金牛宮。而已比命之金牛則恰爲服牛之象。

巴比倫之金牛座合成於四部。

1' kakak Zappu (華字為「生長」)——昂。

2' kakak Gu ■ NA (華字為「天牛」)——畢。星名 *W is li-e (= is le)*

乃古德語。華字為「牛背」。畢於華宿中之最明星 (*Aldebaran*) 之

3' kakak nar kabtu (華字為「牛」)——

4' kakak zūde nak abti (華字為「牛」)——昴。星名 *zūde*

視此可知與御字以牛之義實甚巧合。天官書亦謂「畢四星中，為

遺矢，主弋獵」。

或名數時，余以為乃 *Gu an* 之或各與 *Gu an* 之音字而譯。蓋數有

大義，十二次即據改為大義或大練。群今音 *Gu an* 古音 *Gu an* 音相近。

小雅言之華章。祥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余疑
留即是昂。祥羊即敦祥之華。國風小雅。祥來與昂清。來代也。昂
留也。留字蜀石經本正作留。故此言三星在留。當即三星在昂。言
二星在昂者。猶言五星聚於東井也。昂之位與天五潢共隔。天
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大入。昂。金。水。水。索隱引宋均云。不
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為害也。是則三星當即大金水。有
一於此。即有天災人禍。為三星聚此。故詩人對之而發出浩嘆也。
知留即昂。則祥羊必即敦祥。蓋詩人望天生義。以星名曰祥。故遂
指之為羊也。必如是解。始覺於義順適。毛傳訓留為曲梁。鄭
箋亦以為魚符。恐未必然矣。

陸德明本又作留。三以明以而
言是以破曲梁為不可之舊說

未

未為穗，當於白羊。已比舍之白羊乃合希臘之牡羊座

中國之與

Cetus

中國之
唐積

而成。前為NUMAL（或舊稱為NU），更加德語作

華言為衣夫，後為KUE（ASGAN），華言為田園，故其星象為

農人力田之形。此与未之為穗意既相近，与中國之星象則尤為切

合。天官書曰：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唐積。星象皆

傳農事。唐積別名白莖，集解引：如淳曰莖莖積為唐也。莖

莖与穗之意尤近。

歲名協洽，今音為Hie-Kia，舊為Tiep-Tap，与Iku或E-KUE相

中

中當於個及魚，古文與希臘雙魚座之符號相似，已如上述。已

比合之星象，當此者亦為雙魚，南魚為♓（即♓）（即♓）

♓（華言為燕頭魚），北魚為♓（在虛宿之南，羽林天軍之

西，天官書謂畢西為畢，又畢或曰錢者即此），二魚之連繫為♓

（紳）或曰triskeune（雙魚之紳），二魚之總稱為♓或其複數♓

而，又或稱為♓（雙魚）。此於中之字形及各種引中之義如

重如束，如仲者均相合無間，更由音而言，中讀失人知，與♓或

♓音均相近，古文中字奇異之字形，得此似可通而解矣。

復次，歲名之渚，史記正義云，渚音吐魂，又渚音吐耳反，又作渚，漢

字音同上同。見史記其音當為 *Tou-tan* (也) 若 *Touan-tan* (也)。然漢本
君聲，漢本難聲，難又可讀如耶，則泥濘可讀為 *Kin-nan* (也) 或
Kin-nan-nan (也) 此與 *SIN-MAH* 或 *SAM-MAH* 音極相近。又唐書集解
云：泥濘一作荷濘。漢乃難省聲，則可讀難或耶。*Nan-nan* (也) 若
Nan-nan-nan (也) 皆與魚尾音 *nan* 或 *nan-nan* 之對音矣。

西

西字乃敬尊之象形而位當於水執，已如上述。已之水執為 *Gu* (也)
(漢言為巨人)，其星象作一人捧瓶傾水之形，與水執相當之星宿在
中國為虛，天官書云：虛為天泣之事。而已之 *Gu* 乃亦或稱為司

死之神。

威名作垂，今音為 Tso-o，古音為 Tsak-ngak，漢志作作詒，則當為 Tso-lo 或 Tsak-lak，又 Gul，殆為對音矣。

戌

戌古本作戌，住當於魔羯，戌魔羯本已呼命為 SUHUR-MAS。

或 SUHUR-MAS，恰當於中國之牽牛，SUHUR乃魚之一種，MAS即

羊，其文於字尾則魚者即魚之意，故巳之魔羯為山羊，其生家之刻畫於界碑及其他之器物者，亦為山羊頭而魚尾，惟此星象與中國之牽牛似無關係，於戌之為城形亦無說，特有可注意。

者，漢表以鶩為座，座代替山羊。中國古時亦曾以河鼓代替牽牛。天官書：「牽牛為耕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是牽牛、河鼓為二星，而不雅釋天則謂何鼓謂之牽牛，今人所稱之牽牛實為河鼓。此所以者，必何鼓、牽牛本係一星，後於二十八宿之制定時，以何鼓離黃道過遠，故於黃道附近別選一星，因而名之曰牽牛也。故古十二辰之戌必係採用河鼓，河鼓為大將左右將，乃主軍事之星，故以斧鉞表示也。此事與巴之古事相合。巴之河鼓乃 *Nababab* 神之座星，此乃好戰之神，稱為諸神之武王。(HOK 387)

藏名之閼茂，今音為 *lun-mo*，古音為 *lun-mo*，此為山羊、魚之別名，要如德語作 *min* (山羊) 者極相近。

疾

疾為怪獸形而當於射手座。已之射手座與鄰近之蝎座相併，其
星象各不一定，然其最可注意者有Molli-Sipak所出土之界碑（約
當公元前一二〇〇年代之物），上有射手座象最為奇特，今錄如次：



Molli-Sipak = 射手座
(見HARRIS, 127圖)

此像二者一人一犬，身則上體為人，下體為馬，而有鳥翼，犬陰牛尾，端尾。二者合計，恰當於二首六身。

更有進者，亥字除用為十二辰之外，卜辭有五亥，蓋經王國維證明即山海經大荒東經為有易所殺之王亥，鄭注引古今事類彙編之殷王子亥，亦即天問篇該東季德之懷，呂覽勿新篇王亥作服牛之王亥，世本作篇，該作服牛之懷，水乃字之謄，該服即懷，詳見先儒說王亥作服牛與已比合之射于下體多作牛身者當有因緣，天問篇關於王亥之註問共有六頓，其辭為

該東季德，服父是臧，胡終繫于有危，牧夫牛牛，千協時維，何以懷之，千帶曼膚，何以肥之，有危牧豎，云何而達，繫床先出，其

命何從？

有虐殺豎以下二韻，王侯以為似此王侯被殺之事，未必因無可
疑而干協時義。以下二韻則當係形容王侯，干舞造文乃古人習用
之例，可知王侯之係干必乾干，干脅仲是駢奇，曼清亦當係身體
之異狀。對於王侯以膚骨為問，則其身體必呈異形可知。故侯有
二首六身之說，當即屬于王侯，而王侯則十二宮中之射干座（焦氏）也。
歲名之大淵獻，今音為 *hau-wan-tien*，古音為 *hau-wan-tien*，上
PA.BIL.SAG 四為王銀音，且主要聲類大率相同。

子 彙

蓋為閼伯為商星左之神，與巴之巴古說一致。已如上述。然事
尤有進者。第一萬之字形與萬異。古書中子孫字決無如是作者。
第二閼伯為商之先人，而商之先人為契，則契與閼伯是一非二。契或作
洪，說文：「洪，高辛氏之子，說司徒，啟之先。」又或作鴻，見漢書。古人
表，說文云：「萬，蟲也，以萬為形，讀與僕同。」萬古文萬字
與古文萬之字形極相似。案此殆即萬之變形也。說文：「萬，蟲也，
也。」此即萬之象形。古金中千萬之萬字多如是作。詩：「萬之萬，仲之
之萬。」是也。故萬與萬實係一字。特其字形之稍長者如郭公鐘之
萬。萬，詩：「萬之萬。」字乃如以之形。說文於萬部復列萬字云
「萬也。」象形。則非複矣。故萬與萬亦當為一字。知萬為萬為一則

卜貞我受泰年。三卷世則此字當係商人自稱。此即商人以高為國騰之一佐證。國騰必克於星表，商人以高為姓，即以高為祖，高之觀念輸入，乃以此星為其祖之所顯示，而開伯遂與契併合而為一也。

其三：戊……

張下十九
葉六片

此片殘缺，僅存此二字。

以上所論，在證明中國古有端星，而彝字即端形之變。

歲名之國敦，今音為sun-tun，古音為suan-tuan，又因可讀重，而南沃敦古音讀對，故國敦可讀sun-tuo，若suan-tua，此與GIR.TAB聲紐幾於全同，僅初母各變耳。

母

母本象瓜形，位當於天秤，天秤本即蝎之二爪也。已比命或稱天秤之二蟹，以宿為蝎角。

尤有進者，巴之天秤，蘇美語為 NI.BA.AN.NA 亞和德語為 Nibānito 此與歲名之赤奮若合音為 Tai-jan-no 古音為 Tai-ak-pi-ua-z-zai-an 者巧合至不可思議。又維南星則訓，音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與其它產生七風之七神並舉。史記律書則云，清明風居東南維，是則赤奮若之位，在東南維，以位而言約當角亢氏諸宿，則赤奮若恰又由星名轉化而為神名者也。

又天秤之星象，在已比命有時是作一老人，左手提秤而右手

執杖。爾雅釋天：壽星，角亢也。以角亢相併而為壽星，是猶已之以少女與天秤相併而為老人矣。

以上由甲骨文字之字形，十二歲名之發音，更參以歷來之天傳說，得知古十二辰實即黃天周天之十二恆星，而此十二恆星則與古代已比倫之十二宮頗相一致。余所依據之資料，其關於已比倫方面者，雖西方學者頗密之研究，大半已底定論。關於中國方面者，甲骨文乃根據古物，十二歲名亦非後人所能偽造——此將於下節專論之。歷來之天文傳說，其時代雖不一致，然如參辰之為二子，由古十二辰之有二子以為立證，則其說蓋自殷代以來所固有也。

由春辰為二子，又由十二辰始于盤庚。（前文詳述中）以推之，大抵十二辰之制定必在商為春分點，辰為秋分點之時，與巴比倫十二宮之始于金年座有約畧相當。秋分點在辰星之範圍內時，約在公元前四千四百年至二千二百年之間。辰本商星，十二辰不始于春分點所在之辰，而始于秋分點所在之辰，殆含有萬祖之意。是則十二辰之輸入或制定，即當在殷商一代。商之年代未可確知，據史記載殷本紀正義引具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成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而之滅約在公元前一千一二百年代，盤庚遷成則當在公元前一千八九百年。盤庚僅當殷之中葉，其前尚有若干代之先公先王，歷來之史乘如是，今於甲骨中亦有古物之證明，則殷代之

開華至通德當在公元前二千五六百年代也。似此則商民族之來源實可成為問題，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遠來，來時即挾有巴比倫所傳授之星歷智識，入中土後而沿用之耶？抑或商室本發源于東方，其星歷智識乃由西來之商賈或牧民所輸入耶？此事之證定大有待于將來之地底發掘。惟有一事於人種問題頗關重要者，則甲骨文之目字與司之字，或目之變體如臣星等字，其目形大抵均作四者，且於眼角上均有所謂眼瞼縮裂，此乃蒙古民族蒙古人種之特徵，則商室殆非蒙古人種以外之種族。

七、歲名之真偽

十二歲名本即十二星名，論理當與十二辰同時輸入中國，然此等

藏名珍上舉亦雅雅南史漢漢書之外實甚罕見。淮南史漢乃誤人之
著書。爾雅雖稱爲周公所作。然實周秦之際之所纂集。其中
其多秦漢人語。同官雖三見。十有二歲。各官兩相誤作字。之文。山海經亦
有。壹鳴生歲十有二海內之傳說。然均概舉而非列舉。且二書
亦同爲有疑問之書。因此前人於十二歲名頗多懷疑。而助此疑團
者在爾雅諸書。於藏名之外尚有十。歲陽。致使問題愈益糾紛而
不得其正解。昔人於此二者大率等量齊觀。疑信參半。信之者多
望文生義。由爲之解。疑之者。則由不論。郭璞。或此焉。漢世術家
創爲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說。而後人竄入爾雅。後世近人則多
疑自外來。然亦尚未有人得其究竟。余今既得證明藏名與已

比命十二宮之星名多相符合。則其由己比命輸入殆無可疑。餘所當
攷究者則其輸入時代之早晚。並與歲陽處於何等之關係而已。

余謂歲陽與歲名二者實不可同列而語。歲陽之名在尔雅為大

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

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

默。在癸曰昭陽。歲陽。淮南天文訓所用之字面與此相同。僅著雍

彼作著雍。其在史記歷書則字面迥異。且有前後錯雜者。

闕逢。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默。昭陽

馬達。端蒙。游兆。強梧。徒孫。祝犁。商橫。昭陽。橫艾。尚章

視此幾於字、均有出入。且或為著雍或作祝黎者。而在歷書則

已為紀年。又上章昭陽漢第古春不同。此事與歲名之見於諸書者大有懸異。歲名雖亦有出入。然僅一二字之差。所差甚微也。二者所不同之處。此即其一。其秋則歲名蓋沿自已久。而歲陽則出世方新。

又歲陽每項均規整二字。而歲名則差參不齊。或二或三。二者不同之處。此其二。其秋則歲名乃自然發生。而歲陽則人所製造。

歲名於各歷諸書外所見雖少。然於周秦之際及漢初已屢見實用。如離騷之攝提貞於孟陬。呂氏春秋序意篇命之。雖秦八年歲在涖灘。實證昭昭試之。單閼之歲四月孟夏。此皆在漢武以前。其遠在大初四年者有天馬歌之。天馬來。執徐時。見漢書

而歲陽之名則僅甲之而達並開達與攝提格同見於太初改曆之詔。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廢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為達攝提格漢書律曆志云自名舉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歲陽僅此一用而歲名則先後凡五用。二者之不同此其三。

有此三不同二者之先後真偽已可懸解然此猶屬皮相。原歲陽與歲名之相配乃干支紀年之變法而干支紀年之事在漢以前無有也。古書物中有為疑似之說者如說元以涼政和禮節之甲午蓋為泰初誤讀壞已辨之見古籍拾遺許印林以國差觀之宋史和禮志考

歲歲丁亥為句。王國維已辨之。見觀堂別集。周金文存中有丁卯等。
郭沫若以丁卯為紀歲。余亦已辨之矣。見上釋。其見於文獻者實始於
淮南子。其天文訓云。淮南元年春。大乙在丙子。又云。太陰元始。
建於甲寅。此當為干支紀年之端矣。必有干支紀年之法在先。
而後始有奇說之歲陽與歲名之相配。是則制作歲陽者當為漢
人無疑矣。

尤有進者。制作歲陽之人頗有利用希臘字母之痕跡。如甲之
蘭達或為達 *tan-jang* 實取自希臘字母首字之 *α* (*alpha*)
阿爾法。乙之薩蒙或為薩蒙 *tan-jang* (*tan-jang*) 實取自希臘字母
母之 *β* (*beta*) 干馬。此本張爾登口說。余實確切無可易。其僅

此二字母且統一字者，正表示制作者之希臘語智識僅屬耳識之餘，猶今人之不諳西語者而能通愛兒西（A.B.C.）或拿摩達（N.O.I.）也。中國與希臘發生關係，由劉向文獻所證明，如樂器之吹簫，為 *Lyra* 之對譯，*Lyra* 為 *Lyra* 之對譯，*Lyra* 確在漢武帝東通西域以後，是則歲陽之名必制於太初衛士無疑矣。

由此證明者更有釋天之十月陽與十二月名，以於上已申論之，其作偽之痕跡與此歲陽之假歲名實同出於一軌。故此二事可為互證。

有上三不同和三證，亦雅歲陽確係竄入為無疑。淮南天文訓之文亦當同係竄入，其日字與釋天同，其證一：天文訓有十歲

陽之一節在文之最末，於其前插一五行生勝子辰宿歷合圖，与上文陽

藏陽說明其為偽則藏名愈顯其真蓋以先有藏名異存故作

偽者遠歲陽以配之也。歲名之用至遵可推至廿氏石氏時代。

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有齊甘公。楚唐昧。趙君綽。魏石申。大云

近世十二諸侯春秋七國相王春秋言縱衡者繼踵而陳。唐世石因時

諸論其古傳。故其占驗凌雜未鹽。又云。甘石曆五星法。唯獨蒙成。

有反逆行。集解引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引歐

孝緒七錄謂甘公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又石申錄八戰國

時作天文八卷也。漢書藝文志敘術總評云：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
山未刊其著書。

編中言甘公在甘公卷二十，
然石申在八卷，未知是一是二。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援神契

微引石氏星經，此當即其所著天文八卷。周禮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祿祥，鄭注云：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
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
占，甘氏歲星經其遺焉也。此歲星經大約亦即其天文星占八卷矣。

甘氏石氏實為中國古代有數之星曆家，其生世雖不詳，然其時

代大抵在戰國初年。此由天文志中二氏所列舉之星象可以決定。見上

大抵甘氏之星象著先於石氏，石氏距太初則相差二辰。歲星之運行在

古代之觀察，本不甚嚴密，約略以為十二歲一周天，一歲一辰，然其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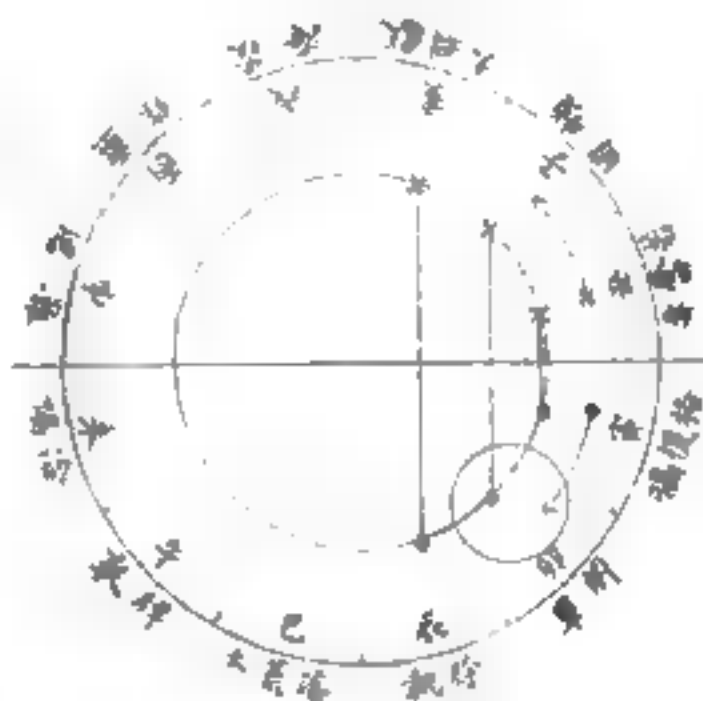
實之週期為一一八五六年，不待十二年即須週天，故其餘分相積，
每八二、六年必超辰一次。超辰之現象在中國古代始發現於劉歆，
然劉歆之觀察亦未精密，誤以超辰之週期為一四四年。石氏既經
太初相差二辰，歲名如相連接，則石氏當在太初前一六五年，即公元
前二六九年前後。然據石氏春秋序意篇之維秦八年，歲在端端，為
中長年當公元前二三九年，依現行壬子終年以逆推之，當為壬戌，與
太初元年之己未實相差一辰，此故蓋因劉歆曾超辰二次，其一為太
初後之太始二年，公元九五年，又其一則當此維秦八年，劉歆沒後超辰
法廢，至平紀年之順序直迄於今。是故秦八年以前之歲名，與太初
實已有一辰之差，而石氏與太初實相差三辰，故石氏之年代實當在

太初前二四八年，即公元前三五二年前後。此據新城博士說，見前書四一六葉。是則石氏約畧與孟子同時。甘氏雖較古，亦相去不遠。孟子本不以星歷名家，然其書中云：「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數也。」雖非此正可見當時星歷之學確已大有進步。石氏甘氏生於此時，亦正其宜矣。

甘石二氏既為公元前三五二年代之人物，則歲名之用至遲可推溯至此時。然甘石二氏所用者為歲陰紀年，歲陰又稱太陰，此與歲星之關係恰如歲星之影響。歲星右行，與十二辰子丑寅卯之順序恰相反。歲陰則反是。歲陰始於寅，後於歲一辰而左行，故其順序恰為寅卯辰巳之等，以圖表之則如次：

歲陰紀年法

• 歲星
• 歲陰



余以為此歲陰紀年法，實乃歲星
紀年之變法，其用意在於救濟十二辰
逆轉之不便。十二辰環列於天，其
次序本無順逆之可言，特於借用
十二辰文字為十二支時，適取子
丑寅卯之順序，待用之既久，遂成
為一種固定之次數耳。此事於十二
辰之性質上亦大有關係。如先有十
二支，後移其文字以附屬於天而為
十二辰，則十二辰之順序不當逆轉。

故十二辰之運轉實原於十二支之固定。十二支始於子，其故已如上述，其何以依子而實申為序則非所可知，恐乃出於事之偶然，不則乃科用當時故逆其順序以示與天上之十二辰有別耳。

必先有歲星紀年而後始能有歲陰。歲星紀年法在十二支之順序固定之後自多不便，故後之星曆家始別出一機杼而為歲陰左行之法以就十二支之次第，以便於記憶。揆其初必有圖形，故前人有歲陰左行於地也。

歲陰之實際應用，其於大猷有徵者可推溯至公元前四二四年至三八七年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農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太陰在卯，穰，明歲亥，惡。至午旱，明歲丑，至

西曆國歲表悉。皇于大早，明歲美，有水。至卯積善，率歲倍。此之太陰
中歲陰，是純文歲時已用歲陰紀年，其時則當在公元前四二四年至三
八七一年也。

於三十八年前已用歲陰紀年，則歲陰紀年法之制定必當更早。
其時期由以寅為始以推算之，當在秋分已移入於寅辰之時，十二辰
始子，蓋以秋分點在子之故，已如上述。然依歲差之現象，約在公元前二
千二百年代，秋分點即將移入於丑辰，丑辰之分度頗狹隘，若單以
辰而計，歲僅十五度，未幾每百年推移一度二分之一，故約一千年間
即將移過丑辰。若蓋亢宿亦入於丑辰，亢宿九度則秋分點移入於
寅辰之時，當在公元前六百年代，此事為漸次博士、春秋長曆所研究所

得之結果恰相暗合。新城氏曰：

春秋之所以以宣時代

公元前六三六年至五九一年

為界，其前後全然異趣。前半大

體嚴整，與所謂嚴正相近。置閏法與連大月之配置均甚不規則。後

半則與所謂國正全國，大體係依據以宣公十四年

公元前五五五年

為基準之

置閏法，連大月之配置亦頗規整。以宣時代為過渡時代，年始早晚之

變化甚劇。

東洋大文學史研究三二七等

新城氏據此以指斥三正論之謬妄，其說是也。余以為三正論之所

由起即因秋分點之推移，使年始早晚生劇烈之變化。大抵中國古代初
步之曆法，必與十二辰同時輸入，以子為秋分點之置法，由殷至周積用
已千數百年尚未改變，曆數與氣節遊生二辰之差，時人不知其故。

見古代能錄其近者或相若一辰，其遠者或無差異，故遂有夏正服正而止之說。孔子欲行夏時，亦即此時代精神之一表現。

而書甘誓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語，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云：「三正，天地人三正也。」禹、舜二家各異，業此与五行對文，當以馬說為長。鄭氏始以甘誓為夏書，不應有建子建丑之正而為異說耳。然尚書乃經儒家所點竄之書，甘誓之為夏書，亦不足信。見杜預中國古史研究會要序儒說之竄入而已。周書雖亦見於墨子明鬼篇，王引之謂威侮五行之威字當為成之誤，威者蓋然墨子初亦儒家，淮南子書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王引之謂威侮五行之威字當為成之誤，威者蓋之假借字。見墨子尚書與墨子同誤，可知所本亦同出於一家。

由上可知歲陰紀年法可推溯至公元前六百年代。即六百年至三八七年間之產物。歲陰可推溯至此年代。則歲星紀年之事在殷周之際。蓋其以前已有之。殆屬可信。故國禮、山海經之十二歲及尔雅釋天之十二歲名。皆傳周初以來之文獻。而非後人所竄入。惟釋天之文字。與次第則顯有後人竄亂之處。其歲名一節之首句。今本為「大歲在寅曰攝提格」。然史記原書索隱引尔雅云「歲在甲子為建寅曰攝提格」。天官書索隱引李巡注尔雅。歲在寅為攝提格。皆無大字。是大乃後人所加。前人錢大昕說文二氏已言之。是尔雅其始實終世之次第亦皆係三正論以後所改易。此事由月名之改易可以為五證。

月名今本為「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寗。四月為余。五月為畢。

六月為丑，七月為相，八月為牝，九月為主，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辛，十二
為陰。余謂此在古必以立春除臘如宿，余年且相牝，去陽為序，後人
始以臘為實，以為夏正之建寅，故移易之。就十二字本身而言，辛除如余，且
為相，相牝陽為相，較臘起不入於，而以陽部二字夾入，意部中者為自然。
又詩小雅，朔首章云：我征徂西，至于荒野。二月初古，歲難寒暑。漢五
乃以二月朔日始行。是也。惟朔日二字不確。次章之，若我征東，日月方除。漢四
月為除。此蓋以除為余字，然四月與首章之二月不合，依余所擬定
之次第則，除當為陰，恰與二月相合。宋徽之三章有歲安陽止句，漢
云：十月為陽。案此与首章歲安美善止同例，是則陽為十二月之
鐵證矣。秋社之日月陽止，當當同為十二月。小雅毛傳以為剽王之神。

宋徽、秋社詩序以爲作於文王之時。此三詩之時代雖未能遽定。然要
在東周以前也。

月名之次第既有變更。則歲名之變更自是案中事矣。按余意古
之歲名實即歲星紀年。其順序是否卽爲子丑寅卯。雖不得而知。然即
使爲子丑寅卯。亦不嫌其倒逆。蓋十二辰本環繞於天。無所終始。星曆
家僅時外來之星名以爲歲名而已。十二歲名之不見於詩書等經
典。且亦不見於卜辭及古金中者。未可依此說以釋明。蓋十二歲名本
爲外來語。初僅專用於星曆家。如今之化學家呼鉀爲加留年。六六
三三三爲阿爾米年。二三三三三也。事本限於少數專門家。故於通
常之語彙不見使用。戰國之中葉以後。漸目於世者。則歷年既久。外來語

之本身已受同化。其次則以星曆之智識已普及於當時之士大夫間也。故藏名之不見於古籍及古器物者無害於輸入時代之遠古。

十二月名余字疑其為外來惟字已入韵且均已簡化而為一字
蓋已變於完全國化之境也欲求其根源頗不易也然余曾依朱
徐、歐如之順序以與巴比倫漢字擬比時代公元前二千一百一十年代之十二月名相
比較首字之音義於有半數相近者此亦恐非偶然。

BARZAGAR
GUSI.SA
SIG.GA

SUNMUNA 𐌸𐌹𐌺𐍂𐌴𐌽𐌰
BIL.BIL.GAR 𐌲𐌶𐌵𐌹𐌳𐌰
KIN⁴I NANA 𐌺𐌴𐌺𐌰𐌶𐌴𐌻𐌰

𣎵 DUL.AZAG 𣎵 APIN.DÛ.A 𣎵 GAN.GAN.NA

ABBA È A.S.A.AN SEKIN KUD

八十二次

歲星紀年因十二辰逆轉之不便變而為太陰紀年然至石氏
似復有恢復歲星紀年之傾向石氏之十二新歲名聖德降人壽
壽辟路強開啓明長利然天音晉長王壬天曜大章天皇天泉宗
天結天當即十二舊歲名之代替其意殆因舊歲名之奇詭不
易施諸實用也石氏之新歲名亦未見實用然其用意與劉歆所表
章之十二次實無差別

星紀生析木之十二次其詳始見於律曆志所引之劉歆歲術見上
卷雖釋天之星名中雖見其九國語及左氏傳中雖甚屢見實用然

除此諸書之外，於新定以前之書籍，器物均未有見。圖左均刻款所表章
 之書也。其以歲星紀年之書，說大抵均係豫言，且其的中，有在四五十
 年之後，如聲之應響者，其為後人所竄入無疑。新城博士曾依諾美
包爾之太陽及遊星表（Neugebauer: Abgekirzte Tafeln der Sonne
und der grossen Planeten. 1904）推算之，其年代之明晦者，如晉
文公春秋之歲，量田曰：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國語推算之位，道當為魏
首，其後十二年，過五歲，乞食得魂之歲，子肥曰：歲在壽星。推算之
位，且當在寶流。左傳宣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當在壽星。
昭公十一年，長弘曰：歲在豕韋。即知當在析木。凡此均不相合。又昭三十
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

受其命。後三十八年越果滅吳。此越得之歲舊說為星紀。新城氏據
 陰陽并越於吳而易之以燕則漢人之變法。漢初燕最有功。越最負罪。
 故易之燕之說。大元曆理全以為越在戰國時其分野為燕之箕尾。歲當
 析木。然此二說均與推算不合。推算之位置當在壽星。

年 代 公 元 前 推 算 數 事 甚

文公壽星 六五五 壽星 大火 三九

得魂之歲 六四四 寶沈 壽星 三九

襄二十六年 五四五 壽星 星紀 二八

昭十一年 五三一 析木 辰星 二八

越得歲 五一〇 壽星 析木 二二

星紀 三一

以上二種確之推算

從其法精確至一厘之
十分之一均可推多

覆核之，無一相合，可知左

國書之紀事均非當時之實錄，其確為後人所竄入，已成為鐵案

矣。問題之更進一步，則為竄入者或即十二次之制定者之究為何

人，對此問題之解答有二說，其一以竄入者為劉歆

日本飯島忠夫此由
其書上張此說

在國二書本劉歆所表章，又二書中之歲星紀事，依八十二次年精確之起

辰法不能適合者，而劉歆世經

序歷志

以其錯誤之百四十四年之起辰，以

說明之則甚合符節，蓋自文公奔狄之歲

成公五年，此年王
自狄歸，日為辛未

至昭公三十二

年之越得歲，恰一百四十五年，如無越辰，則是年為折木，然世經曰，三

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未百四十五歲，蓋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誤

後之，必受其咎，視此，則歲星之紀事顯然為劉歆所插入，以便於其證

術之說明。然新城博士對此說加以否認。

新城氏既定越之分野本在箕尾，則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析木，而四十五年間遼金無超辰。故博士以為此必戰國時人未知超辰術者所為。其人之年代由推算而知事之遲速，主口五相當於超辰後所在之位置之數，以乘八十六年，由此事之年數減去之即得：

$$655 - 82.6 \times (3.9 - 0.5) = 374 \text{ 年}$$

$$510 - 82.6 \times (2.1 - 0.5) = 378 \text{ 年}$$

$$\text{平均} = 376 \text{ 年}$$

即在公元前三七六年，在此前後應有十年乃至二十年之出入。案此說自當以越之分野是否在箕尾為前提，徐發之說本出於擬議。

而無何等之實證。又其所謂越最負國之越乃南越，在戰國時尚未入中國版圖，而越得歲之越乃東越，二者恐未可混同也。

更有一事，新城與歐陽二氏舉之尤烈者，為御碑之語。

夏四月陳災，御碑電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陳水屬也，大水紀也，而楚所相也。……紀以五歲，故曰五年。

歲五辰鵠大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運也，故曰五十二年。

五十七年後於哀公之十七年陳果亡，以依劉歆百四十四年起辰法

以推算之，於昭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二七年）當起辰一次，然此並未起

辰，此為劉歆說之主要根據，而為劉歆入說之重要阻礙。陳亡之歲在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孔子卒同在哀公十六年，與古傳不合，然因在史

記中其見於周秦本紀及陳楚諸世家者其年代亦頗參差。

(年表)

(本紀或世家)

周敬王 四十一

四十年楚滅陳。孔子卒。(周本紀)

魯哀公 十六

孔子卒。

十六年孔子卒。(魯世家)

魯定公 三十三

三十三年孔子卒。(魯世家)

秦悼公 十二

十三年楚滅陳。(秦本紀)

楚惠王 十

惠王復國。

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楚世家)

宋景公 三十八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宋世家)

衛懿公 二

二年魯孔丘卒。(衛世家)

陳湣公 二十三

楚滅陳。

二十四年

楚惠王復國。以吳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楚世家)

蔡成公 十二

十三年楚滅陳（春秋世家）

鄭僑公 二十二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春秋世家）

燕獻公 十四

十四年孔子卒（春秋世家）

吳夫差 十七

十八年楚滅陳（春秋世家）

此來若出人之故，余以為當係太史公根據各國史記之異文所實錄，不然在大史公既經制定年表以整齊各國之史事，不致若是其不盡一致，余以為年表所記乃太史公折衷諸國之史記所得之結果。若然則左氏傳以陳亡繫於哀公十七年者實屬可疑。飯島氏即據此以為左傳昭九年之丙五十二年均當為五十一，而楚滅陳之事當在哀公十六年，如是則此五十一年間即得起展一次，而點竄此字句者則當為杜預。

陳氏說殊亦未免早計。新城氏辨之甚詳。氏引漢書五行志(上)之文以爲反證。

九年夏四月陳火。……左氏經曰陳火。傳曰鄆裨寔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通云。……陳水屬也。大水能也。而楚所相也。今大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始以五歲。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陳卒亡。陳克有之。天之道也。

說曰。顯頌以水王。陳其於也。今前歲有星孛。後五年有大彗。大彗亦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

此說曰。以下乃劉歆之解釋。此亦兩言五十二。楚滅陳亦在哀十

七年，而尤要者乃自大梁四歲而入鵠大之四字，大梁之次為寶沈，為鵠首，為鵠大，故言四歲。然鵠首恰當昭之十五年，例當超辰，而此並未超越，故此似乎表示歲星紀事為不知超辰術者（即非劉歆）所竄入耳。新城氏持此說最力，此亦實為劉歆竄入說之一大障礙。

然索於此有所疑焉。歲星紀事若係劉歆以前之文獻，劉歆既發現超辰之現象，依己術應於昭公十五年超辰一次者，何以於徵引舊說漫不加以批評指摘，且更從而為之說辭耶？故由超得歲而言，超如果為箕尾之分野，則改之者本係漢人，劉歆不應數典忘祖，於不當超辰者而使之超辰，而此則應當超辰者而復不超，此余之所甚惑而不解者也。且於超得歲之年既已超辰，與四圍四十八年之說亦不

按此等五經
散不同時此
誤

相合。余意以星曆專家之對，故不應若是其懸謬。如當時星曆之爭，最烈
止張殷周之張壽王，為劉歆實為生死對頭，說之懸謬若此，其不見笑於天
方之家者幾希矣。故五行志之五十二年，四歲，哀公十七年之二四七，宜
宋有改元之難，故改元之者，雖不敢即定為班固，然要當在杜預之前。
杜預則又據以改元，左傳其注中已有自大梁四歲而及魏大，後四
周四十八歲之言，即是已見五行志之證。

釋天之星名亦同屬可疑，今錄其全文如次：

壽星角亢也。天根心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
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牛也。奎婁虛也。額頤
之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如背之口營室東壁也。降

妻。奎妻也。大梁。帝也。西陸。帝也。濁。謂之渠。味。謂之神。棟。鵠人也。北極。謂之北辰。何。鼓。謂之常牛。明。星。謂之唐明。彗。星。為撓槍。舍。星。為約。約。星名。

北中見於十二次者為壽星。大大折木。

或稱折木之津。古風。星。統。主。樞。樞。公。八。年。傳。中。在。折。木。之。津。

顯。明。之。星。也。昭。十。年。傳。在。折。木。之。津。

顯。明。之。星。也。

或。作。顯。明。之。星。也。昭。十。年。傳。在。折。木。之。津。

降。星。大。梁。主。樞。樞。公。八。年。傳。中。在。折。木。之。津。

大辰之說亦見於公羊昭十七年傳。其他則陸在國二書外概未有見。

鵠冠子度萬第八有鵠大星之說。其文曰。鳳凰者鵠大之禽。陽之精也。鵠鵠者主樞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陸佃注云。或無鵠大之禽。主樞之獸字。案此當以或本

為是。此蓋以鳳凰者陽之精也。麒麟者陰之精也。為民統之精也。三項為對句。有使八字於第三句為破調矣。韓愈讀鶴冠子云。法十有二字。此當為其十有二字之人。為後人移入於正文。

尤有可疑者。星紀所本等之星位。較太初曆尤後。太初星紀起於斗十二度。中今牽牛。終於婁女七度。而此云星紀牛牽牛。尚不及婁女。豈移起於婁女八度。中危初終於危十五度。而此云星紀虛也。尚不及危。漸城氏云。星紀由其名稱而言。即可知其次。今冬至點。亦推言。星紀牛牽牛也。則其制定時代。當在牛與牽牛之中。即牽牛初點。可後於當冬至點之時。牽牛之初點為 *P. Capricornus*。此星之黃經恰當二十七度。時為公元四三〇年。黃經每百年相差約一度半。則十二次之制定當在

公元四三〇年前後之一二百年內

天
地
萬
物
一
理
也

博士更撰古本竹書紀年

惠成王十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之世哉。定為公元前三六二年。山東大學博

五、

士吏云太初曆之智識乃發達於戰國時代之物畢竟為春秋二百四

十餘年間忠實紀錄之賜同五九七葉然博士之推證於太初曆之曆象

國五九

然博士之推證於太初曆之曆象

吳至有無譚議未能除外也。律歷志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下注云。曆初。歷冬至日在壽牛初。

牽牛中星也。古曆皆在建星。建星卽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

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四分法在并二十一

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此所云史官舊法，當指張壽之所主張之說。

神歷志引劉勰語云。情。美言舊法之教。歷優於太初歷。太初歷既失。

神應志引李翱記云
以歷地太史官藏歷

天度不相應。相差至四度五分之落後。則其推算之結果。自當提前
至四五百年矣。故新城氏之推算。適足以證明賈逵之說之不誣。而
釋天璽名之一節。確有太初曆者。以竊之痕跡。太初曆與殷曆爭持
激烈。主張殷歷之張壽王。終因不屈致下獄而死。此實為中國天文
學史上之殉教者。殺張壽王之張。本人即是劉歆。則竊之釋天之星
名者。亦非此張和。莫屬矣。原文鈎去其可疑者。則自然成韻。今錄
之如左：

壽星角亢也。天根辰也。天駟房也。陽大辰房心房也。陽大辰謂

之大辰。營室謂之定。文淵濁謂之華。味謂之柳。北極謂之北辰。何

數謂之中。此之用星謂之居。明。彗星為掃。掃。彗星為約。約。

星名

星名之生名既同有改竄之痕跡則十二次之記古金失其根據其制
作蓋本取於星名如壽星大火實沈及鶉首鶉火鶉尾上鶉蓋由吳也
為所分化而半脫附於歲名新成或曰竊疑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赤奮若
等之名與天龜即天黿等降事大深析本等或係同音之通轉為訛妄天黿
與龜
三六景此疑極是蓋單閼一讀重若或轉為天龜由五作之天與卦重
之則為
蟬單閼在元部真元二部本相近轉今音天蟬同在一先而其證龜
與安為古音同在元部也其音移韻項則
同為在之疑重蟬字之於執徐蟬執雙聲字
係亦同屬函音降事之於大荒落漢人讀降者降與陽部字相近如東
方朔七諫沈江用陽部二十四字而以蟬同降功公騰江懸縱達山客重東

雖為韵。又莊忌哀時命用陽部二十字。而以相通。容志容凶宮竊句。懷為韵。此中降志宮竊懷均冬部字也。莊忌而陽部合韵。故降志在深

人為疊韵字。妻落領聲。而侯魚亦近疊韵。大槩之於敦群。大敦曉

聲而近疊韵。敦可曉梁群同古陽部。析本乃赤奮若之急音。析赤同

屬函音。木奮音音。木若則侯牙近。故此五者實同音之轉曉。惟博

士以爲歲名出於歲次。謂可以證明前者之非外來語。則不免因果倒

置。歲名之爲外來語。本文已論之甚詳。即由二者之字面以觀。亦

可知其孰先孰後。蓋歲次雖州而規整。歲名則詭譎而參差。此其

辨別。與歲陽之於歲名相似矣。

歲次之制定。自當出於劉歆。此於上所論列之外。而有一證。則歲次於秦

太歲紀年法
（附歌）
 太歲星



此圖據自新編新藏
 東洋天文學史研究

釋天子

漢時均未見使用者於新室文獻獨
 盛行一時其見於書史者如漢書王
 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會龍
 英圖又始建國八年歲在壽星
 天圖七年歲在大梁會龍庚辰
 又明年歲在實沈會龍辛巳其
 見於器物者如金存王莽嘉量銘
 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
 上洛傳上洛有以四子神名曰於建洛之其子當先
 定當室也其子當先定當室也其子當先定當室也
 天命有氏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

錢氏已嘗以
曆年之四
春之次
人常以
大陰之

山東
陽明
二
二

神功天下萬國永遵。陶潛曰春歲即歲星會龍中太歲。劉歆之太歲與
歲陰有別。二者恆相差二辰。此事錢大昕始發其覆。後王引之若太歲
考非之。新成新歲於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亦非之。然今以國曆之見此所
列者約一十與錢說通合。非之者恐未得其正也。鄭玄注國禮春官為相氏
掌十有二歲之位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并所建之辰。考如日月五
在寅。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
此樂說鄭玄之太歲乃淮南子之太陰。史記之歲陰。所謂今曆太歲。則
劉歆之太歲也。二者自未有別。後人以名同而淆亂。王氏與新城氏未能
免此。

上可知十二次要不外為十二辰之變。十二辰之為正整十二等分。每

分三十度者實始見於藏術。然以理推之。此十二等分當始於十二辰與天體既離之時。與斗建之說有密切之關係。廿氏所載之十二辰猶與二十八宿相配合。未盡脫離於天體。使十二辰既離於天體者。余以為當係淮南術士。蓋以斗建月之文獻實始見於淮南也。其最顯著者。如淮南時則大抵取材於呂氏十二經及月令。呂氏月令於每月之始均言日在某宿。而時則則獨言扶搖指某辰。扶搖者斗建也。以斗建月逆十二辰而推移。則必十二辰環帶已脫離於天體而固定。而後始有可能。斗柄逆十二辰以建十二月則各辰必為三十度之等分。是則十二等分制蓋創始於淮南術士矣。郭本詩經大東也。此扶搖也。終十二辰。十二辰者也。至終末惟一為時更甚。此以十二辰者。七辰一終。故謂之七辰。大東詩言在東建以南。此已以既離於天體之十二辰為既。為時過乎。其則無常。不可信。

又北斗建月說與通泛之斗建自當有別。通泛之斗建如夏正。正月建斗柄懸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懸在下則三。陽子環流第五。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又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斗建者魁。魁臨氐以東北也。諸如此類。在古代歷法初學之時。曾以此斗為觀察授時之利器。且所用之標準星與時刻依地域而不同。自是事實。此事實且甚古。蓋在公元前一二千年代北斗接近北極點。終夜不沒下地。斗於觀察授時最為便利。然此與月建之說應當區分。蓋月建必須以十二辰已成為固定之十二等分環帶為前

提此在上古無此理，亦無此事也。故牛神月建說創當後起。余以為此乃十二辰之真義，故非後，即為黃道周天十二曜星之真義，故非後。後人對於十二辰逆轉現象之一說明。此一說明於逆轉現象雖巧，得解釋然固非十二辰制定時之本意也。

九餘論

本篇所論之結果，余對於壬子及壬午相關聯之諸事項可撮錄之如下：

一、壬子乃中國古代之次數，其起源甚古，別無何等神秘之意義。由次數應月為表示一旬之日次，故有十日之名。後因簡單之十個

文字，每句循環易於混淆，乃與十二支相配而成三句，制若六旬制之紀日法。予支逆順相配合而成為時歷上專用之文字，其神秘性亦因而逐漸獲得。

六、十二辰文字本黃道十二恆星之符號，與已比命書十二字頗相一致，初似專為觀察歲星而設，後乃日月合朔之標準點。斗建之說更屬後起，乃對於十二辰逆轉現象之一談說。

七、十二辰環繫于天，其次序循環無端，本無所謂順逆。其所以逆轉者，乃押目為十二天文字^時與歲星運行之方向適取正反之次序。至其所以如是者當出于故意，蓋防與實際之星符相誤也。

四、十二辰始于子（庚子表均始于子可證），此與已比命十二宮之始于牡牛

之發現），然於六千年前有交通者，於四五千年前不能斷言其必無交通也。

六、巴比倫之星曆係殷之先人由西方傳來，抑係西人於殷代時之輸入，此事殊難斷論。惟甲骨文字中有鼻形文字如鼻、鼻、鼻、鼻等，其自字作鼻、鼻，均為一種低平之中鼻，又有日形文字如目、相、果、果、果、果等，其目形作四、若、包，均有所謂「眼臉皺裂」(epicanthic fold)。此於人種問題上乃絕好之資料。大抵殷民族係蒙古人種中之漢族也。

七、十二歲名與巴比倫之星名相符，此常與十二辰之制定同時輸入。蓋以十二辰本為觀察歲而設，故乃以歲星所在之星名即為該歲之

歲名。按其初當係少數星曆專家之私法。故不為一般文獻所採用。然此法之必然存在。由有太陰太歲法之設置。即可以證之。蓋必先有歲星紀年。而後始能有歲陰歲陽等之虛設。其目的僅在調濟十二辰文字業已用成習慣後。起子終亥。逆轉之不便耳。

八、由寅字之本作矢形而改為燕形。午字之本作索形而改為杵形（比如漢人改巳之字形而為蛇形。改乙為申）可知國人（當在中華業以後）已多不識十二辰之本為星名。或識而已不知其正確之星象。故星象入後多所轉變。如軒轅之為黃龍。為權。奎之為封豕。為蜚之類是也。星象轉變之事。於希臘亦習見。即如希臘之十二宮。明如其由已比倫輸入者。其星象已多不一致矣。

九、釋天之十歲陽乃西漢太初術士之所偽託。其事當起於以
干支紀歲法出現以後。因迫於有固有之十二歲名本自外來，故亦
詭造奇攝之十歲陽以相配稱。其中有襲取希臘字母之朕跡。如
此十歲陽之為偽，益知彼十二歲名之必為真。

十、釋天之十二月名與十二支亦全無關係。其原語必自外來。惟
已充分漢化，簡稱為一字且有韻律，故其原語之索隱殊屬困難。
特有一事所可斷言者，其所配之十月陽，與十歲陽同為太初術士
所偽託。揆其意蓋又以干支紀月，此實為從來所未有。且歲名姑實
(此乃三正說發生後所改)，則如月名亦必變更。今之，^有取如病余，車
且相旺，玄陽，車涂，必當為車涂，取如病余，車且相旺，玄陽也。

十一、以十二辰配時之制始於漢人，其見於文獻者當以漢書翼奉傳及五行志為權輿。翼奉傳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己未，孝武園白鶴^音翼奉上疏云：今白鶴館以四月己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五行志下之下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杜欽對亦曰：日以戌中食，時加未。案此當以斗建之說出，現以後方能產生淮南有斗建說而無一日十二時制，其天文篇分一日為十五不等分，由晨明至定昏而不及夜，故十二時制不能在淮南以前。余謂此乃漢武東通西域以後，受西方之影響而仿制者。其事或與十二肖獸之輸入同時也。

十二、十二肖獸始見於王充論衡，其物勢篇云：寅，木也，其禽

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水也。其禽鼠也。午，火也。其禽馬也。又云：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辰，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言毒屬土。辰為龍。巳為蛇。漢日昃篇云：子之禽鼠。卯之獸兔。此非創於王充。古不始於東漢。新莽嘉量銘，已作，蛇肖蛇形，可知於西漢時已有之矣。此肖獸之制，不限于東方。印度，已比倫，希臘，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無出於西紀後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漢時西域諸國，仿已比倫之十二宮而制定之，再由西傳播者也。

中國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豕

卯度……鼠牛子、龍、蛇、馬、羊、猴、雞、犬、猪。見大衍曆卷四、唐書同分中、中國人

未時……牛、羊、子、雞、蟹、蛇、犬、鼠、蟻。見二〇八、二〇九、唐書

亥度……牛、羊、子、雞、蟹、蛇、犬、猪、蟻。見二〇八、二〇九、唐書

十三、分野創制於已亡之古代，以十二宮配十二國土。中國之分野

說以關伯實說傳說為最古，大抵當與十二辰同時傳來。帝典雖

為周末偽家所偽託，然其學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之語與後

起之九州五岳異撰，當是古代有此口碑。十有二州當即十二辰所

配之分野也。後之分野說以二十八宿為配，或以十二歲次為配，

即此古制之牙遺矣。

十四、二十八宿自當像起，其房心尾為蝎之分化，氐亢為天

緯之分化，甚顯而易見。其制並不甚古，單幅之星名於古雖已散見，然其構成爲月經之系統者，當在春秋以後。且諸家所選用之星名或星數，均各有出入。今表列之如次：

二十八宿對照表

氏石	氏甘	目氏	有	今月	南	天	天	天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斗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虛	虛	虛	虛	虛	虛	虛	虛	虛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危
室	室	室	室	室	室	室	室	室
壁	壁	壁	壁	壁	壁	壁	壁	壁
奎	奎	奎	奎	奎	奎	奎	奎	奎
胃	胃	胃	胃	胃	胃	胃	胃	胃
昂	昂	昂	昂	昂	昂	昂	昂	昂
畢	畢	畢	畢	畢	畢	畢	畢	畢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觜
參	參	參	參	參	參	參	參	參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鬼	鬼	鬼	鬼	鬼	鬼	鬼	鬼	鬼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柳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翼	翼	翼	翼	翼	翼	翼	翼	翼
轸	轸	轸	轸	轸	轸	轸	轸	轸

古表石氏甘氏電漢書天文志。月令與呂氏春秋十二紀同文。僅大
宿二紀仍作心。又淮南時則篇言整抹呂紀。惟易曰。雖為身建。
故中角。房營室胃東井五宿。

由此表可以明和者。甘石二氏實列然二系。呂覽月令。淮南大抵
祖述石氏者也。而史記律書則祖述甘氏。其天官書甘石二氏均紀元前四
後漢石氏世紀之人物。甘氏先於石氏者。時不及百年。而二者之懸異若此。且甘氏
僅二十五宿。呂氏月令書僅二十六宿。此以印度之二十八宿或作二十
七宿者例之。雖非偶然缺舉者。余意二十八宿之形成。即當在甘石二
氏時代。故星名星數均有參差。入後始依石氏而固定者也。

十五。二十八宿始角。與十二辰始子同意。此當據德國威爾遜氏

以秋分點在角時所制定之說為是。(Weber: *Indische Nachrichten von*
den Indas 十二) 此与甘石二氏之時代正相一致。

十六、中國既有十二辰後制二十八宿以複之，其主要原因當在歲
差過甚，歷象有迫于整理之必要。且十二辰之分畫過於粗畧，而
十二辰文字不幸又已形成逆轉之事，故更就用天二十八分之，而
時以南亢氐房之順，則与日月五星之運行完全一致。故其初意蓋
非專以為月經。

十七、二十八宿制印度与天方亦有之，其与中国二十八宿之關
係，學者之說不一。法國學者畢義四^{四〇}初以中國起源說 (Journ. des
Savants, 1840.)。德國威伯爾氏^{四一}之說起源於印度 (loc. cit. 1860) 其

赫爾氏謂起源於巴比倫 (Hommel : „Über den Ursprung und das Alter der astro-
 bischen Sternnamen insbesondere der Mondstationen“, Z.D.M.G. 45, 1891)。威
伯爾氏復宣頌而此說 (Tradition Beiträge, 1891, Sitzber., 1894)。魯法與 大
家 根察爾氏亦同此主張 (Ginzler : „Das Alter de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e“)
 然於巴比倫古代，二十八宿區分法尚無確實存在之證據。日本新城新
藏博士於一九一八年著 二十八宿之傳來 一文 (東洋天文學史研究 二四
 —二九葉)，已辯之甚詳。博士之主張則謂，二十八宿在中國設定於周
 初或以前，在春秋中葉以後由中國出發，經由中央亞細亞傳入印度，
 更傳至波斯、亞利比亞方面。博士之中國起源說及傳播路徑，較之
 西歐學者更遠有根據。然其所規擬之設定年代與輸出年代則尚

有可商也。據余所論則則制定時代當在戰國初年。至其新出年代則以漢武帝通西域時為最適宜。

十八、十二次乃制定於劉歆。惟十二辰、各等分三十度而脫離白

天體其事則當更在其前。甘石二氏所用十二辰名已與本宋之星象脫

離子卷甘氏在虛危、石氏在婁女虛危。後之子辰即因定於虛危。此有實

物為證。如漢四門方鏡青林堂十五卷廿四葉有十南宋淳祐天文圖碑

碑存蘇州北縣內是也。故十二辰之遊離疑即始於戰國初年。石氏之十二歲

名當即此十二辰之新名也。十二次既本制定於劉歆，故舉左氏內外傳所有歲次之然載以考究古史。其事殊大有可商。

十九、十二辰環帶脫離天體之後，斗建說方能誕生。斗建之說始

見於淮南子。其時則篇數整條。呂氏春秋十二紀。僅取其半之日
曜為斗建而已。有斗建之說而後始有十二支名月之說出現。故較
就甲骨文之十二辰以為十二目之符號之說。實屬徒勞而無
益之舉。

以上即余解釋庚子之事之大凡也。依余之說。於古今未所存之
疑團。大率可迎刃而解。惟事在三四千年以前。所據之資料又至
有限。故余亦不敢遽信已說之必當於事實。然此說一創通。其旁證
之豐富。實若取諸左右而達其源。將來地底發掘盛行時。或有更
斷然之古物出而為余說之左證者。固所企而特望者也。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金書脫稿。

附圖 公元前三〇〇年代巴比倫之恆星天。

殷梨餘論

一九三三年秋日書於
江戸川畔之鴻臺 沫著



目次

葉數

龍安指遺

一

神諭詩甲

三

斷片編合八例

八

殘辭五段二例

一五

缺刻橫畫二例

一九

易日解

二一

錢通解

二五

釋函函

二九

寧事骨刻解

三一

骨白刻辭之一攷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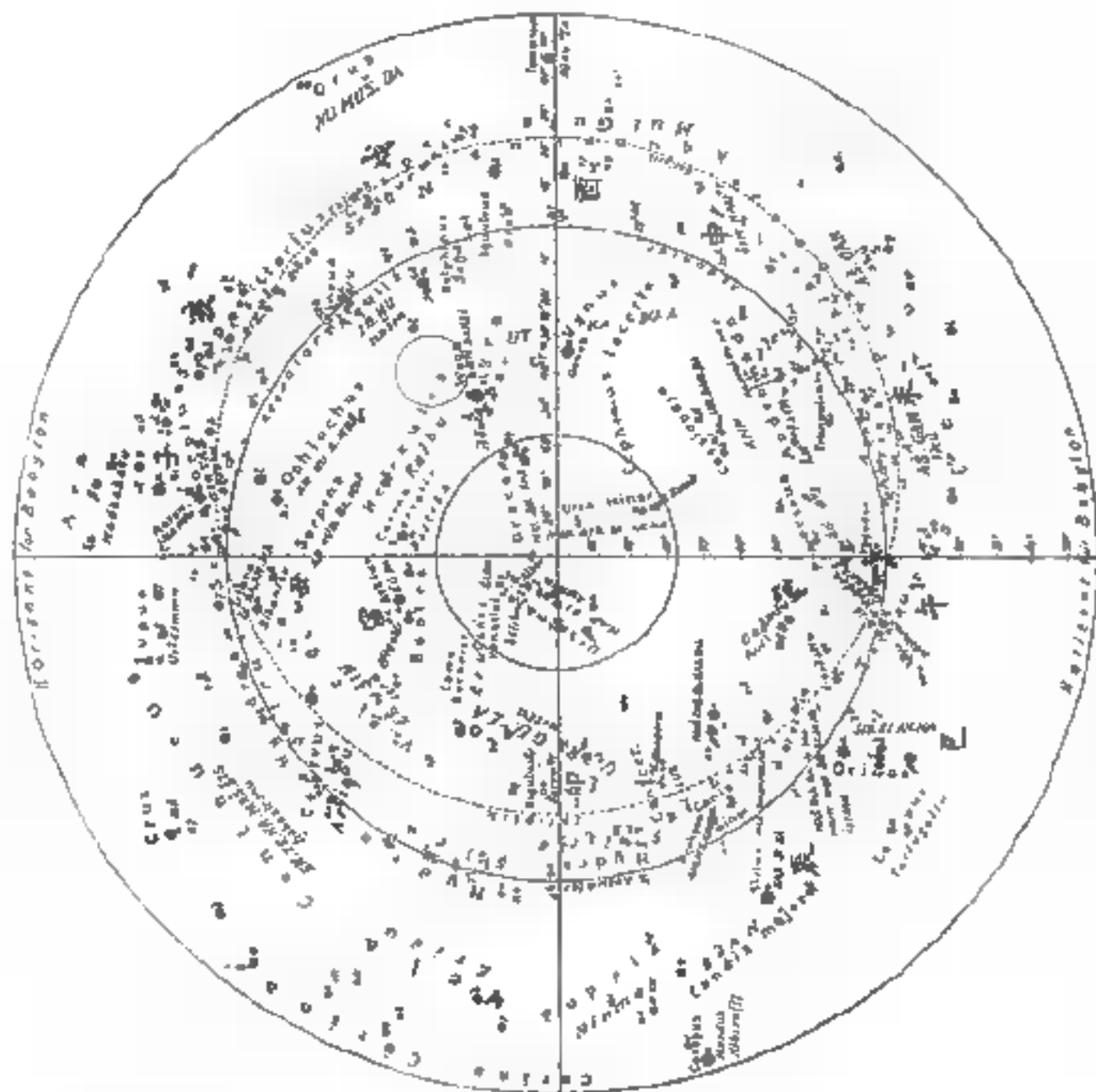
三四

釋七十——殷文紀數之一新例

四四

公元第三品年代 巴比倫之恆星天

成德謝爾氏廣佐
榮列妙士氏清隆



Der zweijährige Festschuljahr am 1. April 1900
die Leistungen der Schüler
nach H. K. Webe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採自葉氏《古代東方精神文化》。

十二辰支宮通乘所時辰

沫若 散 庄

主



殷契餘論

郭沫若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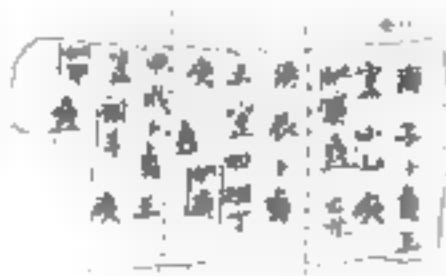
殷契拾遺

殷末王室每於先妣特祭，然僅祭其所自出之妣，而於非
所自出之妣則不及。余竊於卜辭通纂已推論之，近聞殷末
書契增編於殷契妣名後有新證，今綴求之於次。



(補一·二·五)

仲丁之配舊所知者為妣癸朱白通纂一今又有妣己是
仲丁實有二配矣。



(增一·一七·七)

祖辛之配舊所知者為妣庚通纂一今此左辭有妣甲是
祖辛實有二配矣。又曰祖丁即祖辛之子祖丁其配舊所知
者有妣己妣癸今此中辭復有妣庚是祖丁有三配矣。此中辭
與左辭



(續一三五·一)

此下解之祖丁母妣甲以次母妣丙通纂別一祖丁母妣己通纂一例之知即祖丁之配妣甲此失母為一証是則祖丁實有四配矣。

敬字不識下解之配當損去右半。昌字亦不識。屢見間有目為人名者。此處亦疑然。御用為禦祀也。

以上仲丁祖辛祖丁三世之配均有增益。然此三世亦均王統之直系也。唯余於卜辭通纂中所列之祖妣能列世系表當得稍加更正。今補揭之於次。

中已非雅已，參見卜辭通纂第一二〇片眉批。

注：國指殷內者，與籍中之舊稱，方指外者，與籍中之舊稱，數字示征伐。



中論兮甲

卜辭有兮字，或作𠂔，多用作祭牲。又有用作國名者，孫詒讓據釋為羌，
上世八羅振玉釋為羊，謂羊之側視形，或側視而帶象形。其有帝王名兮甲者，則認為陽甲。卜辭有曰南庚曰兮甲曰南庚一例，通纂一王國維僅剔取其前六字，謂兮甲在南庚之次，證明其確為陽甲。

近時董作賓復改從孫釋，用牲之例，解為人牲，所謂羌甲亦說為陽甲。然於左列一例，即覺其有異。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兮甲，祖辛。

（此辭見通纂書後）

董云此辭中大為祖甲時貞人所謂五示丁即父丁
祖乙即小乙惟於祖丁祖辛之間列入陽甲次序稍異
文辭

余則釋為皆謂即初之初文象形初甲乃是次甲敘於祖
丁祖辛之間次序並不異且余於此間獲得一例曰

庚寅卜[貞]其[又]于[子]甲南庚[告]甲[般]庚[小]辛

(通纂一一六片)

仕在南庚之上其下又有鳴甲足證前者非次甲其當而陽
甲卜辭皆作鳴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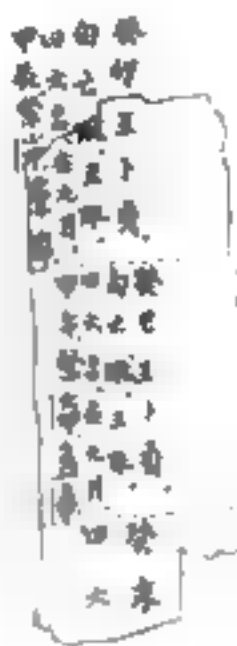
卜辭尚有一通例即於甲日卜祭某甲而並祭某甲時二
甲於先世中必相次所祭者在後而並祭者在前列如

甲口祭大甲並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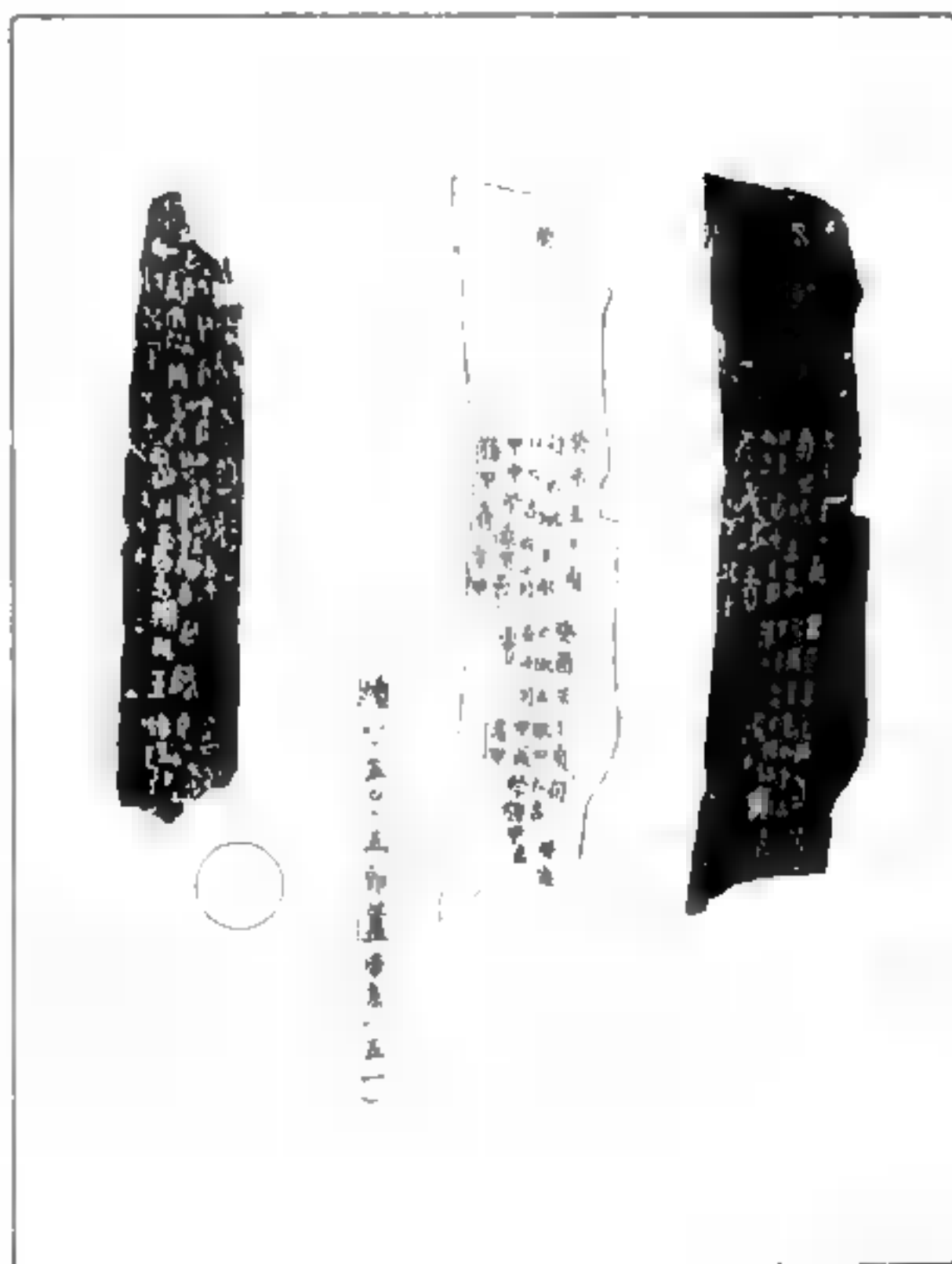
通纂三

甲口索小甲口大甲
 三片二片
 口口祭養甲
 小甲
 同
 一七六片
 甲午崇嘏甲
 五片
 同
 一
 甲申祭祖甲
 九片
 同
 六

等皆是。又此例之見於靈室版契微文者，彙余於通纂後記中，僅擇其辭，今見殷虛書契續編有鮮明之拓影，爰補揭之於次。



（增）一九九〇（道）（帝）（三）



卷之七
月令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續）三九、三發水一辭即藍帝朱一四六）



卷之五

〔增〕一九二三年第一期（漢帝系一一六）

殷王之名甲者為上甲大甲小甲河重甲汝甲陽甲祖甲
而卜辭祭大甲時所庶者必係上甲祭小甲時所庶者必係
大甲祭彘甲時所庶者必係小甲祭彘甲時所庶者必係彘
甲祭喙甲時所庶者必係彘甲祭祖甲者所庶者必係喙甲

右土六六片有
 口辰貞其奉生
 十且丁車世已
 庫方十辭第一
 九八八片為西
 子卜口即子二
 世子世丁子丁

名多見字未可識，羅強釋為羔，自不能據為典要。而𠂔甲若
 𠂔甲字亦絕無一例作羊者。即此已足知𠂔羊之非一字，而
 卜辭用牲之例更有𠂔羊同見於一辭者。



(續一三九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片)

此片之丁余初以為祖丁，因祖丁舊只知有二配，
 今案當是仲丁，仲丁之配有二，曰妣己，曰妣癸，祖丁
 實有四配也。

𠂔𠂔同辭，此足證其斷非一物，故羅釋全無是處。原羅所以


說為象羊之側視形者，乃因夂頭有類羊頭，實則羊縱側視，無緣得有人形。而夂頭之文亦未可以羊頭概指，如莛莛莛莛等字均著夂頭，而所象各別。莛頭象毛角，莛頭象矢格，莛頭象齒端之兩刃，莛頭象露薄之參差。莛即露薄之古文，象形，薄莛同音。而近對轉說文，收入十部，失之。而此均頭則象雙耳耳。

釋莛者亦誤以夂頭為羊頭，實則莛乃形聲會意之字，而夂乃獨體象形之文，獨體象形之文不可分說也。且用人為牲，不得專用莛義，而夂甲說為莛甲以當於陽甲，乃叙於南庚，庚甲之上，祖丁祖辛之間，於世系亦不符，故釋莛者非也。若如唐說，為傾全一莛字之釋，乃並說文史記而統加以莛，似未免紛張過甚，非所敢信。

要之，夂字確是狗之初文，象貼耳人立之形，此乃狗之體

大保殷云。竟乃亡遺作工。則肖坐形。解虎殷云。以夙夕勿瀟
朕命。則從口作。與說文苟字同。蓋以口為聲也。金文諸字均
用為敬。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警夜。故狗形之文以為敬。敬
字之結構即策狗以警衛之意。與牧豕等字例同。苟字譌變
為從艸句聲之苟。而說文兩敗之。訓苟為艸也。從艸句聲。訓
苟為自急貌也。從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從羊與義
善其同意。而未言其音。舊音已力切。蓋由急貌義所演繹。別
無根據也。苟苟之分已久。而苟成廢文。苟成虛字。非有廢同
古文以為證。烏能知其涯涘耶。

明義士所撫殷虛卜辭第七一八片。有辭云。甲寅卜其
帝方。一乃一牛九。九下一文。董氏釋為大。舉以證乃
之非狗。案此文前大尾短。脚從背。應當以釋為為宜。尾端

畧考於字例雖稍異亦無傷乎其為豚豚尾正奉也。卜辭有肱字作 後上一尾亦上奉可為互證。

知均為狗字則均甲之為沃甲斷無可易。狗沃之音相近以聲而言狗為牙音沃為喉音而牙喉每相轉變如公之轉為翁軍之轉為運自即古運字象人輩車之形是也以韻而言狗屬侯部沃屬宵部而侯宵可相通假如駒之通作驕說文駒之借作標說文是也。狗之為名後世史家蓋稍嫌其褻故以沃字易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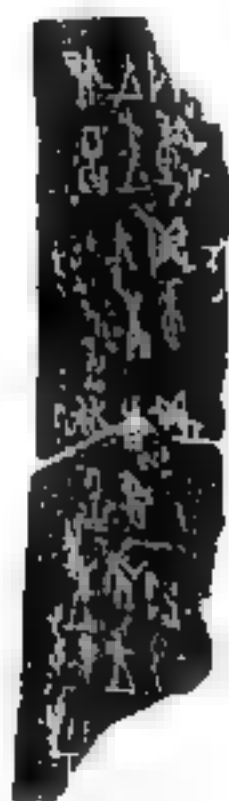
沃丁一名 其初文亦必作 惟於卜辭尚未見通纂第三〇九片余所釋為 者乃以丁之誤讀已勘正之今更增正於此。

斷片綴合八例



甲骨斷片多可綴合，余襄於通纂，獲得三十餘事，今綴得數例揭之於次。

第一例



上段

續三·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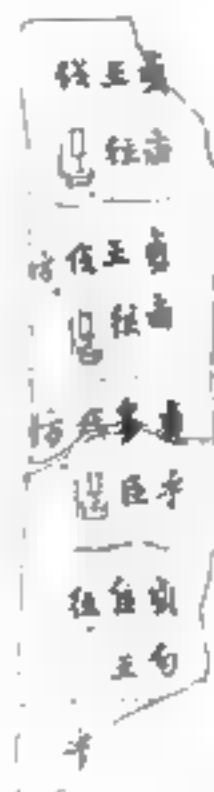
下段

續三·八·六

續六·二·二·二

續二·二·二

通纂四·六·〇



第二例



右側一小片，係書通末後，蓋空所求均經磨滅，
 稍餘故線，殘字跡，不甚合，然為一片之新無礙。



成光均殷之周盟國，滿方其敵人。
 任我組武丁時所卜。

第三例



右上方

前編五
六六

中編

續編二
一六六

下編

續編二
一六六

聯合例

割裂尚未中斷。一見中集六二二一海集二七二七蓋王氏
曹見原骨，故知其相聯。羅氏僅見拓本，故漫然分而為二也。
虎方亦見南宮中費，故辨銘云。

虎王今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或
貴行，親王座在懷，隣蜀山中，手歸，隨生鳳，形王親
形寶龜。

費字舊釋射國，今據原刊，補重錄古錄器銘
作系隣，上字上大，系隣，或字古旁相近，下字則
分明隣之錄文，說文：墟，圻也。墟或作隣，今字从
隣，隣之作隣，隣之作隣矣。

此乃周初之器，宋時出土於麻城，虎方屬南國，則其地望
當在淮水上游也。虎方於周初即與周為仇國，意其在殷或

當是殷之同盟。

金字王賓釋徐道是以同盟之意求之蓋讀為舒也。
第六行皆字乃武丁時人名周知此骨乃武丁時所卜也。

第四例



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
今夕自土今夕自土今夕自土今夕自土
子已卜自西表卜自山和卜自甲寅卜自
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既寧

上段 續編四
下段 同上

第五例



上段 續編三
一九六六
下段 同五
廿一

第六例



續編

今案：下段是說，章自察妹突之前有事，王令從事，不悔，克行王令，中段是說，帝改仍令從事，上段是說，不令章自察從事，王用與冊書于京師，事情照此辦理。

章自察，似官名，亦似人名。官當是以山段聲之字，疑是艮字之異。章自察妹又官，与太孟鼎，汝妹辰又太緄，例相近，然二者均不明。

第七例

此段文字，因墨色過重，難以辨識。其內容應與第七例相關，但具體字樣無法確定。

上段 通篇七
下段 增補三

第八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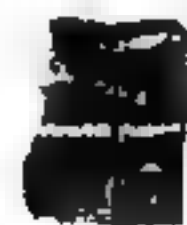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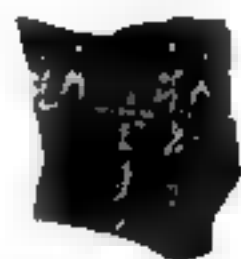
上級
下級



殷虛書契圖版卷二



图 1



有三斷片乃他處之殘，為費人所潛入，逸入岩間，氏蓋曾
加以一次整理而有未盡，此三斷片亦未知別出，余最要通
傳中已剔出之，繼更發現此第一斷片，與河井大龜，右下隅
適相銜接，蓋二處同時出土而實聯者也。



殘辭五足二例

卜辭紀卜或紀卜之應，每一事數書，因之骨片各有壞損，時而殘辭互相補足，今撮述二例如次：

第一例 通纂四三〇片左側一辭云：

癸卯卜，翌日，旬亡田，甲辰

大，，，，，。

，，五人，五日，在。

中行及尾行下端均損去一字，或讀為「五日在」，以為在字繫於月下之例，豈乃非是？在下一字當是地稱，有殘畫可辨，由下片證之，知是「章」字，而「已」下所缺乃「卯」字也。



續五·三二·一
廬地望·二七

此片左側与前片所銘者乃一事，文乃右封，今可補足之也。

左·[契卯]·[陽]·[卯]·[未]

「田」甲辰大「田」

「之」夕「田」上「田」

「五」人「五」月「五」車

右「王國」曰出「五」有「五」七月已

「子」曰「田」

中數奇字均不識「子」乃人名亦見通纂四二六片

第二例

甲



發末卜獻有句亡

田「王國」曰出「五」

五「丁」即「王」獸「獸」

「車」為「口」視

「在」車「車」為

亦「口」「車」亦出「德」

(前編五·六·四)

(續二·一四·一)



亦曰：禱亦生僮。
 為口：祝對在車。禱為
 五日丁卯王數敵。祝車
 一發或卜敵或旬亡因王國曰庶
 一發口卜敵或旬亡因王國曰庶
 美

（前編七·五·三）

丙



→ [發] 未卜 獻 貞

← [發] 未卜 獻 貞 旬亡咎 王 國 曰 出 幸

[王] 曰 丁 卯 王 獻 獻 脫 車 為 [口]

[視] 鈴 在 車 車 馬 亦 [口]

[車] 亦 出 鐘

(增三四〇・二・二)
(漢書四一二・二)



丁



癸亥卜般貞旬亡田王固曰生希五日丁卯
王獸獸說車馬口說對左車車馬亦口
車亦出獲

王固曰生希其出末缺八日庚午允出
末缺自口口口魯口口

右四片所記者同是一事，雖各有損壞，而互相補苴，於其
全辭尚可得其大較。乙丙二片較完整，細揣其全文，當與通
纂七三五片之中辭同制。後辭云：

癸酉卜，歲貞，旬亡咎。王固曰：乃茲亦

出，弗若，咸甲午，王往遘，弗小。

自右車馬，碩，王車，子矢亦既。

王車上一文當是重覆之意。後言小目，自右車馬，碩，王車，此
言視車馬口視，銘在車，文例相同，則此車馬下所缺一字，必
係類陪字。銘字兩側僅有殘痕，可辨甚明晰，以作通纂七三
五片左辭亦有此字。

癸酉卜，歲貞，旬亡咎。王固曰：乃茲亦

出，弗若，咸甲午，王往遘，弗小。

丁丑王整仲丁，帶引在

名集，十月。

季字余讀為蹶，險字余疑及之異，要當是增蹶字。諸辭均於癸日卜旬之書，凶由言有祟而紀其應，凡所吉應均不吉，大事也。

敵地名，它辭屢言，其數敵衆，一，三見，一即其地。

卑視均人名，卑屢見，視見大龜第一版，与卜人之視均或丁時入。

卑為車□，与視車為□，言視車之為，非視之車為。相呼應，二缺文如

非同字，亦必同義之動詞。

字讀即卷之錄文，今權書作佳，它字直作，蓋刀筆誤損也。

缺刻橫畫二例

卜辭每多缺刻橫畫之例。如通纂第六片。（見篇下）所載之一例。整刻正月二月之干支。凡八行。右行右側六行。除二月之。（見篇下）內外均缺刻橫畫。其最著者也。左列二例亦頗特異。

第一例

（見篇下）
（見篇下）
（見篇下）



後田即後句大孟莊，自殷遺後田，至今方與諸侯後田異。
卜辭亦屢見，多田于，多田，後田均是句，但古入用田，與後
田同義，並非後田之名。後世儒者道名，即本於此。

後田即後句大孟莊，自殷遺後田，至今方與諸侯後田異。

四方堂即指上殿方，方蓋方庚方之等而言，按其意
知言四堂，卜辭又屢見，三丰方，二丰方，文，舊解為殿名，
今得此例，知其非是。後方即庚方，見通纂五九三片。

第二例

附六·二七·六
癸·四六·一四



右列中缺字缺刻補畫。王國維、葉玉森、董作賓均曾以意補之，然書均有未盡，余意當如次：



杜通
自今不
庚戌年
一

亞乃人名，通官均地名，與字與金文南皇父說之南同，當即一地。詩十雅十月，重父孔聖，作都于何，南國畿內邑，在今河南濟源縣南，南地既知，南可知矣。庚戌年及相接，南地既知，官又可知矣。二者均濟源附近之地無疑。

南皇父說，據傳世一說，說一九五六年，又有十一萬處，在陝西岐山，已有南皇父字，已見於此，是又南皇父說，據傳世一說，說一九五六年，又有十一萬處，在陝西岐山，已有南皇父字，已見於此，是又南皇父說。

易日解

卜辭多見易日字。孫詒讓說為更日。或疑祭名。案此二字
每與天象字同見於一片。其例如次。

第一例 出四一四一。



易日。不易日。出
中。長。上。已。

第二例 殷一〇三・二



其
不
易
日
其
不
易
日
其
不
易
日



第三例 殷二〇片



其
不
易
日
其
不
易
日
其
不
易
日



第四例 殷五・一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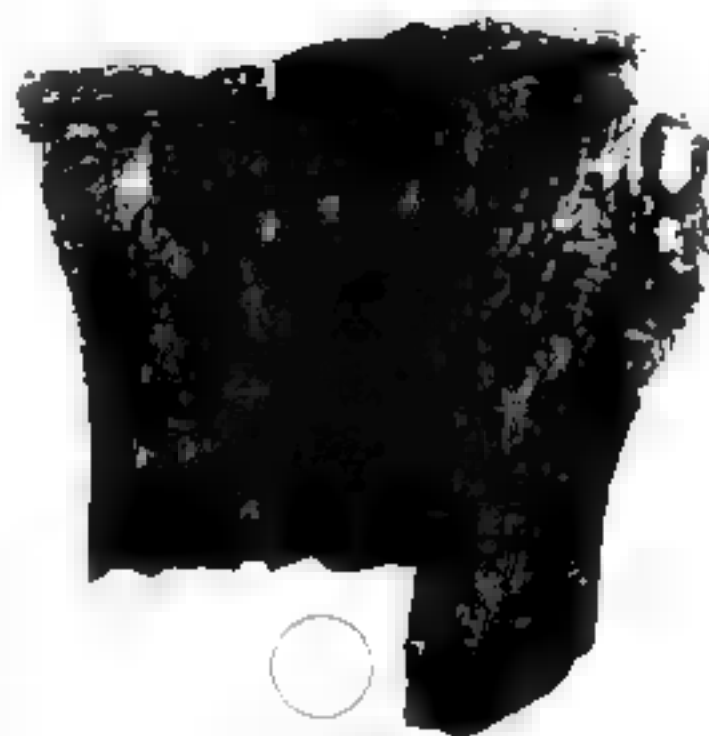
第五例 周六十一 三
九將衛藏月



大食
日丁明
而
王
未卜
一

省字每山而風兩字同見於一辭舊多誤釋為風余釋為
冢之古文讀為冢丁明省大食者言丁而之天明時露大冢
散也明之時刻在昧爽後大孟鼎文可證

第六例



甲辰卜王
于乙酉
步，易日
丁未
戊申

不易日 不[致]

故者卜晴也。王國維謂是皆之借字。說文：啓雨而晝，雖也。字亦有意作國。通集五。若。附。上。九。者。後。訓。云。不。最。其。雨。正。

王說之確證

第七例

庚辰年十一月



日雨小

易日 二月

昌方受生

受生 十月

第八例 漢·一六·二·(續四·一六·九重)

(三二·一再重)



其雨 不雨
至丁未 於即卜 不易日 去寧

第九例 漢·一四·五(續四·一一·二重)

(同六·一六·一再重)



庚辰易日
庚望

己卯卜

丙子卜

貞吉

于庚辰

其

雨

口

索陽回查釋為不
實其說至確蓋
其乃錄之初文匪增
為實（可見歷史研
究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第七頁至第一一
頁）今存此舊釋
者以承文字研究
之遺展。

饒冠解

卜辭於此饒冠之旁無解以不為解三字例均橫書為解卜
之辭不屬今就手中所得拓本摘舉其例如次：



今
子勿
貞翌庚
→ 己未卜
解

二
解
一

一
解

饒冠解

(表)

小書

不書

書一

小書



書一

書二

(裏)



書一

書二

書三

有二片乃一骨之表裏此与上第一片均據日本滋山內
寺御本拓本骨為中島嶠山氏所藏今曾寓目



(表)

庚辰
丁亥
其

雨
丁亥不
頁

其
備

其

鐘
通
解

二六

王國曰其病坐



右二片亦一臂之表裏，將藏日本中村不折氏蒙同氏
贈。表而繡字乃人名，知者以它繡字，俱帶其力。
繡字云：同利，又有繡云：貞令四月，俱至者。
繡字云：貞令四月，俱至者。

為人者至深。今釋挈象。人有所懸持之形。此不知疑為何字。商承祚釋為底。堯之底。謂小篆作乃其從底。象底乃從底。底一。卽底之初文。此有疑也。疑端兩抵。卽器之底。一示其處。字形与此決不類。釋於卜辭文例。亦無一可通。

以上三例均有「不」字，「三字」均在「不」字之旁，与「不」字不属。

孫詒讓釋為不絕。絕讀為詔。見樂文舉胡亮章釋為不絕。

讀為不踟躕。文例。黃作賓初釋為不弓龜。一。二。後又

政縱翻說胡字當為絲絲處卽作絲之毫何據焉不誣

陳邦福疑為梧之異誤。不梧龜者。橫云不梧殊。

承祚引陳說為當

今案其字固不得釋為龜，然亦不得釋為龜，形雖與龜同，畧尚，竝無朱之音符，如竟可釋為龜，則又何見其不可釋為

龜即字無音符而象形。其實即龜龜字所從之龜字耳。

龜字或作下部乃尖銳之三角形。豈非从口。此字釋
均誤以為口。上部不从午。亦不从系。觀下列諸例自明。
字而云然。



案此當是某種手工工具之象形文。三角形乃器身，上端
乃其柄。卜辭有從此作之字作或或或或若或或正



右盤採自殷虛溝，原題「漢端盤」，豈非漢器，當在
 字間中，豈盤心有通形，與契文極相似，揣以實比較，

生手口



口目兩，甲午



右契文，不尋常，有作，不尋常，二例，採自龜甲獸骨文，
 一字，上第，此外尚多有之。

釋面

面字結構本不相同。其見於卜辭者義亦不相索。如云
王方征于我東面。其二邑。邑方亦歸。此字或作特。舊釋我。或
通。王。知此為面。則下從之。
面字作異。用為邊鄙字。通。王。知此為面。則下從之。
亦字決為面字矣。中辭有云。亦焚命三。通。王。知此為面。則下從之。
面。又有書字作𠂔。通。王。知此為面。則下從之。
相同。亦面字為面之一證。

羅振玉以面為都鄙之本字。謂說文解字以為面邊字。而
以都為都鄙字。考古文都鄙字亦不以邑。李翰錦。人氏。以
邑者後所增也。其說甚是。乃又云。離白與國字作𠂔。與

此圖，一解畫字或省口，觀會意所在，可知為畫矣。增訂
 將中卷，則又以畫為俗寫之圖字，而更以圖為畫，此則大誤。
 不然者也。學者多不加察，遂見一入，字不可破，遂見客庚。
 野澤之類，則一隸二九亦相沿，以圖為畫，殊屬不可思議。增其
 此以字為羊，
 古則為可異。

今業亦若命為會意之象形，一望可知。金文以圖之字多
 作商形，增其如畫字，而古甲盤圖字作商，師賓鐘圖字作商，故
 此至小篆遂形變而為圖，說文乃謂，从入从回也。

圖字从口从回，示會意所在之疾，自為邊部矣。

圖字从口从回，此口象圖畫之四周，从回者言於圖中
 畫列邊部也。由此字可證古有地圖，散氏盤於畫訂四界以
 後，末續以受，增圖大王子豆新官東度，字作圖，正其文其

散氏盤大字訂
 失八型

事之理。

「蘭香」字近由「張丹斧氏」拓贈一片，饒有意味，余之如次。



中子御
執聖
我
其王

伊成子

卷一百一十五

張釋古圖為該部主官。義州地處北地名。屬於伊侯舊領之邊邑也。今憲報之上瑞雷折去一聯為。在教子□伊侯古圖。左東右西也。據此以推證。伊侯若伊當即伊罕。考考亦人名。尋婦有。又帝考者。請婦考也。

穿手骨刻辭

近出穿手骨，蒙唐蘭氏影贈一片，一面有花紋如彝器之
外表，一面有刻辭，今釋其文如次：



壬午王田行魯萊，獲飛商載，獲弓，王易錫。

寧丰寧小鎮見。在五月，王六祀，多日。

魯萊，萊，即魯丘，戰國時屬齊，其地在今山東商河縣西。

北，商載，弓之商，當是地名，殆即商河之名所由得。卜辭有水。

名，商者，王處於此，故漁以行樂，蓋即商河矣。元和郡縣志。

謂，清流，嘉四年河堤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恐。

是陳人傳會之說也。商名之見於卜辭者，今舉三例如次。

(續六一〇九)

(續二四四，三)



商滿，魚，

口中

射天鹿

中

外

口

口

一

(注) 魚，當即漁之古文，从二，手持網以捕魚。

王錫字亦常小兒語頗費解。常自寶猶文寶之有。錫字

字實所無。由其結構觀之。當是形聲字。蓋从矢。旨聲。義雖未

可知。要當在頤部也。歟。是謂之矢。故从矢。錫兒。則是聯語。由二

字聯列之聲類以求之。當是兒韻之借字。雖有客五升耳。特

以引與客七升。同引。體則大同。之說。存世兒韻。蓋者。王國維

叔。亦大小不等。以此銘有小兒兒之稱。準此。則常字乃假為

歛矣。常歛同在侵部。說文格或作棉。正合聲常聲通用之證。

蓋王持卷策。常字從王。既得振翼。王以書記。常字亦得預書。

王以小兒能錫之飲。常字以為策。故作託以紀之也。

再就骨形而言。此決非單獨之器物。當是膠漆於它種器

物。疑是木之類。之上。以為裝飾者。唐氏云。尚有一骨。與此同文。惟

作相對之形者。即膠漆於相反之地位。而取對稱者也。所附

釐之器有骨片零散，為數當不恆二片。

又由花紋兩古，中央部之骨片，與銘文相反，如銘實側刺也。凡古器物之銘在初本無關重要，有銘之器少，無銘之器多，其一證。器之愈古者銘愈簡，器之漸晚者銘始繁，其二證。銘之在器多在底裏，或隱於釜陰，器之漸晚者始成為文字，上之裝飾而勒於器表，其三證。此銘刻於骨陰，購洛於器時當被掩蔽，故側刺亦不介意。蓋古人之為銘，在初本如暗號或標記之類，非所以炫耀於人也。

依中央之骨片為標準，知成電光形之尖錐花紋，實上向而下垂，此種花紋之形式，於乘器中尊觚爵等之類多有之，今由象屋清實舉其商標者，專一例以資比較，一望即可知其相似也。此等花紋之原型蓋即花瓣若花萼，或觚之類初



上圖 商犧尊
 本器片上部尖錐花紋之延長



本直接取材於堅皮之果實，或取象於子房，故外有之花瓣
若花萼，透顯化為器表之紋飾也。骨之尖銳兩端均有餘
意未盡，今以虛線足成之，即此亦足證骨非單獨之器物。

以上僅由拓影之觀察於器物之原形自難決定，然能與
原骨接連者，如就余說以稽核之，必能獲得更明確之知見
也。

骨之出土地未明，然其為商代遺物無疑，由銘文而言，與
卜辭及商代玉器相類，由花紋而言，亦與商彝及白色陶器
相同，均具確證。

渚白刺辭之一攷察

殷代卜骨之用牛肩胛骨者，其渚白刺或半月形，每有文例一定之簡單刺辭，与卜之鉅索無關，与同一骨上之卜辭亦無聯絡。舊多視為不可解，解之者亦多憑臆度。安陽發掘者之一人董作賓氏，對此項刺辭之注意特深，近有渚白說一文發表，渚白說如其刺辭所示，即渚白刺辭的研究也。刺辭之例，其根幹為某日、某示、若干、某，對此根幹有有益字間有不同渚白者，今畧舉數事以示例。



白田川 一
丁卯 壬午 二月

此例多。白田川三字。吟辭尚有白田川。通文二二例。川白田。
通文六六例。川白田。通文九七例。川白田。通文八八例。忠乃常見之卜人。
名其宅大津同職。川字疏詳後。通文八八例。忠乃。
第三例。通文六六例。三十八例。



白田川 一
七 壬午 二月

此例有去日長，於下復有零餘，或作人說詳下。

第四例

林二、三、四、一、二、
董文、葛廿五、則



去未四

又出一



此亦有去日長，出師又字之異，與與一當是一事說詳下。

第五例

增編五、二、五、七、
董文、葛廿五、則



已見卷五十八

此非特白。僅文曹舉四例。九六蓋此僅五例而已。似即
肩胛骨之背面。

就上舉五例觀之。末一字之字與多。恆見於卜辭。卜貞二
字之間。其見於字辭者尚有羔。豕。豕。豕。豕。諸例。董氏說為殷
時大吏士等之署名。其說無可易。唯因辭例中多果。帝字。
又恆見。又字。沿舊釋帝為歸。讀為歸。還之歸。釋又為多。讀如
字。遂有歸還兵馬之說。雖然費苦心。然定大有未諦
也。蓋歸。帝二字之釋均不確。字釋既不確。則全說為之動搖
矣。今請先釋帝字。

帝因箕帝字。然見於卜辭者均非本字。本義。羅振玉釋為
歸。以嫁適之意解之。然卜辭自有歸字作歸。歸。帝二字用法
迥乎不同。董氏已言之。其用歸者如

辛卯卜 旁貞 翌甲午王涉歸 前編五
二九一
貞翌辛卯王勿涉歸 前編五
三九
丙寅卜 般貞 其歸若 前編四
三五
貞勿歸于商 貞歸 貞勿歸 前編六
一五
貞勿令涉歸 貞令涉歸 前編六
五
辛未卜 貞令方歸 口月 前編五
二九
貞令官族歸 前編三
二
貞勿令族歸 前編四
一五
貞勿乎 歸 前編三
三八
貞王歸 前編三
九

凡此均是歸字義亦是歸用例多見然前編一例用帶字以代者而用帶字之例尤為多見亦未見有用歸字以代者

之如次

一、言受祭年者

一、山止卜出貞帝報喜于泰年。增編四二五二

二、貞帝報泰受年。增編四二五三

三、辛丑卜報貞帝報于泰于商。同二六一

四、貞望辛丑于帝報于殷。同二六二

五、甲子卜貞貞帝報受泰年。同二六四

六、貞報受泰年。同二六六

七、□□卜貞貞帝報年。林二一五二

八、貞帝報泰年。增編四二五四

九、帝并泰不其報。增編四〇一五

二、吉儀御者

一、^一由御帶并子母庚。錄二一〇・一。

二、^二由子甲介御帶好。林一・二一・三。

三、^三由御帶好子妣甲。同二・二一・一。

四、^四由御帶好子高。續編四・二〇・三。

五、^五御帶好子父乙。前編一・三八・三。

六、^六口實卜意由續帶好。貞吉其續帶好。同七・二七・四。

七、^七口實卜男由御帶好子母口。同七・一七・二。

八、^八甲申卜御帶氣妣己二妣。妣己帶氣一牛御。一。

牛一羊御帶氣妣己。前編一・三三・七。

三、吉征儀者

一、^一貞吉亦帶好。續編四・二六・二。

一、上君卜卜字或王由帶好令正任夏後五二十
 此辭重一卜字即示字為卜人為建國則二上野
 甲申卜辭貞手帶好先人于寵前編五十二
 乙酉卜貞手帶好先人于寵同七三〇
 四、古田遊者

一、貞手帶好田于公前編二四五
 貞望丁己手帶好往于口續編三三九
 五、吉生育者

一、帶好續編三三九
 辛丑卜貞王國曰好其望百子御
 辛丑卜貞王國曰好其望百子御
 貞望望子前編三三八
 貞望望子前編三三八



附言郭叔者

「王曰」卜旁豈，郭叔郭叔，王國曰其自庚辰郭叔，郭叔，
 郭叔郭叔，郭叔。二月，此兩句二處中
 合說，見下揚國。

續編四二五二（漢書禮二七）



續編四二五二

二、丙午卜通貞，帶某肉，其切。前編四·四一·五。

三、帶某肉，其切。後下·三四·四。

四、帶某肉，其切。前編七·一四·四。

此等辭例均屢見。此外尚多有然此中帶字每一例可以釋為歸，亦無一例有作歸字者。通案諸例，凡帶某均當為人，就中如官儀御例第八，帶鼠与妣之同御，假為帶，此為帶，此為帶，諸出之，除虎為人者外，斷無第二種說法。知帶鼠為人者，而古罪妣例第十三亦有帶鼠，則同古罪妣之帶鼠，帶鼠，帶鼠，帶鼠等均人名矣。凡帶下所系之字大抵从女，其或不从女者，多是省文，如妣之有作并，媒之有作某，帶某為是也，又与生育之事有關，則帶某必係女字矣。女字之上通冠以帶，則

婦乃婦之有文矣。帝某之位甚尊，生時可參預兵食行政之
權，死後與妣母同列於祀典，是知武殷王之妣嬪，殷王之
妣母以甲乙稱，而妣嬪則以姓字著，足證甲乙乃廟號而非
生名。妣嬪無專廟，僅附祭於母妣父祖，故無廟號。以上兩舉
例均武丁時所卜，其卜人之出，武丁時武丁時武丁時武丁時，均武丁時
人。僖御第五例之父乙，即武丁之父小乙，第一例之母庚，即
小乙之配妣庚。武丁時武丁時武丁時武丁時，均武丁時
等均武丁之婦也。此等婦名僅見於武丁一代，蓋為其子者
遷祀之時已改稱廟號，武丁之配所和者有妣辛、妣癸、妣戊，
不知於此等婦名孰當於孰矣。

附此有當討論者為葬於二字，此二字舊釋為葬於，字利
既異義亦難通。細索此二字，內非當為動詞，上舉葬於第六例

婦人不其罪可證。而故當是形容罪之狀詞。第一例之婦人
與非允故及第十二例之婦人罪不其故可證。又此二字恒專
係於通某之下。此外無所見。故字有左列二例稍異。

□ 卷五下在字[貞]賊殺故[王]恥曰吉。在五月。前二一
乙亥卜貞貞王曰出貞故[王]曰故[王]八六。

第一例乃帝乙時所卜。故下一文在帝乙故。右旁从止衣
之。當即故之籀文。象女人產子持襁褓以待之。第二例當在
帝乙之前。武丁之後。即身之籀文。象人懷娠之形。故字係
於故與身之下。而加以貞則必係吉祥之意。前例答曰吉。後
例答曰故。是故亦稱吉矣。準此則故當是娶之省。請為嘉。
故字係於罪下既與系於故下身下之例相同。而罪又專
為女子所有事。則罪蓋晚之古文。以向以罪。律亦聲也。

既知帝為婦者，今請述論骨白刺辭。

骨白刺辭為董文所徵集者凡九十九例，除晚出殷虛書契續編尚有三四例未及外，已可云詳備。就中稱某日王示者一，第七例小臣曰示者二，九十六例小臣曰子曰示者二，七十四至七十五例下一字俱御，第七例示者二十一，一五七例有其它均單稱曰示，由王示之例，之知凡一，之字均為人名。又由小臣曰與子曰之例，之知，第七例之帝與小臣若子同例，必當為婦者，此非歸字也。而古帝，第七例之例為帝井，帝堊，七十五例帝室，帝安，七十六例帝安，七十七例帝見，七十八例帝見，七十九例帝見，八十例帝見，八十一例帝見，八十二例帝見，八十三例帝見，八十四例帝見，八十五例帝見，八十六例帝見，八十七例帝見，八十八例帝見，八十九例帝見，九十例帝見，九十一例帝見，九十二例帝見，九十三例帝見，九十四例帝見，九十五例帝見，九十六例帝見，九十七例帝見，九十八例帝見，九十九例帝見。

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嫔有妾有妾。漢人更有天子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天子多妻之習蓋自殷代以徠其妻統稱為嬪由其有見於祀典者與不見於祀典者視之似亦有等差特不必卽是三之階差耳。

示字之義。董氏舉出三種。一神祇。二祭祀。三設置。前二義董均以為非是也。董取後義以始備一說。知董於此義亦未生。案此乃疑為辟字也。故明此義。須先推攷辟曰利辭之用。蓋。

辟曰利辭之用意。董氏以為乃廢物利用。卽殷代史官見牛肩胛骨。曰天然光滑。卽利用之以作為記載之簡冊。時古時胛骨及龜甲之背面。今竊以為不然。蓋辟曰利辭之事。由其中之卜人名視之。均武丁時所為。武丁乃殷之盛世。史

字縱尚渾清何處缺少此正：骨節乃必利用骨白而為之，
可利用之物如胛骨背處中背正帳：才其有餘地而腹處
胛骨盡字之甲骨尤多，何以專好此骨白且所刻之辭如董
氏所說均關我事而我乃主因之大事，史官記之何至
如此苟且既辭於骨白矣又何專記我事而不記它事耶，
凡此均足證董說確非矣。

今集骨白所刻之辭雖与卜辭無涉然其事必与卜骨有
關由其所刻之地位以觀之其性質實是如後人之署書頭或
標牙籤耳蓋甲骨既經修治以待卜用必裹而藏之由肩胛
骨之性質而論勢必平放平放則骨白露於外故恰好利用
其地位以作標識其曰王示曰小臣某示曰帝某示蓋其檢
封時經王及王之代理者所有視曰自某川或川自某蓋言

知_レ為_レ夕，則刻辭中之若干_レ，即古_レ卜骨之包裹，如為竹木簡當為若干冊，如為帛當為若干卷，以為骨故言_レ耳。上舉第五例之七_レ，又一_レ，第四例之四_レ，上一_レ，均言於七_レ夕四_レ夕之外尚有零餘，可知一_レ夕不止一骨，言及零餘之例此外尚有之。

骨八_レ十_レ夕出一_レ口_レ口_レ 海三一片
墓四三例
 初示三_レ夕出一_レ人_レ旁_レ 海六三例
一八一四
 重示十_レ夕出一_レ口_レ 墓七七例

古零餘之例無過一以上者，由此以推，則一_レ夕必僅二骨，字亦正如合二骨而締結之之形，蓋以骨曰之兩半月形合而為一圓，而於其骨頸處挫之，（若_レ）即骨白半月形之象形，即說文_レ流也，請著移之_レ字，古音當在歌部，本義當

卽是骨竈，其作「者」卽是「馬」字，說文「馬，刺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馬骨同紐，義亦相禪，此處乃以骨言。

以上所論，茲述其要點如次：

一、凡卜辭帶字均足婦省，帶某乃殷王之妃，婦世婦之屬，生時卒預國政，死或列在祀典，婦不稱甲乙，僅著其姓字，生死無聞，蓋甲乙乃庶姓，婦僅祔祭，無庶姓也。

二、卜骨之用年辭者，每治畢二骨則合為一，積得若干，與數無過，由王或王之代理者加以有視而封存之，隨視之，大卜或大史於骨白刻記日期有視者及勺數等以昭信，三、凡書辭集及刻辭骨白之例均武丁時物，其前其後均所未見，蓋一代之典禮習尚如是也。

釋七十

殷文紀數之一新創

殷周古文紀數之字，其見於卜辭及金文者，凡十百千之
諸數皆書，不足十百千之零數析書，或加異字以係之，而卜
辭十之倍數如五十作五，此例六十作六，
通纂二二片，若八，
後編下二二片，若六，
均十在上。
而倍之之數在下，與國金文相反，余義已有專文論之。
唯七十與九十二例最所未見，今於殷契佚存五二片得七
十一例作十，亦十上而七下，其原片揭之如次：



元
康
十一
辰
辰
辰
辰

商承祚釋「十」為「七」，案此字中直上綫過長，且不直，與「七」字有異，且「康十一」與「辰十一」同例，決為「七」字之合文無疑，此外尚有二例。



戊辰十一

辰十一

(林二·二六·三，此僅取其左半。)

通鑑第五
百一十二片

五月
癸未

癸

卯

癸

卯

癸

卯

癸

卯

王國曰

出

來

氣至

七日

己

巳

先

出

癸巳

卜

辭

有

亡

國

曰

出

來

其

出

來

氣至

五日

丁

酉

先

出

有

西

注

告

曰

出

方

出

來

戊

二

巳

注

告

曰

出

方

出

戊

二

巳

注

告

曰

出

方

出

戊

二

巳

注

告

曰

出

方

出

前例，或七十出□，出於卜辭，均與又字同義，下缺一字當為一至九之數字。此七十字中，適上段亦長而顯示有連架痕。後例中辭，易方出據，此字舊釋為，今改示繫四七十八。五言七十八又五，或七十五人，下七上十之合尤明悉。余最釋為七人，由於五字下補一月字，雖明知其非，凡卜辭於文大例，其字必較小，又十字與上無著無確證，今得佚存一例，七日己巳，又七字亦無然有別可以斷定此二例之必為七十，而此二例與第一例又為互證者矣。

天祿堂所藏有左列一片

原方四五，二，兩系新時，此據續編五二〇五



帛辰示十□

四

王國維釋為「木中七十巴」。編次作七十字余表已論其非
唯於本辭全文亦有未端。今案此乃骨白刺辭之一例。前次
例三一示斷非七十下當尚缺一「又」字。尚有一例云「帝良示十
又字」。林一三八一〇。爲例正同。王氏未明骨白刺辭之例及
殷文組數之法。故有此誤也。

九十之例迄今未見。其於殷文意必亦十上而九下。將來
終必有出現之一日。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

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

一、卜骨出土情況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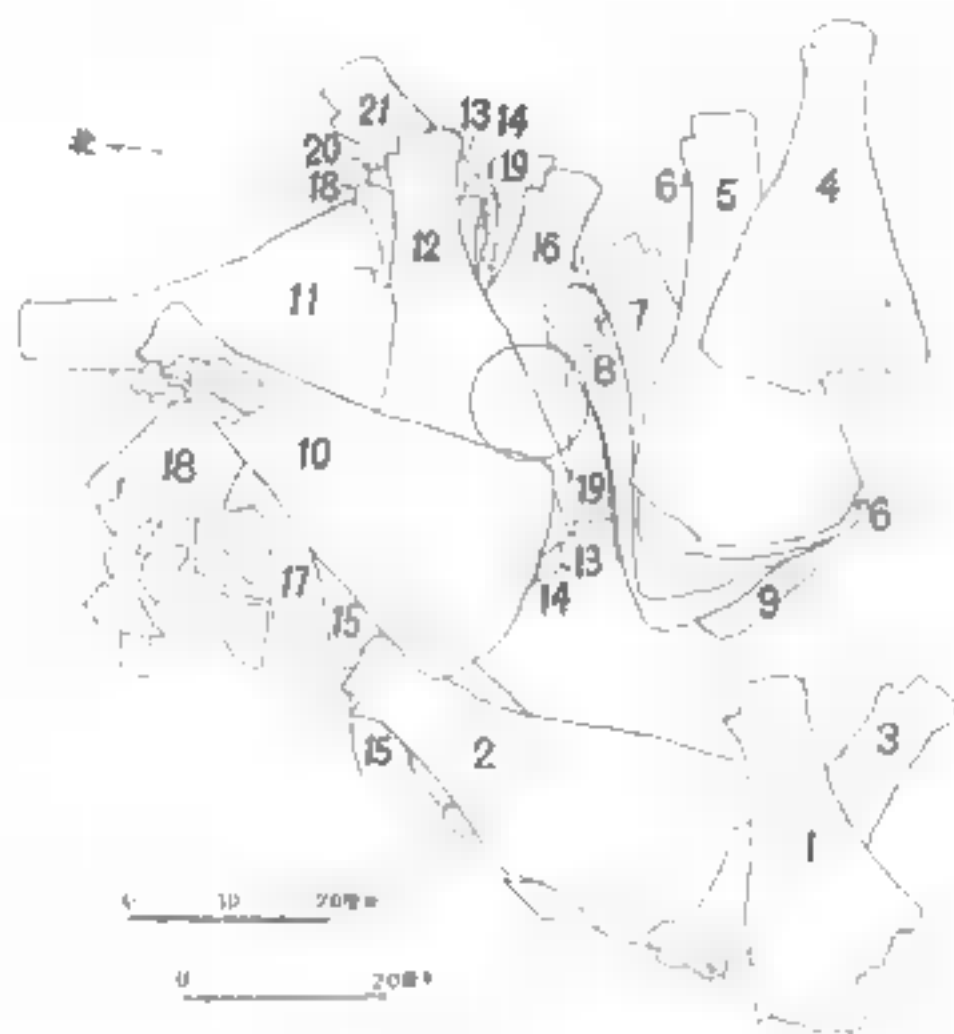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小屯西地殷墟重點保護區內進行發掘，於第一號探溝內發現一堆完整的牛胛骨卜骨，共二十一枚，其中有刻辭的凡十枚。

卜骨的出土地點在小屯村正西約一百六十多米，北去洹河約六百多米，西距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的東圍牆約二十餘米。

卜骨出土的深度為距地表二點八米，該處原為殷代的一條南北向的大溝，溝內填滿灰土，卜骨就出在緊靠溝的東壁的灰土層中，其上還疊壓着四層殷代晚期的堆積層，與卜骨同層出土的陶器有鬲、甗、豆、尊等，還有釉陶片和骨料，從器形看來，陶器的年代大約屬於殷代晚期以後晚期的前半葉。

這二十一枚卜骨重疊着堆放在一起，井然有序，骨白大多向東，只有三枚向北，疊壓的情況大致分為三組：西南一組三枚，東南一組六枚，北面一組十二枚。

這些卜骨不是挖坑埋藏的，因為沒有發現任何坑穴的痕迹，估計它們被整齊地放在灰土上以後，又用灰土覆蓋起來。



卜骨出土時的全盤情形

卜骨都經過整治，背面的骨脊被銼平，骨臼角被銼除，卜骨只有鑿，無鑽，有灼，而且正反兩面都有鑿灼。

在清理過程中，每枚卜骨都編號記錄，編號由西南一組起，其次為東南一組，然後為北面一組，每組的卜骨都按自上而下的順序，西南一組三枚，編為一至三號，東南一組六枚，編為四至九號，北面一組十二枚，編為十至二十一號，十枚有刻辭的卜骨的編號分別為四號、五號、六號、七號、八號、九號、十二號、十四號、十五號、十八號。

這十枚刻辭卜骨除了刻辭以外，還有二個現象需要說明，第一卜辭中的「豕」「豚」「牛」「羊」「犬」等字，大都在字首削去一二筆，形成明顯的斑痕，尤以第十二號卜骨最為明顯，很可能含有某種意義，第二，有的卜骨在刻辭以後復又刮去，如

第十八號卜骨在「按用」的左側，原有一行刻辭，刮去後殘存些字，刻第八號卜骨在一個「貞」字下，也是這樣。第五號、七號、九號卜骨各存一個「吉」字，在「吉」字的左側，原來也有刻辭，但都被刮去。第十五號卜骨也只有一个「三」字，但卜骨上未見刮削的痕迹。此外，第十一號、十三號、二十號卜骨原來也有刻辭，但全被刮去，不剩一字。

二、卜用三骨的啟示

卜骨出土情況如上述，就卜骨所在地位和枚數的分布看來，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骨臼大多東向，只有三枚向北，這向北的三枚可以想見是受到上層的積壓而轉移了地位，換句話說，就是二十一

枚卜骨皆白原本一律東向。

卜骨分為三組，西南一組三枚，東南一組六枚，北面一組十二枚，三六十二，是以三為它們的公約數，這很值得注意。一九三三年初，我纂述卜辭通纂，得見何叔甫所藏甲骨文拓片中有習一卜，習二卜，二辭。見通纂例錄卷二片當時我曾經有所擬議。

書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論衡知實篇及死偽篇皆云，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疑古人以三龜為一習，每卜用三龜。洪範三人占一卜不吉，則再用三龜，其用骨者當亦同然。言習一卜，習二卜者，疑前後共卜六骨也。

這一擬議距今已近四十年，由此次二十一枚卜骨出土情況看來，我四十年前的揣測，似乎已由出土實物而得到

證明了，即是卜骨或卜龜甲是以三枚為一組，一次卜用三龜或三骨，卜畢後儲存，在當初想必有帛以裹之，有繩以纏之，有篋以藏之，年代既久，帛朽繩爛，篋毀化為灰土，使僅剩卜甲與骨。

當然，這次出土的卜骨，儘管是三組，每組都是以三為公約數，但也有可能是出於偶然，因此，我還得把希望寄託於今後的出土情況上，尤其是關於龜甲的出土情況上，如果再有得三兩次牛胛與龜甲以同樣的情況出土，那麼，我的擬議便毫無疑問可以成為定論了。

三、刻辭的考釋

二十一枚牛胛骨中有十枚有刻辭，但其中六枚是把原

有剝辭削去後所剩下的殘文，有一枚原標號十八，剝字較多，在
 該用二字外還可看出，丙又丙申卜其□□□□□□祖丁二



第十八號剝辭卜骨的殘文
 (原大)

辭的痕迹，就其字迹看來，都比較晚，大率當於武乙、文丁時
 期，估計是將用過的卜骨加以整治，再行使用過，骨上卜穴
 僅有鑿有灼而無鑽，亦一證明，因骨已剝薄，無需施鑽，但後
 來史官存檔時，以其今古混淆，故將較晚的剝辭刮去了。
 剝辭頗長者四枚，其文考釋如下。

(一) 原標號第四
(長三七·五厘米)

御臣父乙豚子豚母士豚
御庶丙鼎父丁豚祖庚豚父乙豚子豚



(二) 原標號第六:

(長四〇厘米)

御吳日丙系又殿丁姓系

又姓戊系又姓乙系



(三) 原標號第十二
(長四〇厘米)



御牧子妣乙丑豕，妣癸亥，妣丁亥，妣乙豕豕。

妣丁……

御泉子祖丁牛，妣癸丑豕，御祖癸豕，祖乙癸祖戊豕豕。

父乙豕，妣壬豕，兄乙豕，兄乙豕。

兄甲豕，父庚犬。

(四) 原標號第十四
(長三八厘米)

御父乙羊，御母壬五豚，兄乙犬，
身御父甲羊，又御父庚羊，
身御子父乙羊，子又御士豚，子又附。



御凡十一見，其中單言「御」的是用字義，所謂「御臣」、「御屬」、「御牧」、「御衆」的，「御」則是治字義，即是整頓、料理之意。「牧」和「衆」是從事生產的勞動者，都是被統治的奴隸，「衆」主要是農民，「屬」或作「易」，是莫須有的一種怪獸——「解屬」的省稱。《說文》：「解屬，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蓋古時奴隸主於判處罪狀時，將牛角去其一，以神乎其事故。後世司法官所戴之冠名「解屬冠」，「屬」字音讀如「宰」，在此即讀為「宰」，當是執法小吏、臣、屬，固是管理「牧」、「衆」的統治者的爪牙。值得注意的是，「臣」、「屬」合刻在一枚，「牧」、「衆」合刻在另一枚，這裏顯明地有階級的劃分，奴隸制度是相當森嚴的。

「丙」、「鼎」、「犬」、「丁」、「豚」，丙字上缺多一，丁與丁不是日期，是所祭的對象，但都沒有註明輩分和性別，不知道是祖、是父、是兄、是

子也不知道是妣是母，可能是刻辭時疏忽了。鼎犬當是以鼎威犬。

吳曰丙，吳字卜辭屢見，舊不識，素在此當是兄之異文。兄字乃側面形，吳乃正面形，殷乃古投字，說文：「殷，遠擊也。」古文投如此。（依《殷契粹編》）殷丁妣豕，謂祀妣丁之豕，乃獲殺之。卜辭有「殷一人，殷二人」之例。（前見《殷虛書契前編》一三五、六，後見《亦殷》）謂以人為牲，獲擊而死。

兩豕豕字，原文作田，在卜辭中多見，舊未能識。今素卜辭中有以此之字作豕，我於一九三七年春纂述《殷契粹編》時，根據周恭王時趙曹鼎，王射於射盧，字作豕，釋定為盧，以為乃鑪之初文，下豕鑪形，上从虎聲也。（詳《殷契粹編》）然於罔字亦未能釋，其實罔既象鑪形，即古鑪字，要這纔真是鑪之初文。今隸

定此字為豕，說文：「豕，飯器也。」故豕，猶言「鼎犬」。

四、牛胛骨的年代

據上出土情況的報告，言同出的陶器，從器形看來……

大約屬於殷代晚期的前半葉，說得更準確一點，蓋謂陶器的製作屬於康辛、康丁時代或更晚一點的武乙時代。

有的同志從字形上作初步判斷，據說刻辭可能是康辛、康丁時期的東西，這樣，便和從陶器上的定年推斷頗相接近。

但我注意到了刻辭中所祭的祖父、兄、子和妣、母、祖、兄、子和妣、母，都無法據以定年，特別是祖與妣，祖父以上均為祖，祖母以上均為妣，但父是可以作為定年的依據的，刻辭中

父乙出現了六次，父庚出現了兩次，父甲出現了一次。據此可知，留下了這些刻辭的殷王至少有父乙、父庚、父甲三位諸父，這和武丁的情況頗相符。武丁之前的四位殷王是兄弟相及的，即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位弟兄。小乙是武丁的親生父親，故刻辭中出現六次，出現兩次的父庚當即盤庚，出現一次的父甲當即陽甲，就只有小辛沒有出現。此外，丙、丁、戊、己、壬、癸的父號也未出現。因此，我覺得這一批牛胛骨應該是武丁時代的遺物。

上述看法和從字形上來的初步定年不一致，但我覺得十枚牛胛骨上的刻辭，顯然有早晚混淆的跡象。上面已經說過，茲用及二幾辭，都比較晚，仔細注視，可以辨別其先後，即是刻辭中有較早與較晚的東西，較晚的被刮去了，尚有

少數殘存，容易致混，故除，茲用等字外，我認為上面所考釋的四枚卜骨刻辭，都是武丁時代的。

上述看法，和從陶器上來的約略定年也不一致，但這個矛盾更容易解決，因為陶器與牛胛骨即使同時被埋入土內，陶器也盡可以晚些，這猶如祖父一代和孫子一代同被埋入一坑而已，何況刻辭中有較晚的東西被刮去，正足證明埋藏之晚。

因此，我提出我的這個年代觀來，以作為攻錯的對象，如果我的看法不正確，儘可以隨時加以修改。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追記

文章寫好後，經過好幾位同志看過，就中胡厚宣同志為我提供了卜用三骨的一些佐證，和關於「𠄎」字的刻辭四條，現在我把他的來信摘錄如下：

(一)關於卜用三骨的佐證

甲骨中有所謂牛胛骨組委刻辭者，今發現共九例，未著三左三中三右，皆以左中右為一組，有人按其七個日期，每日為左中右一組，共構為七組二十一例。

前·六二二(粹·四一四)左

□寅

右

粹·四一三(左)

丁卯

中

漢城·一(左)

癸酉

右

前·六·二·三(龜·二·二·二)	中	丁酉	中
粹·四·一	中	癸卯(二例)	左
粹·四·一五	中	癸卯	右
重人·三·〇(續·一·五·二·二)	右	丁未	左
契·一·〇	右	己未(二例)	左
甲·三·三·六·一	右	己未	中

又甲骨中有兩版以上同文之例，每版龜甲或牛胛骨卜兆旁還刻着序數，就其卜兆序數看來，以一組三卜者為多，三卜以上亦有不少三倍数之例。

此外殷墟發現石磬三個一組，銅鏡三個一組。

侯家莊出土的三個大方盃，其盃內分刻左中右三字，亦本為一組。又銅器銘文中凡左中右三字，並非人名地名，乃

左中右三個一組之銅器。

凡此似均可作為卜用三骨說之佐證。

(二)補充吳字的刻辭四例

卜辭吳字續甲骨文編三六一舉一例，乙六七一四 甲骨文編重編本附錄上舉三例，乙二八一七 此外，我還找到了一條乙六八 又乙七四三六 僅殘存一字，以乙一九七四 與之拼合，則成了全文，茲舉出卜辭一併列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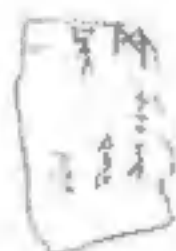
貞亥吳亡。

乙六八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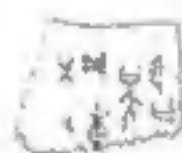
圓方各帶圓田凡出

乙六八五七



貞田(地)亥
令十三月

乙六八二



□未卜□貞田
吳□□□□

觀此則亥吳似為武丁時一個人名。一、二兩版雖不相連

接，但似為一個龜版之左右兩側，貞問亥癸亡亡（無疾）出疾（有疾）之反正兩面，就字體看來，四條卜辭，都應該屬於武丁時期。

吳字當以釋兄為妥。

沫若案：兄字古可假為況或眈，故知古音讀如匡，即冠（冠之初文，象形，此種人，口鼻向上，古人以為巫視，故祝字从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預注云：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鼻上向，俗謂天衣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禮記檀弓下：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爾）吳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然則吾欲暴巫而雨，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鄭玄注云：冠者面向天，覲天哀而雨之。又云：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

鄭注與杜注所引俗謂似相異而實同。蓋雨入其鼻其害小，大旱被暴或被焚其害大，天既哀其小害，想將哀其大害。古人難以冠為巫，但冠者不必盡為巫，巫者也不必盡為冠。冠者面向天，鼻上向，故冠字左旁从人，即向上之二鼻孔。鼻既上向，面既向天，則口亦向上向天，兄字正象其形。

兄字被假為兄弟字，故別造一冠字，形聲。金文中兄弟字又多作冠，其實亦即是冠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冠古文从生作冠，同。可知冠實即冠字之變。

今之兄字亦即是冠。金文中有此字的圖形文字四個，兩



父己高



母己高



高



高

個在口中有齒，兩個在口旁有鬚，形如鬼怪，當是古之為巫祝者的族徽。但「日丙」當為「兄日丙」，「亥」則當為「亥」，「武丁」時的巫祝殷代巫祝，其職位頗尊顯，史籍中有巫陽、巫彭、巫咸、巫賢諸名人，故其有疾或無疾竟為之卜問。

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